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寧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寧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舉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拔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寫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虞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謂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私，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事物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肯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其所述，亦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者，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於儒家有不满，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墨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墨子爲墨學，蓋集墨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張純一氏校注，亦言墨子書遵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辯者，莫不應有盡有，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乎論辯，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尚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足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寓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支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所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識
論語	儒家	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之典籍

孟子	儒家	孟軻	焦循孟子正義	
荀子	儒家	荀卿	王先謙荀子集解 <small>楊倞注已包在內</small>	
老子	道家	李耳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注係偽託
莊子	道家	莊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係屬於郭氏者
列子	道家	無名	張湛列子注	又名冲虛至德真經有真有偽
墨子	墨家	墨翟	孫詒讓墨子閒詁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晏子	墨家	晏嬰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
尹文子	名家	尹文	錢熙祚校尹文子	此書爲名家之可靠者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 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慎子	法家	慎到	嚴可均校商君書	嚴可均輯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small>孫武帝注已包在內</small>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迥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為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

大輶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發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大輶又作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鄒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僕志無至隋志始著錄然南北朝人僞作

鷗冠子

稱楚人以鷗羽爲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爲商君之師僕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未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鮒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俗傳清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盛，問其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領之。大凡造偽書者，非爲名，即爲利而已。蓋作偽者，知已之學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即可罔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寶貴之。造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僞，從而印行，此僞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往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簡輕難，即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僞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關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經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荀及董，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墮於虛耗，寧不可歎！選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遷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尙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天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羣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遷爲消滅哉！嘗軸者，雖以大鑊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斷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王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嘗首屈一指。其間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裨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羣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綴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敷陳前代得失，類於辯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圖食其並稱。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為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二	係述官吏與學者辯論鹽鐵征稅之利算，大旨近儒家言。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荀與揚大辯而小流』，蓋倡家言也。雄本文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晰是非為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係儒家言。
申鑒	漢荀悅	五	大旨皆儒家言。
潜夫論	漢王符	一〇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為他家所無。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此書為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為代表。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七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偽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微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卽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偽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晉中說書中句微論語又題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偽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術者其妄可知

以上各種，或偽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王先謙著

荀子集解

世界書局印行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栢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櫟栢蒸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有氓弊。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傳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得。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譭橫生。攢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蠹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說。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小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稽聖當世，撥亂與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竊以末宦之暇，頗覽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聞，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攷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〇盧文昭曰：傳作傳習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錯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當時坊間所傳脫誤金鈔不一而足。款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大具題未盡。夫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註注刪節）江陰趙應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荅蔚海寧吳興棧客吳縣朱與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載。盧文弼紹弓嘉善陳璣金匱輯校。（輯諸家未錢大昕跋。見致校勘補遺一卷。案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圖。圖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證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藏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開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湯注外增一圖。全錄校注。加盧文弼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聞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蕓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照甯元年國子監劉子官銜清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此即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聚熙甯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千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致證茲全探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與士澍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瀟濱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敘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致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頌甫諸家之說。寬討甚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探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
錄及版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楚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日本曰荀卿。從宣帝諱。故曰孫。〔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况撰。〔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况集一卷二卷。殘缺。梁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况撰。〔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况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荀况撰。〔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依士子大。理評事。〔又丁部集錄

別集類〕趙荀况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戰國趙人荀况書。〔又〕楊保孫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劉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劉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劉

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荀子一部。計二十

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劉付國子

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

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

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

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錫。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

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

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尙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篇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與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格錄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麥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設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

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諫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識兵以仁義。害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香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笑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嘗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諍爭。傲災祥。尙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藝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

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為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為十二卷。至倞始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清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增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賤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託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詹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娶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嘗以韓詩為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篇。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儻儻。受人之汶汶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

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乘國學舊本亦未爲善。據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荀况撰。况趙人。嘗仕楚為蘭陵令。亦曰荀卿。漢

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言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足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指擿。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敵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諦。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注。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為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

八冊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

序後有歎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清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一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物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為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十冊}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着纂人姓氏。又宋陳傳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傳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未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

半。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類未，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實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版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撫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清康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麴圖先生云：

楊倞序。

元和十年

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

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威句下一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殆監本

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柔桑。毛傳及鄭箋。燥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為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鄭巖周君收藏。藝圖借得。命校一遍。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儘竟為藝圖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獨覽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纂圖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刻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一殷本依惠校本

〔謝靖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遠。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諒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隣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

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聽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嘗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樸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是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怪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藏事。以墉譴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野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洵。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諱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潯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靈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易淮其同下。尙有詩

曰上帝甚神。無自濫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警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之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為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平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懸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豪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以是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鐔干。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即惡。必假人為。為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

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之悖。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情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瞍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臆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握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肯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是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誌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

顧瀾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誌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椿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右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銘詩注藝文類聚景部上本部上太平御覽本部三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楊德祖書注。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御覽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誤載篇文也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蠶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說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

朱子按唐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

官錢開荷揚文中子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即四種之一。卷末有劉向敘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清熙八年鑄雕版。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即第六狀云。蔣澤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為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邊王稱為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

荀子二十卷。

宋蔡大字本。

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

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宣銜十五名。又有清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觀之珍云。符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為清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清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郡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肩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割門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為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考。近來舶來盧文昭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為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為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為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為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願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

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瀾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訪之。迺知為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劉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微矣。此本仍作如響。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嚮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瀾所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開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家田虎有荀子久保愛有荀子增註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為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考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

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丞相傳。武作陽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為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為公牟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牟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間。劉向所傳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若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為末篇無疑。當以楊修改訂為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為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為仲弓。猶子路之為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皆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答有說春申君者。曰。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鄆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圉。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餒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滑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癯臞瘠。范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燕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嘏。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為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無知以察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僖詩之小段。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為蘭陵令。遠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為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

此以爲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愈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秦之葛藟也。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葉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儵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儵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儵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儵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儵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儵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儵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書
惠文王元年 <small>以公子屬爲 相封平原君</small>	湣王廿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列傳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small>懷王卒於秦秦歸 其喪</small>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襄王元年	四十一年 <small>燕秦趙魏韓兵破我簡上王走莒</small>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small>滅宋</small>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六年 <small>與秦昭王好會於鄆秋復會於稷</small>	十五年	十四年 <small>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給和親</small>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small>迎婦於秦秦楚復平</small>
<small>列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small>		<small>仲尼簞簪王毀於五國王伯簞簪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small>		<small>王伯簞簪層用驗齊中足以舉宋</small>					

五年	四年	四十六年	二年	楚世家六年秦圍鄢 緊趙告急于楚楚遣 將軍景陽救趙七年 至新中秦兵去春申 君傳四年秦破趙之 長平軍四十餘萬五 年國邯鄲邯鄲告急 於楚楚使秦申君將 兵往救之秦兵亦去 案六年國邯鄲傳作 五年誤	秦國邯鄲魏信陵 君奪晉鄢兵平原 君求救於楚楚使 春申君與魏救趙 御秦存邯鄲
六年	五年	四十七年	三年		
七年	六年	四十八年	四年		
八年	七年	四十九年	五年		
九年	八年	五十年	六年		
十年	九年	五十一年	七年		
秦兵罷					
十一年	十年	五十二年	八年	以荷卿爲蘭陵令	

春申君爲相

韓兵處韓之上地方
數百里完全富足而
趙趙不能疑也故
秦奪之
趙也可謂輔矣信陵
君之於趙也可謂
矣又爭然後後舍
於功出死無私致
而公者是之謂通
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列傳齊人或譏荷卿
荷卿乃趙楚而春申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三年

九年

從於紀陽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四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六年

十二年

平原君卒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
昭襄王卒子孝文王
立十月己亥即位王
立日辛丑卒子莊襄王
立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秦帝君徙封于吳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十六年	卒斯列傳斯辭荀卿 西入秦會莊襄王卒 乃求為秦相呂不韋 舍人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 卿遂因家蘭陵列著 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考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

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遲。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觸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為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誤。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為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君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為僂。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本書彊國篇子

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銷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淄。楚魏共取淮北。卒叩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鄒卿別傳〕鄒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鄒伯之遺苗。鄒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于齊。鄒卿亦爲卿于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鄒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嘗齊湣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信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鄒奭。皆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湣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湣王奢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却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湣王不聽。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鄒卿亦說齊相曰。虞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怨。湯武是也。虞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豈有之矣。然則胡不毀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

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館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辟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謬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晤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効頸也。最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鄒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滑王奔莒。

楚使渚齒救齊。因為齊拒。渚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鄆。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潛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為襄王。襄王復國。尚脩刻大夫之缺。諸儒反復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鄒卿最為老師。于是鄒卿三為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鄒卿。卿乃遁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為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鄣。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鄒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鄒卿。卿去之趙。趙以為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為變詐之兵。鄒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鄒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鄒卿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機。其聲樂不流。行其服不挑。甚長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儻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僂矣。秦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儻儻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鄒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錫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徒。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

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如何。郁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宜。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郁卿也。郁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郁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郁卿于趙。郁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笑。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餒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癘。腫痲流。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郁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俯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海登邪。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慶流堂。無私罪人。懲革武兵。道德純備。諱

口將將。仁人結紼。敬暴摧擢。天下幽險。恐共世英。跨龍為驤。與鳳為凰。比干見朝。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聞乎天下之晦盲也。詰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綢繆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斑玉璫珠。不知佩也。維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閻子奢。莫之嫌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為明。以聵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鄒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為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鄒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為丞相。卿聞之。為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鄒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鄒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達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鄒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迷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述德業。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鄒卿善為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軒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賈誼亦為經作傳。傳鄒卿。鄒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為博士。鄒卿尤精于禮。書闕有聞。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鄒卿。鄒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羣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為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法鄒卿也。教導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矣。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賢傑。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為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好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為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詩伯勞之毛傳云。重者言故毛傳云然。後去邑為荀。晉有荀林父。生庚。裔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淑。生儉。鯉靖。熹汪。爽肅。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經。猗氏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于晉。武公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屬之。親陳未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實。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實至郇卿。幾二百年。由哀五年至周顯王十六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其間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據郇氏家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稱淑為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為荀。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祈已。滕歲任。荀偃。姒偃。依是也。郇國之郇。詩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國語豈祐言。之文。今本紀年曾作荀。不作郇矣。

范文子受以郇繇。字皆作郇。并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郇。凡經典之中。竟無郇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為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爲避宣帝諱。故改稱孫。謝東野云。模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璜。亦不改字。何獨于荀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野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爲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爲郇伯之後。以國爲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國正屬趙。故爲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由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爲言。尙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爲卿于齊。孟子自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爲卿。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爲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爲

卿于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為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為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笑之之辭也。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篇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篇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潛三晉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郇卿潛王末年至齊矣。今郇卿書疆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潛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諫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潛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郇卿適楚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尙修列大夫之缺。言潛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尙能脩列大夫之缺也。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清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即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謬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潛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潛王

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謬為之說耳。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然則荀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於君，奪其詞意。必荀卿為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即謝荀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二十三年，譏兵于趙孝成之前，即此時矣。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荀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彊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雎傳，雎為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即楚考烈王八年。荀卿為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謂秦相應侯約言之。荀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荀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荀卿于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譏荀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為，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荀卿于趙之客，蓋即朱英歟。由是言之，荀卿復為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君被李園所殺。荀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為蘭陵令，不過三四年耳。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荀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荀卿以潛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潛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荀卿說齊相

之辭。但曰巨楚縣吾前。大燕歸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潛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齊。亦即是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為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為郇卿為之不食之明證也。劉向讎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秘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復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即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汪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危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為。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章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實。是第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

有楚蘭陵令郁况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郁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為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郁况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郁况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郁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郁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間不無訛繆。案郁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郁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郁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考訂史記者。即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爲訛繆矣。其書不見引于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虞荔鼎錄云荀况在蘭陵作一鼎大如劉五石瓊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向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郁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卿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卿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徧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郁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關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伯一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為氏。浮包同聲字。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鄆客與申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為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郇卿之傳也。劉向別錄。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常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成。張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楊士勛。穀梁疏。穀梁子名伋。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郇卿之傳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漢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仲有姓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詳。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子弓傳江東矯子庸疵。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孫卿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華。江東二字在中。問不誤。然子弓史。魯人未詳。孰是也。郇卿善為易。得子弓之傳也。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

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東陵人。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戴陵人。善為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清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為軒臂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軒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別無聞。非軒臂也。楊注力辯非軒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皆以郇之子弓即軒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為仲弓。云子者著其為師。元人吳萊以為子弓之為仲弓。猶季路之為子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學于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為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云。見經典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為即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能受業。即以為郇卿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笑郇卿。案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笑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曾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詭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無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脩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為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間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即因此緣飾。未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

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為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鄒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即斥為刻覈。無知衆人。今讀其書。心情徘徊。諷刺深遠。並無無知衆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鄒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鄒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劉取以妄為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衆古人邪。鄒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未脩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鄒子脩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寧莫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鄒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鄒卿廢。其閒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讓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答邪。凡此皆見于鄒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為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譏鄒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駑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留此武斷之說于世也。

荀子集解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一

脩身篇第二……………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二三

榮辱篇第四……………三二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四六

非十二子篇第六……………五七

仲尼篇第七……………六六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七三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九四

荀子集解 目錄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一二三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一三二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一五一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一六四

致仕篇第十四○盧文昭曰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

嘗由古仕與士本通也……………一七一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一七六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一九四

天論篇第十七……………二〇四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二二四

第十二卷

禮論篇第十九……………二三一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二五二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二五八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二七四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二八九

君子篇第二十四……………三〇〇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三〇四

賦篇第二十六……………三二三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三二一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三四一

子道篇第二十九……………三四七

法行篇第三十……………三五〇

哀公篇第三十一……………三五三

堯問篇第三十二……………三五九

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外無王念孫曰呂氏本俱有能字元刻無而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得
七字故並能字以對蓋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指也若無而能字其不足意矣先謙謝本從盧增無
兩能字今從王 騰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騰蛇蛇無足也 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意
說改從宋本 猶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 本說為鼯鼠意

又誤為梧耳其才能也言其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濫不能窮木能游不能
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昭曰本草云蟻一名鼯鼠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
同姑與梧音近揭說似未參此王念孫曰本草言蟻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蟻姑之姑與鼠之鼠合
為一名而謂之姑鼠又以站極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與梧音不相近與梧
為誤字明矣當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令。敝人君子其儀一令其儀一令心如
以揭說等是

結今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鵲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下蒙從下而
心如結也。王念孫曰注鵲
元刻作結謂毛傳作結鵲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拿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
己鼓琴為舞魚躍。盧文昭曰流魚大戴禮作流魚論衡作鱗

魚亦與流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鱗魚或說流魚即鱗魚古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流魚是也
魚流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流魚出聽外傳作鱗魚短亦此也作流者借守耳書流鱗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魚若
子篇士大夫無流經之行掌書治要引作流鱗此流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鱗魚高住以為長頭口左領
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鱗魚口在領下合故論衡作鱗魚此二書別為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鱗魚既是游魚
何云出聽望文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
天馳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鸞駟駟大駟駟又曰大玄則之奕奕齊騰騰而飾艾仰首而 故聲無小
秣聽其聲也。盧文昭曰驚影彰元刻與今文異同宋本驚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 玉在山而草木潤。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猶生珠
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本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簞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本為之潤潤李金注引此
作玉在山而木潤（因舉紀開十引建本荀子同）紅賦文臨注並同藝文類聚本部太平御覽本部一所引亦
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

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
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近聞勸學
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善或

不耳耳也。有言不說或說者之文亦言為善或不善。學惡乎始惡乎終。學惡乎始惡乎終。其義則始乎

為上。終乎為聖人。為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為三等修身非相儗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上終聖人。真積力久則入

與舍也。為之入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聞雖不達不傷可知。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樂

可互證。故說非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其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謂禮法

法為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刻無羣字。宋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

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前云

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類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諸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

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廣記士風焉。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粗細微而

之閒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

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謂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謂為端。蠕謂言也。

端而動。皆可以為法則。端入九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

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德同。盧文昭曰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則台拱曰則字自可通不必知韓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

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猶雞犬之類也。都路行曰小曰犢大曰雞

已有非可貴人直以爲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以前篇注罔非必

據致士管貨財爲積之謂君子不許故云禽犢誠然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之玩好耳先謙案楊注罔非必

終於爲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爲德先人無遺則禽犢矣上文云學至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

又云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讀也

無異矣曰爲爲學口誠誠然也故與教同盧文昭曰口誠誠然也故與教同

文云爲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俞樾曰主語季氏言未及之而直言之理釋文曰帝讀爲傲荀子此文蓋本

可證也傲即躁之假字不問而告亦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蓋荀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遠度之殆

亦反爲爲躁自古文爲難出得共本字爲證也荀子言爲爲躁爲躁實不然也

也謂以言發讀助之今讀禮之章句古字口與言多通盧文昭曰字急注又賦引肆蒼云時時聲兒聲

字義長句字義短等之經評豈不如此而改爲躁乎先謙案俞說是

問一而告二謂之贊贊讀也

字義長句字義短等之經評豈不如此而改爲躁乎先謙案俞說是

及賦司才易反荀子上句謂其陳此句謂其不言下文云如約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學今文禮注

誤爲辱都荀子曰讀書當讀謂諸經解非也傲非也

乎近其人謂賢禮樂法而不說有不法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爲失王武王不委

能專討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通約者說難明不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學以偏

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當周而爲習此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一經之行曰經方古禮如孝

日禮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此說方爲周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言讀其之說非近其人則不能習其說呂氏

作爲習者曰高注習近者是習與近訓亦相遠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謂方爲周則習文義支絀行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便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始之大禮無至於好

爲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爲經即下文所謂學經言入學之經經莫便乎好賢而隆禮水之修身王念孫云治氣養心

之正莫若此上經（此）字爲疾莫便即本義明得莫便於讀書後善於治身如傳曰三疾也見已記大

擧煩人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道言說也憲張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爲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

則治通不由翟則勃然提楊云這言猶也失之又富國篇不
足以持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

也以錐飡壺也

○按本從應作切。盧才強曰：強王念孫曰：臣鑒本作金，元亥作應，篆文登
錄也。從夕食思切。切，吞也。從食，奴聲。或從水作滄。七安切。玉篇：廣韻：各作殽而殽餐

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屬寒部陰聲喻母故魏風少章章之與與饗干健圖狼藉讀三章之虎與饗洽洽讀饗爲謂兩字則然不可自爾雜釋文始誤以饗爲炊而集韻金合饗於一字矣今俗書炊字作饗而錢本作饗

言以鑒代言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簋若下壺煊臣父韓非是先簡王諱是年鄭韋壺以從皆其證不可

以得之矣故降禮雖未明法士也是無文也又云好法而行士也皆可互證下文散儒揚注云

無復法之偏正與法士對文
 不隨禮路察弄散儒也
 以不材爲獻本也
 問檢者勿咎也
 誰與苦同憂也問禮記所謂非禮義也凡若初聖好者謂之功愼惡者謂之愷國語曰辨其功愷章昭曰
 告愷

堅曰時日甚故西京賦曰醫長雜善史記曰醫不苦陰或曰持論爲法備種有法亦鄭玄曰治虛也

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交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

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造至而後達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可與言而妄言者。謂之傲。

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

舊謹順其身。

可所謂時然矣言
人下其言也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
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

與手也。一曰又明日罪亦有波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說夢惠則交匪敵於十四年引叔作彼交匪敵於八年引小麥加罪有發然亡注匪役也匪詩宋本與詩致合元亥及曠詩記所引皆用此段自昔者紀巴鼓瑟起至

此皆指稱之效與無導之要未或手誦七篇之類一節按本名段既不明今夏正王季之止此等語且見此等語乃上文之不言不達不盡故作匪者正字作披音音字也文讀爲絞實雅曰絞（音緩）侮也言不侮慢

不足為也說見經義
於爾小雅卷八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倫類不通。仁義

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遠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謂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遠矣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

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金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

切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然

後全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之。俞樾曰誦數

魯誦說也詩學鼓箏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遠徵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是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一年穀梁傳惟言同時也黑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正名篇亦云誦數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

者為之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為此也謂

謂正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所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

至其三字直捷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食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義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論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不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致句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說為學學

則物不能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由是學是乃德之操行也德操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乎是所謂

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

聖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土之明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拱曰光廣古通用王念孫曰

德在明不見是謂德廣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

大配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地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澤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

子之德貴其全也德廣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守中六德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

修然整飾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其身也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當察也一詞官司察詳大喪存奠葬注存省也大傳五日存愛注存察也

察自仁愛者大謂記會子立事篇存往者去來者在存皆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見不善愀然必以

自省也激然憂懼貌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蓄

然必以自惡也蓄積為災然災害在身之貌謝本從盧校身下增也字虛文昭曰上句也字宋本

錢闡本並無無難行曰韓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舊聲如戴博立葛某亦為舊詩皇矣毛傳云

本立死曰蓄然則蓄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此讀蓄然為災然非先諫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斷上句也字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諸諫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

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政僧極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

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肯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

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諸諫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嗚嗚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嗚嗚些些，其上皆些，然不思體乎上，卿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嗚些些，反些音紫。盧文昭曰：嗚嗚些些，元

刻與詩齊合宋本
作嗚嗚些些註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善為辨善詩外傳言君子有辨善之法即謂禮也言善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善以修身自名為名號則善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義臣名經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一虛天昭曰案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向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後此謂禮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則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向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鄭然行曰扁當為辨善詩外傳一作辨是也辯訓平也治也揚讀為辨而訓則非詩書多以辨為辨王念孫曰扁讀為辨善詩外傳作辨亦古偏字也一說見日知錄一辨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善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得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扁善之度也揚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則與之度二字不實蓋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修身自名義未安當有脫誤揚云以修身自為名號而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性一與生同

則身家彭祖以修身自名則名配堯禹。則身家彭祖以修身自名則名配堯禹又云名記禹舜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言所用修身及時處窮禮信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昭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建厚於窮則處王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達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論時女也可馬彪曰時女為處女也是時與處可通大雅縣篇曰止日時言愛居愛處耳一說見經義述聞凡用血氣志意知

慮由禮則治通。王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為禮野為韻生咸富為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疑當依外傳作達此達上宜於時通而辭一達與侵為合韻凡頤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恒恒之恒齊甫田一字從旦聲而與榮為韻故故事可勸也之勸禮運與列禮為韻韓古讀為景不實而民勸中庸與鏡為韻以按伍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作遷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亂與達亦合韻不由禮則勃亂提優。

提優後也爾雅提提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皆優之義鄭或以為提提謂提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提提云提提然然則提者羣居相樂優者狎侮相親皆不由禮使然先師案下文難進曰促注云促與提提皆同韻難進也提優二字義同故與勃亂對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強者

多字通弱音多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先說案和節和禮不由禮則觸陷生灾。源委與徐固臨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哀固僻違庸衆而野。哀雅也詩語曰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政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

之詬。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詬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余義同故詩云詬人而人亡。王注

先人者謂之詬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詬。道與尊同不苟篇非詬諛也賈子先醒篇至好詬諛

而惡至言諛諛詩外傳並作這諛是詬諛即尊諛也尊與諛聲之轉詬諛之為尊諛諛台及之為諛諛及之為諛諛

皆聲轉而字異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非是非非謂之知也。非是非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詘。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日非義元刻作奔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

者為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奔奔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餘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奔先謙案王說是今正。

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聞。聞者謂之聞。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皆同謂難進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

亂曰耗。少謂聲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源委與徐固臨

搜也屋下水穿後傾慘憺故易忘者似之耗猶暴也。本王制注傷敗之名詩雲漢文引尊詩

云耗也然則多而難亂斯之謂耗矣王念孫曰楊疏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

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盡矣今案耗動為耗耗則也漢書宣帝仲舒傳曰天下耗亂是也耗與耗古同聲而通用

禮樂通之以思索。

敬誠也。說文云：敬，意有所欲也。思，慮也。多無謂也。故全之以禮樂，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愈後曰：自血氣精神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之。

得師莫神一好。

徑捷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惡惡也。虛文昭曰：案《學》篇，不惡惡，非不惡，惡今從宋本作惡。元李治古今證，亦引正。河王念慈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傳敘時曰：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備曰好而壹。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

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東曰皆傳所傳訓之言也。對本從東校則字作而，皆從元。王念慈曰：元刻於高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文而。而本從之，案元刻非也。為省而外物輕矣，乃申上文之謂非與上文作對句，故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

順焉。君小國迫急之君也。言事大國，則亂之君，境迫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順千星曰：順，順焉一字，疑當互錯。順君，對文也。而通而事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有上文及不荀，皆通焉。傳敘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會極曰：荀子之意，以為事亂若則不順矣。事若君則不順矣，然與其事亂若而通不如事窮若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前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云：其說入於忘情，誤也。郭嵩潤曰：通則言總計從速其所欲為，順則言身以從之而已。文義在說君之公說君為義，若不能為義者，也先說案仕能得君曰，是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開賣也。謂損所開賣之物，價也。賈，音古。故

日曰：此皆謂計數歲月之所損也。損，折常例切。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謂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

橫行天下，雖困四

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也。言所至皆貴也。虛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廣雅釋義：楚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人，皆謂字平列下文之居臣執事。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也。言所至皆貴也。虛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廣雅釋義：楚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人，皆謂字平列下文之居臣執事。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也。言所至皆貴也。虛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廣雅釋義：楚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人，皆謂字平列下文之居臣執事。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也。言所至皆貴也。虛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廣雅釋義：楚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人，皆謂字平列下文之居臣執事。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也。言所至皆貴也。虛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廣雅釋義：楚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人，皆謂字平列下文之居臣執事。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也。言所至皆貴也。虛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廣雅釋義：楚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人，皆謂字平列下文之居臣執事。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也。言所至皆貴也。虛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蓋其之義都於行曰矣與哉其義謂其言同字蓋其義謂其詞望也此言行而強其詞望乃是其故書而非
恐其流於泥濘也先說案場論說是釋名恭恭也言其持也其詞為恭而恭即在其中禮記翼教也論語
當其之義正狀其起走法還是為禮之容非正有泥濘之也若張拱顯望非所以為禮矣

行而俯項

非舉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戾元刻說作子戾形向相近至俗間本竟改作乖戾誤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王念孫曰淮南主術篇曰本舉折轉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勁靜中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舉戾無不畢宜然則舉戾者謂有所撓屈也行而俯項非舉戾也昔謂非謂其有所撓和弓戾摩即注曰戾也舉與板橋郭仲奇碑所傳電戾戾即舉生也先說案王說是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猶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都雲行曰駕馬日可百里十日則亦可及千里遠速先後不同其歸一也將

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

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

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意也之曲說其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龍曰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小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其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然而君子不

辯止之也止而不辯先說案場注非也止與大舉止於至善之止同意言君子之止之行也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謂為奇異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謂為奇異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

曰南方有奇人曰黃老也。盧文昭曰今方言作凡全動而體不具讀之奇於諸行曰奇與奇能與德俱疑折復
信字奇能言其事語頗不常也先謙案不荷等申往欲行之難爲者也惠施鄒衍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
亦即此義。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更反。
文可互證。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更反。
訓爲待音直更切學曰者蓋古學但虛設此言以相響厲必曰遲者徐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我
嘗繼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學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同至也（見下
文）今本作作日寫者隱其半耳揚云學曰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
同至也故顛步而不休跛鼃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盧文昭曰爾而字宋
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入書內又有所謂五
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揚氏本文今一概刪去之。厥其源。開其續。江
河可竭。厥塞也音一。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也彼人之才性之
相懸也。豈若跛鼃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鼃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
或爲之或不爲爾。謝本從盧校作或不爲之耳盧文昭曰宋本作或不爲爾王念孫曰呂氏本說作
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道雖遠。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矣。多暇日謂急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曰爲言進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閑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出
人言不能出入前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爲出入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入必不遠也（下文云
好法而行上也爲忘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入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得文
理登樓賦往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多者（此句有誤）出入不遠矣
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先謙案道雖遠下宋台州。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
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謝原本誤連上今正。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念孫曰爾而字宋本無也（說見
以下文）義不連上宋台州。篤志而體。君子也。經義述聞（）謂說爲爾篤志而體謂其志以體造非謂
厚其志而知大體也爾而字爲無字言韓詩體作體功記引詩亦。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明無二不
作履管子內業篇載大國而履大方心術篇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實淵。王引之曰：齊，音智，意之敏也。人無法則佞俶然。佞俶，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屈禮記曰：佞，故以齊明達文，楊說失之。說見毛詩傳。小雅人之齊，聖下假乎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設爲遠古字，渠渠，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何之？渠，但拘守文字而已。陳龜曰：案渠渠，猶羅羅，齊風傳：六羅羅，無守之貌。羅，注矣之。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曰言之也。先謙案：凡荀書法類並言者，解依勸學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

亂妄無爲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就肯爲此也。王念孫曰：舍亂妄，無持言所爲皆亂妄耳。楊說非。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

正儀而貴自安者也。安，師之禮法以爲正儀如此。生之所安，斯爲貴也。禮或爲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確合。天章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弟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

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銜耳。俞樾曰：有鈞無上，說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儉儒憚事，

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儉，無廉恥也。事皆謂情弱，急情專安苦之人也。加惕憚而不順，險賊

而不弟焉。韓侍卿云：惕與憚同字作。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爲祥，二字古通用。先謙案：不詳少，承上惡少言之。謂少而不詳者，論言不祥人矣。知其詳，則詳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尊敬之也。孟

子曰：伯東太公二君天下之七老。

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爾雅東。勞勸而容貌不樸。好文也。先謙案王說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伐私。擇也。勞勸而容貌不樸。好文也。先謙案王說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伐私。故賞罰得中。
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集解卷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謂合

當丁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根道不行發義也

復反文不當時人謬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蓋嘉聖而止之。不從。盧文昭曰宋本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

也故字乃總冒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並有故懷二字。是

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鄭陽豫中上藥王書徐衡負石入海。亦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

誤以爲負石之負。故以懷字爲不嘗有而並。則故字劉台拱曰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

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發繼拾諸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

今案王說是仍從宋本增入。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

非爲原曰君子隨時則大行不通則能蛇何必沈身。盧文昭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

乎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字皆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

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

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昭曰張湛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

出平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山出口也。言山有耳目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

有須。未詳。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

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俞樾曰鈞疑鈞之段字。說文女部鈞。通也。通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

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曉鈞爲說。謂鈞音與須音相近。曉鈞者須出平口也。案大元經次四。裳有

衣。獨男子目珠。婦人曉鈞。范望及但公集注並無婦人須出平口之說。且謂鈞與須音近。則曉

鈞卽曉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說鈞爲鈞亦卽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卯有毛。司馬

毛羽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鵲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鵲也毛氣成

折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意與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章其遺并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

折能之。名操兩可之說殺無窮之辭殺斃子產為政子產載而殺之案左氏傳鄧析斷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而云子產之惡誤也。盧文昭曰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

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吟食

。盧文昭曰見說苑說苑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司郭銘行曰案吟口說苑作吟食此本必作吟食

真形誤發為吟口楊氏據說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

不疑貪穢曰吟蓋吟之聲字吟口即吟穢周易說卦傳為吟吟之為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

盜跖吟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為虎狼食也先說案後讀樂莫傳口吟舌言章連往讀誦吃不能明

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盜跖吟吟三句與周易解卦五初雖連蹇（連蹇謂口吟）為萬乘師文意近似詩說皆非

察名不貴苟傳。盧文昭曰苟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苟傳非案外傳亦作苟傳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

君子易知而難狎。通篇篇故易知不難故難狎。郭銘行曰韓詩外傳二知作知於義較長此

易知而難狎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郭銘行曰案外傳和字之誤也知者深也過子經書曰知接也古語相交

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食肉之交不可忘也言治要作知接之知是知有交接之意易知而難狎則易接而難

狎也詩元龜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知甲毛傳訓甲為甲蓋言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交接

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謂親

有以殊於眾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好不能亦好。君子能則寬客易直以

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縹緲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於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不能則妬嫉怨讎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侵同廉而不劌廉樓也說文云闊利傷也但有磨擦不至於刃傷也

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固而不暴立當爲直立字之誤也俗書直字作直寡字作寡二形聲相似故直誤爲寡文與頤延之和爾監靈經詩往引此已誤勝於若升高而不可勝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勝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劌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勝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君子也

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

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

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

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

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也言吾子幾與而不局促縛縛有裕也非十二子儒術告導寬容之義難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

曰諂爲譽虛文昭曰正文又美字元刻作譽又舉人之過下本有惡字元刻無王引之曰察義前爲諂韓詩外傳作正言指人之過言亦諛也韓策曰諛從政議直指舉譽此之謂也

記趙世家諛作義史記鄒陽傳舉諛諛又韓子揚權篇上不與義言己之光美擬於舜

禹虛文昭曰宋本各書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蕭草非憚怯也

蕭草所以爲席可卷者也諛諛行曰屈伸當作屈伸皆然俗妄改之此言君子屈伸隨時之宜當其屈也柔從若蕭草當其伸也剛強若鐵所不信

子左宜右有然後稷特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屈亦當為）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
謂（荀子之文往往反復申明欲令辭必達意不避重疊為使人易曉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俞樾曰
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變讀為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作作變禮記檀弓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為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猶也儀禮鄉飲酒禮衆
賓將有膳醴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今文辯作偏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為得也義變應者以義為
稱應之謂揚子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並遇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
為偏也致士儒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司先謙案此義變應與非相信放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
即偏放實通二事變得應事變失應若道篇之與此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性義所在正以義變應之謂
易變辭清義入神以致用也人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
樾改讀至君道篇之變應來本作變應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為證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

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盧文昭曰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宣文昭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刪為一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

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盧文昭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即敬天而道王念孫曰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異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知則

明通而類。類謂知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意也言恭

而育。謂開塞道不行也敬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謝本齊記自齊整而不怨也

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謝本齊記自齊整而不怨也

而遠。盧文昭曰外傳四作事即和而治愛理而遠此作和而理遠時韓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得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盧撰外傳改下理字作適易曰樂

則行之最則遠之此適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其理據彼以易此也

又仲尼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敬而理以此文義準河彼注云起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

理謂不憤懣也亦亦是理字則不當仿外傳作遠明矣經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

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改作治治字處文義相若故讀者不能定其孰為本文故仍而不韋楊氏作治字未

能盡正而從之辭耳今上句仿外傳作治下句作理而理字從荀子之仲尼篇通則文而明。有文而

彰明也。王念孫曰案此篇外傳四作事即和而治愛理而遠此作和而理遠時韓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誤會注文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

知則攫盜而漸。仁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郝懿行曰漸與澹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居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爲亂不知懼也語意甚

賈書多以爲爲楊氏不知例以爲進爲訓而不顧其安如此往亦以爲爲進則難通矣王引之曰賈許歟也小人之智則擅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邊隆教許尙功利是歛之也正論篇曰上登險則下斂

葦矣（楊訓爲造又訓爲優債皆失之）義並與此同呂刑曰民與有辭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也（傳以勸爲虧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莊子胠篋篇曰知詐勸毒（李頤以勸爲虧債失之）此皆古人謂詐爲勸之證

說者都不尋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先諫案王說是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見由則兌而倨兌諫也言喜於微幸而倨傲也。先諫案

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音許緣反或

日與愷同說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弃而儻弃自弃也儻當爲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儻字韓詩外傳作弃而

累也。郝懿行曰玉管佩五甘切不慧也廣韻五紺切云佩僂龜龜手鐙一云僂五盍反僂僂不箸事也僂他盍反僂疑僂劣也又音僂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卓奔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

王篇廣韻故云字書無僂字又云僂當爲濕並非韓詩外傳四僂作累
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極累當作曩與此字形音義遠
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

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

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

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爲話助。與此不同也。入汙而修。

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修爲善。俞樾曰修當讀爲繇周官司會辨職曰凡百修酌鄭注曰修讀如繇濯之繇是其證也繇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失之荀子書每以修與行對文並

當讀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

非修汙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修而不爲汙也。治之名
說如此

人亦不遠之也。郝氏曰：此語甚難操氏不得其所以難，慎其說爲訓。今正之。二行着人之所

不誠則

不獨無至誠則不能領其獨也

不獨則不形

不節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乎族外。有德目二三
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卽

無它事之得
實則不能直

唯我故無他事
一於內不能專一則

無他事是謂獨哉曰
不能形見於外楊氏

不形則雖作

於心見

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

從也。雖從必疑。

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墮如未墮者雖疆使之從亦必疑之也。王念孫

未從也。古訓

猶然爲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

天地爲大矣不

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

知矣不

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

爲親矣不誠則

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

尊謂不爲
在下所尊

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

而政事之本也

唯所居以其類至
唯其所止至

則以類白
則能化草

曰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握
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

探之則得之舍之

則失之持操而得之則輕

持至誠也而
舉也詩曰

輕則獨行。

獨行而

不舍則濟矣至誠在乎不已濟而材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於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虛文昭曰正文則字從正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義雖則是亦義舜也。君子

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也。言君子審後王所宜為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

此之若端玄端拜揖而議言其於空不等也時人多言後世幾遠難以爲治故荀明之。郝懿行曰端疑振書端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禮非必衣元端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遠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說文收據手也从才又拜揚雄說收從兩手拱敵手也从手共聲

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訛爲拜端拱而議即端往所云從容不勞也揚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又云

奔揖而端則未知拜爲拜。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

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矩正方之器也。郝懿行曰荷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以五寸盡之言操彌約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

操術然也。舉皆也。虛文昭曰正文室堂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室非衍字也內則曰操焉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加之耳室書治與引此有室字錄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宋本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憲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

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王念孫曰辨者

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國爲仁者爲之必將出辨楊注曰辨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辨信效篇

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王國篇曰有加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辨爲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議兵篇曰舊者治辨之極也或作治辨樂篇

取舍。顯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變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變

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偏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

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也。盧文昭曰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入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王念孫曰案盧以佳云

賢人欲惡不必異於眾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

之類不給是非皆傲之也。先謙案荀書用夫字俱訓彼他篇並同。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俞樾曰往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

注曰求猶務也求柔是柔。是非仁人之情也。俞樾曰仁字衍上文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

文之古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義人將以盜名是義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險莫大焉。於昏闇之世曉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田仲

榮辱篇第四

僇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濇同濇也殃或為殃。謝本從盧校作僇泄盧文昭曰橋元刻作僇劉台

僇或作次或作次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世室大子亦為世子大叔亦為世叔故僇泄之僇古多與外大室殿等字為類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僇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為次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呂錢

也。廉而不見貴者，闕也。闕，得也。刻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曰：廉而闕，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荷篇注云：廉，接也。闕，利傷也。較此注為勝。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闕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魯國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國，則以親戚御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適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憂忘其身，誤為憂忘其君。又夏轉誤為憂忘其君耳。王念孫曰：案也。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盧文弨曰：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聖王之所不畜也。先說乳彘觸虎。先說案：觸虎者，蓋衛其子當時有此語耳。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盧文弨曰：人也，各字下應為句。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會猶彘之不若也。

凡闕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人也。而會猶彘之不若也。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觸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以貴而用之，則刺也。之，故反故長為謂之虞，亦取其利也。又謂所為所。然其行曰：所為所，不為所。此之正人，又無所守，往往當有說，則亦未聞。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謂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謂誅也我欲屬之鳥與
 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惡爲異耳人之有鬪何
 哉我甚醜之其謂如此何爲醜也

有猶麤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猶麤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鬪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鬪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悻

惔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麋之勇也。辟讀爲避惔惔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聞曰牟。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猶麋

唯見有飲食也下文惔惔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
 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即涉下文利字而衍

爲事利。爲事及利也
 爲于僞反

爭貨財。無辭讓。果敢

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發邱之會。桓公振而戾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王引之曰。振當爲振字之誤也。果政而信。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悻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揚注非。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

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特也。俞樾曰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

之在持義
之上

鯪鮓者。浮陽之魚也。

作亦得賜之義矣。浮陽渤海縣名也。舊晉劉琨布未反。謝安行曰。賊不成。字賊非魚名。疑當爲鑑俗書體。是也。然則賜卽卽僞體矣。王念孫曰。衡風頑人。尊體卽發義。說文作賊。卽賊卽賊。非魚名也。僞魚亦無僞僞之名。是說非也。則疑卽爲僞字之說。卽卽云。俯風。卽卽之異名。則僞卽爲二魚也。僞書不字。或作卒。見漢石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本。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疑誤爲結與。

水則無遠矣。

壯於沙而思

壯與祛同。楊子雲云。祛去也。齊趙之鑛。祛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取去之義也。盧文昭曰。案方苞云。祛去也。齊趙之鑛。祛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

也案斯篇爲俗（字從人谷聲谷其虛又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簪俗長裁切倣也集韻儲方言傍也（份與俗同）或作俗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儲受謝郭璞曰儲拔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儲郭曰窮極僂僂皆僂者也說文御微僂受屈也僂僂僂也與俗同僂僂僂僂其義一也廣雅曰因受僂僂（僂注考工記僂人曰僂今僂字也）僂僂僂（與僂同僂象傳有疾僂也僂注僂困也）極也（僂注孟子辨義篇曰極困也呂刑曰鑒于厥（見僂辨）與月相似谷或作去（漢書州刺史王純碑御璫開門御作却今俗音御應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誤而爲僂僂僂曰張當作法文選吳都賦曰陸以九疑注曰陸閭也因山谷以避職也陸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關於沙而退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盡則無益矣陸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先議案僂說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僂

窮徒怨於人不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恒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王念孫曰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義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也反

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恒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王念孫曰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義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也反

榮辱之大分盧文昭曰舊本不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

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材慤謂材性原慤也蕩悍者常危害於修身篇王中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凶險書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孫曰大戴記王言篇土信安民教工養商總女植婦空室家轉作土信民教而俗樸（樸朴瘦拉通）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德慤也

者常樂易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愷者也王念孫曰險以心言非以境言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特險哀之不暇

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蒸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其取之道非其所以取之也一之字之也之字之也

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我極也。若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
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兵力役不奪農時也。盧文昭曰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

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

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

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先謙案君道篇云官人守數正論篇云

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

孝弟原憲以行言韓蝶疾力以事言楊詡爲拘銀非也郝懿行曰原與憲同原憲皆訓謹也鮑與局同錄與處同
從者行謹遠也鮑錄猶局促並韻字也若遺篇作拘銀王引之曰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

業猶云其治事業耳國篇數比於小事
義與此同楊注以爲精者虧親亦失之
飾邪說文藝言爲倚事
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
陶誕突盜陶當爲竊

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爲誦（音治）誦變雙聲字誦亦誦也惟惡痛曰其言也誦其行也字誦其言誦也卽上所謂誦不說文義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晉從句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縹緗也緗卽齊縹緗物之絢小雅縹緗

荀子集解 卷一 榮辱篇第四 三七

平列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禮記正義云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游斯飛揚提提揚揚也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正然亦大近曲矣王引之曰雅詩爲夏夏禮中國也故與楚楚對文傳於諸居楚而楚居楚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下詩曰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揚注原文）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省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盧文昭曰注錯下之字宋俗也說文習也（廣雅司）周宮大司寇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習曰上不猶於亂世之君下不猶於亂世之民不習也（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謂）又傳於爲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先說秦節異俗言衡異也非謂節限制之節與衡同義說見禮圖篇

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奸僂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

漫亦行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暴行漫我漫莫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盧文昭曰元刻故下有曰字宋本無又曰凡人有所有一同一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

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

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

在所積習。先謙案載字無義以上文言注錯習俗之則執字爲衍文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

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王念孫曰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

蓋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紂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俞樾曰力乃多字之誤與寡對文成義下同何也。

曰陋也。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紂由於性之固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餒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爲子獨反。俞樾曰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成乎修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敦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爲二字連文可證人之生固小人。先謙案生性字通用此即性惡意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

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聞內焉。開小人之心中而內金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

言口腹無所知聞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先謙案楊釋隅積之義未明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相配爲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隅積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貴通者也解故篇云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爲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因循此即隅積之義天詩篇云萬物爲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也亦嗚呼而嚙鄉鄉而飽已矣。嗚呼嚙鄉如嚙反嚙嚙也才笑爲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並舉亦其義也反鄉鄉嚙飲食貌貌若解爲嚙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

反在嚙嚙之後未免倒置楊說非也鄉當爲鄉之諧聲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嚙飲食貌貌若解爲嚙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

陵曲）越芬之爲越越芬芬（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

生而未嘗睹鄉象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瞋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潔貌牛字曰芻豢豢豕也。以穀食於豢中

時然猶視與同種記曰故鳥不與許事反。盧文昭曰宋本
注作與許同種記曰故鳥不與許事反賊或為與元刻俗異。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
苦廣反或下吞反。盧文昭曰案下吞元刻作胡三郎餘行曰臭今作與嫌不足也與與同言嫌之而無嫌於鼻
與與之而甘於口句相備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嫌於鼻無嫌字也嫌苦與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雖欲食而無嫌於鼻
惡之味趨之曰衣服之更於體體嗜之嫌於口嫌於口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滷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高注嫌快也）臭之而無嫌於鼻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氣若嫌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
楊說同先說案王說較長。賞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
持養保養也。飾。飾蔽文飾也。先謙案鄉射禮。鄭注以與與也。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
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德與樂野相縣豈止。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

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

人。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鈹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
人下先謙案各本皆作仁者與王所見本異。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鈹之重之。火熾反靡之儼之。
為言緩之急之也。然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儼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
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降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
人知謹注。雖貴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此選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則夫塞者俄且通也。

陋者俄且通也。愚者俄且知也。陋之人俄且知。且知。莊有威儀也。詩曰。今謂之謂陋者俄且通也。下

板反。盧文昭曰注謂字又宋本作。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偽。當為。雅之義。賈誼書傳職
義引明。儒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者道。謂之。同反。謂之。野。此以。同。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陋。者。俄。且。通。
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都。總。行。曰。注。前。說。引。詩。孫。令。同。今。鄭。云。同。寬。大。也。此。說。是。矣。盧。疑。偽。當。為。雅。之。義。
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許。賈。子。之。同。為。假。借。荀。子。之。同。為。本。義。何。以。明。之。陋。為。陳。豎。謂。為。
寬。大。故。以。同。陋。相。備。證。以。修。身。篇。云。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聞。少。見。曰。陋。又。以。同。陋。相。備。證。亦。同。之。段。皆。開。
其。證。開。闢。古。字。同。耳。楊。後。說。以。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樂。射。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
便。為。寬。大。近。之。（陳。說。略。同。）

何益於天下。樂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焉。武廢樂紂以行與不行耳。王念孫曰：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傷武在上，則治樂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傷武在上，何益樂紂在上，亦何損乎。揚注：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樂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

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王念孫曰：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諳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劉象稻梁之懸，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爲豈，下同。下文幾不盡矣。說注云：幾亦讀爲豈，後注既言樂亦讀爲豈，則前注不煩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爲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

人之情，食欲有蜀黍，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時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爲不知足，謂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猪麋。

盧文昭曰：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蓋誤行曰說文家三毛。幾居謂之幾，後幾廢，謂之處是猪處異，故此分別言之。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

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國庫也。圖然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

約，儉也。筐篋，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俞樾曰：揚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說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三德：要道於引，殷仲文曰：以一管樂爲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窮，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蓄之謂也。

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王念孫曰：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字。聞爲衍文。明矣。於是又節用御欲。

御，制也。或作樂，樂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

幾亦讀爲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會此而不知也。

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

大謂爲大，屈謂爲安，靜助也。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餒，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

乞食爲瘠，於溝壑言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王念孫曰：瘠，謂爲瘠，瘠理瘠之謂也。

日約有肉日勝（出卷氏月令章句）言車馬而謂死於壽域故曰為
壽域中而作清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標以壽域為慶復失之

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樂則不能知況能知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

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深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姚遠矣。不古旋字溫

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遠同言功業之感甚長遠也。鄭懿行曰溫與慈同慈者積也左傳
利生寧經典通作溫此作溫皆假借耳如禮器云溫之至也溫設為溫亦其例揚注非王引之曰揚前感為茂
之或曰非也或謂為成或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絜功
臺人曰秋絜成是成與功同義（爾雅曰功成也）揚注或謂為成（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登其威問主始賢最能
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感矣言其備已成也（高注感謂也失之）蒙辭傳成象之謂乾獨才本成作感
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鄭公卒即作成感五年十二年並作感秦靈公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
春申君傳成作感封禮書七曰日主利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感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
衆覆之衆姪之以觀其感言觀其成也（揚注或謂為成）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登其威問主始賢最能
而感其功感讀為成或亦功也（揚注或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事其功正名篇曰心愛
惡則口銜銅索而不知其味耳感讀為成而不知其感言言美反成愛利反成害也

子。莫之能知也。孰是也甚修飾作焉之言子也。王念孫曰禮論篇曰非謂其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非孰修為之君

子。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也謂不近於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

而可久也。不可中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

之而俞可好也。與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循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音愈也。先謙案揚反字無

銘過故鄉反銘二字義與此同非十二子篇反（今本歸）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人之所以治

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王念孫曰此

嘗讀以獨則足樂為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教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為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皆有載載而不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諫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者意者其是邪為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為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此下加樂字反為贅

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先諫案從讀為縱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則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謝本從盧校如下有賢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言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知能之知故於退上加賢字而以知為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為知能之知則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之也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先諫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量反。郝懿行曰載如大車以載之載載猶任也慤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薄之數使慤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慤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慤當作君孟子滕文公篇載祿不平諸注曰載所以為祿也此文言載祿正與彼同作慤者慤之誤也楊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嗣驚曰心好利而憂索莫厚焉此載祿二字見於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處為械無處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

以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姪姪旅遊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

人倫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曰斬讀如儻說文儻儻互不齊也周語冒沒經

章章注云為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儻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王念孫曰儻二十三年左傳鼓儻可也杜杜在儻未盡儻義與此同儻而齊即正名章所謂益益然而齊先諫案劉王說是詩曰受小

共大共爲下國獻蒙此之謂也

注蒙會歸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德

歸之時或謂之麗服麗蒙亦通用

許鄭謂長發之辭共也言大共蒙讀爲麗厚也今詩作蒙

言銀華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先謙案麗

荀子集解卷三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稱其狀貌而忽於慈愛。故荀卿則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刑法宋本

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

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羣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欲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辯案有相人卽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爲無有者世俗所惡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爲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惑焉故極論之

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垢字今之世梁有

唐舉。
相李兌
蔡澤者

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

也。再三言者
深非之也。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

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

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

仲尼長。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引子弓字子弓齊人受易者也然則
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苟啗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舛臂也舛音蹇。俞樾曰楊注

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兼仲弓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兼仲弓

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二尺。句

焉廣二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二寸。言其狹而長甚也。

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寶或曰汝長如此不近人語豈文句餘強也
盧文弼曰案禹字古多以爲發聲訛習體字度今之注謂字天工禹始不可是也按寶或用人或作案或用安

字異而皆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楚元封三聘楚人蘇賈之入也突禿冗長左軒較

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楚劍士楚頭突也長左左腰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時日倚重較今盧文昭曰今毛詩本倚誤作倚正義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微報讎行曰白公之亂子高入國門不介冑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其故耳

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太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子公孫葉公子高

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王引之曰魯字文義不明

著形與雲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擊立不著雲蓋古本作不著俞樾曰魯乃蓋字

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與與河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繫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繫之

修飾耳盧文昭曰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或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廣雅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偃稱王其狀偃仰

尼之狀面如蒙俱俱方相也其首蒙背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導侍即云四目為方相而

周公之狀身如斷菹爾雅云本立死曰菹菹與菹同鄭行曰皇矣詩傳本立死曰菹菹

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閔夭之狀面無見膚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驚駭

之狀身如植鱗植立也如魚之立也鄭行曰諸在魚之背

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腮不生毛為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

堯舜參牟子

牟與時同參時子謂有二種之相參也史記曰穆日重瞳重瞳者堯亦然尸子曰

從者將論志意比

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從者荀子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惡相欺傲也。盧昭文曰從者猶言學者注

非古者桀紂長巨姦笑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較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王念孫曰秦如揭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

作娥說文曰娥輕也廣雅同玉篇音于厥切娥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縹衣引

越爲近類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說文娥輕足也義亦與越同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之惡皆稽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桀紂是與之可謂訓稽考矣正諸篇句義同先謙案王肅篇正諸篇文與此同楊並訓稽爲考稽效等是大儒

之微也又云是大儒之稽也楊注微驗也稽致也稽微致文義當訓考即向書稽古之義荀書它篇用稽字亦無

從楊說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

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爾耳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

方言云儂疾也儂也與喜而翹翹同輕巧慧之子也儂火玄反。俞越曰按下文云中君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

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東平有司毀乎

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冶好總治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

不願得以爲士

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詩之強易之大德皆是古以士女爲未嫁娶之稱

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

羞以爲友。不遜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東平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罰爲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

傷其今而後悔其始

皆傷今之謂歟。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

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益乎。盧昭文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故大世其下。其與是相篇篇端更於此先論案則本義下有而字案文不

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強爲毛傳合失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其以同問何以謂之遠矣餘辭余所撰三家詩義既不復出 日。

以其有辨也。辨別 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

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

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郝氏行曰狂狂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准有毛爲異耳俞曰形笑二字其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并旁但存大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

後人以形大二字難通因醒醒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狴狴即醒醒也

願爾雅翼說醒醒云其狀皆如人與狴狴不遠相遠荀卿曰今夫醒醒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草綱目言醒醒黃毛如獼白耳如豕

人面人足長髮頭顱端正醒醒身非無毛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醒醒能言笑（參用注文）二足無毛是李所見荀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此文當作無毛俞說是也自來說狴狴者謂其能言能病無謂其

能笑者能笑猶猶食人之物也疑注形笑者七字後人誤讀本荀子加之非楊氏元文荀子固不當云狴狴笑也 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臠。啜也臠也

食之也 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

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

於分。有上下親之分也 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也 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入存其政舉 聖王有百。吾

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爲法也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遠息節族久則廢也。盧文弼曰注節族宋本

作宗族案楊以節族字與以制度制節字無涉今從元刻郝氏行曰族者聚也族也漢與秦古今字儀律志族秦也是其義也秦漢族族並聲義同然則節族即節秦矣楊注是也王念孫曰故術字自日文久而息以下皆

與上文聖王有百言孰法焉二句自相問答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衍下文曰是

以文久而絕節族久而絕與絕爲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禮息而誤 守法

數之有司。極禮而統。統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

朝三朝之言此皆以喻久遠雖詳不知遺時與治亂直吏反。劉台拱曰極禮

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辯說。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

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言其

術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術經乃按字之誤。按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

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經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竊詩外傳作彼詐人之者。門庭之間

猶欺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以已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

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衆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

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

外傳正作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以類度類。類種類謂以說

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盡言曰。徐之。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

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疆國篇治必

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

也。文意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

遷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

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

之。道而不惑。雜物故。五帝之外無傳人。外傳已謂已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

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問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

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謂周備也。俞樾曰。兩論字皆命字之誤。俞讀爲愈。愈聲清。清之而愈。獨者口也。參之而愈。獨者

愈。獨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讀作命。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愚者

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減節。族久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而通。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之說，折之屬。法先王，順

禮義，黨學者。黨，謂比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黨。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黨。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黨。

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黨。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黨。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黨。

必非誠士也。言其說也。誠士，謂王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

子必辯。辯，謂能說也。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

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何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

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

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

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淺本並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

故曰：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淺本並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

於言無厭。無厭，無厭也。鄧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言好其實，而不恤其文。言好其實，而不恤其文。

卑，汙庸俗。卑，汙庸俗。卑，汙庸俗。卑，汙庸俗。卑，汙庸俗。卑，汙庸俗。卑，汙庸俗。卑，汙庸俗。卑，汙庸俗。

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囊，無咎，無譽。括囊，無咎，無譽。括囊，無咎，無譽。括囊，無咎，無譽。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尊，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

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未可。

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僞。

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鑿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僞鄙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

近字相對爲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愚陋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愚陋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卽涉注文而誤

善者於是

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脩。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

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匱槩栝之於己也。府與唐同就物之貌。或讀爲附渠。匱所以制水槩栝所以制木。君子觀人亦猶此也。王引之曰正文注文槩字疑皆槩字之

誤解雅暱謂之梁鄭仲師注同官啟人云梁水匱也匱與區通即堰字也梁與區同義故以梁區連文梁區前正
 何休說爲渠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表燭渠忠侯侯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蒲關原水經渭水注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意也故君子

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

拙言正也世也王言正而已而致人也或曰拙者爲拙樸也言如以樸爲準舟船之

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注習今蘭庭王逸主羅其也唯船旁板也發氏玉裁說文主生發毛詩傳輯所引記紀之行曰批余猶切與音義俱同批卽批字批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己身則以準繩接引人倫則用舟楫

惟讀書山則曰：『豈不正而可以正乎？此卽用樅之義。』（按同藥）王念孫曰：『案攷工記弓人：『角而捷，斲如終。』』

鄭注曰：「起弓也。」玄鳳小戎篇：「閑銳發毛傳曰：「閑起也。」小雅：「角弓傳曰：「不言銳，銳巧用則然。」而反土，禮記：「弓有銳注曰：「銳弓，繫乳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與世同，謂之銳。」鄭注：「同，卽淮。」

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世。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

金溪曰因索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爲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學一文與時

容無窮不任而能容博而能容博而能容粹而能容粹而能容雜而能容雜而能容兼而能容兼而能容術而能容術而能容一也

之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審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

明之。

王念孫曰：「以明之」今本無。與分則互見。此皆外傳及說苑等書所引。此皆以明之。分則所以明之。故曰：「以明之」。

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

言說常之法。如明之。信之。其說言至若。其也。

神。自時異其說不敢受也。說苑者。說苑尺。證反。與香同。王念孫曰：「芬薌和也。方音芬和也。亦樂曰芬香。和。廣雅與方音同。同官也。人注曰：「說苑稱酒芬香。傳於上下也。大雅：『嘉賓曰旨。』」

其也。和之之意。故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說兵篇曰：「其民之親我。傲若父母。其好我。若渴飲。」與此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爵貴。貴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

不使人賤之也。王引之曰：「上為字。涉下文為字。而衍。」

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

所善。謂所好也。

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

險而君子辯言仁也。

仁。謂忠愛之道。

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

若其訥也。

訥。與訥同。或引。記其言訥。訥。非。

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

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

道與導同。正。或為政。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

救是也。

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救。臣死而諫。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載正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諫。語。八。伯。篇。失。弟。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

無厭。倦時。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

行如字。王念孫曰：「楊說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為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說故言為一句。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上下賁賁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王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分。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分。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分。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分。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土

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辨說然有小人後聖賢之分具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

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讀不乖掉也居錯遷徙。應變不

窮。繼置也。居靖安居也。錯干故反。王念孫曰。臣讀爲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舊日舉錯遷安。而不窮。至道舊日與之學。謂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舊矣。舉

與居古字通史記述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歲居侯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居舉與時薄貨資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

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乖。擢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也。郝懿行曰。致。續黨讜也。古今字。

詩言卽昌言謏言也此明上君子之辨文而後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辨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讀爲實（
三十年左傳用兩姓貳于河華文實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鑿子之無實也釋文實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

略約重致割傷重致卽重實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說見唐韻正實直也見昭十六年二
 十王左傳主重管注謂實實也政實與黨正對文陽主黨與黨同類直言也陽主失之聽其言

則辭辯而無統無本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

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噤唯則節。蓋謂聾其口舌之辨也。噤唯則節四字未詳。或謂少錯誤耳。

齊王嬖倖曰：「此明時具也。」唐文苑曰：正文參宋本作無。行曰：當依宋本作。

唯魯諸公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魯侯之流名於世故曰魯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遠

也。倉棣曰：之發則一。傳九年左傳曰：哀吟之不知。西則舍矣。論曰：楚則樂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疏本

百姦然而口舌則論均嗜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倜儻之屬也噓字疑諸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嘖是也俗書詳字或作嗟因誤爲噓矣先謙案讀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

文引李頌往危魯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請恭經言義十二引與蒼云說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譌又爲噲矣
唯則節者或辯或詰皆中其節 足以爲奇偉亶卽之屬 奇偉誇大也亶卽倫僂仰卽偃蹇也言

足以為奇偉儼然之屬。森雄口辯，足以自誇大，儼然而已。

于是之謂姦人之推聖王也所以先謀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後此不

得變也。變謂一變之使自若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盧文昭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蓋

假今之世。

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皆亂之世。治世則言無所容。故十二子俱亂世以惑衆也。王念孫曰。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勢也。則前說爲是。

飾邪說文藝言以梟亂天下。

梟與獍同。謂邪說之行者也。說文云。梟高不平也。今此言梟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

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爾字鬼瑣。爾與爾同。說文云。爾高不平也。今此言爾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故從之。

離魏牟也。

它亦未詳何代人世本趙平王孫有田公它威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對於中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公孫牟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室

而張甚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德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

忍情性。慕谿利。跂。恐謂遠勝其性也。慕谿利者爲金四字雙聲疊韻先諱案荀子多以爲極端之言言諒也老子爲天下之公注云人能諒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其爲言極深耳利與諒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曰離諒敗金同字廣雅諒諒立也。

荀以分異人爲高。高。若未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心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鱗也。

荀子已解上。宣文曰解見不荀子後作田仲史與陳通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

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權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儻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儻輕也輕曼也謂尊尙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向其功亦以大與尙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臨三年公

爭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爲大而以爲過儉約失之優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容見言曼是爲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樹無刃公論不能以斯但曼曼猶直

不能以慰勞亦無也。李善注謂曼爲長失之。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勞苦實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會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

會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則而懸隔君臣也。先諱案富國篇云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

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則羣君臣之義。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鈜也。

宋鈜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演到同時孟子作宋鈜經與鈜同音口並反尙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

尙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爲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殺不尙下脩當爲不脩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爲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脩與脩字相似而誤。一絲書循舊二字相

觀說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失之。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皆順上下意失之。

終日言成文典。反紂察之。則偶然無所歸。

宿

制與宿同。然則宿止也。雖言云云。若反覆則宿則無所宿也。謝本從盧校作及。則宿之盧文昭曰。注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則宿之也。楊注云。雖言宿文典若反復則宿則無所宿也。及為反之誤。明矣。蒙辱當及於宿之。其字正作反。則宿之古聲相近。故字亦相調。宿則宿則必反。宿三年間。宿作宿。義終始相逆。宿則宿則宿之。宿皆其例。矣。先錄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不可以經國定分。

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號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詭同。琦讀甚察而不惠。惠順。王念孫曰。惠當爲急字之誤也。甚察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給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然則舒遲說禮記曰。君子蓋爲言爾。劇多也。盧文昭曰。宋本正文作見雜博。然則舒遲說禮記曰。君子蓋爲言爾。劇多也。盧文昭曰。宋本正文作

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給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審類也。幽隱無說。謂約無解釋。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爲解。佳賈反。王念孫曰。楊說非也。詳

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師動以禮義。禮斷以法也。楊注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聖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行。蓋法與類對文。則爲文。

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季。子思孟軻。人字子與。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習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薄說

荀子集解 卷三 非十二子篇第六

五九

薄說

爲拘

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堪於指長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爲臣也信效雖亦有此言楊注不得其解王引之曰成名況乎下有說文不可考楊注非信效篇顯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微見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鑒本有）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楊注設說誤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或通局易蒙辭傳成義之謂乾獨才本成作或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成作感然則成名況成名也況者賜也言以成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禮夫傳將軍趙廣幸臨況聽其侯即此況字之義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信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楊云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裁與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國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大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盧文昭曰著宋本從竹作箸下並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

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

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

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言雖多而不流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

多少無法而

流洎然雖辯小人也

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盧文昭曰此說語又見大路篇彼作言言無法此少字似說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說案流洎爲沈洎說見說學篇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之姦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法辯說

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禁也。知而險。賊而神。

用智於險又謂害不測如神也。郝懿行曰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崩
敗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未了王念孫曰知

而險與戰而神對又則知非美善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法箴篇知詐得毒淮
南原道篇無害者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即云爲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噫也
爲詐

而巧巧則爲詐。俞樾曰：爲與僞通。爲詐卽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
言無用而辯言辯而辯不

惠而察。惠順也。辯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王念孫曰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案班固書也。遂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千寶。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謂。

也辯通作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能辯荀子性惡篇曰性實美而心辯知東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意同義非辯詒之辯下文言辯而望乃及言辯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

言字誤下文言辯而衍）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誤上句而衍）上文言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見前甚察而不惠下）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揚說皆失之治之

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諷爲僻飾非而好好諷非也工也王念孫曰飾非並好言其飾之好諷非也不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諷非玩姦而澤

言辯而竄古之大禁也。強者至知而無法也。知其勇而無憚死。察

瘳而據俾淫淫能察能辯而所操皆濟淫之術也三劉學篇曰不隱匿罪辜辯故僞也不苟矜曰君子辯而不

以察辯對文不可枚舉
大而用之
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辯亦云察辯而操辯是其證大讀爲
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好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墮仲之祀釋文日本或作

之祀善之乏形似故易諷耳堯欲而用之與察辯而操觚相背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渾至利足而迷負石而踈凡七句語皆一律而鑠之曰是天下之所奔也揚以大而用乎發而與衆好惡而與衆人共

足而迷。苟求利是曰迷。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死。至也。亦利是而迷者之類也。趙主

高位實疾類也二句皆書是天下之所奔也

兼服天下之心。先諫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

知不以窮人。盧文昭曰元初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王念孫曰不爭先人營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步下文與人爭而謀之據詩以

傳作不以爲經人說之教。實作無以爲上。文雖不。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詖與狡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似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伊臣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

士仕謂士之人仕合謂和合羣聚也。王念孫曰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

字倒轉

下文同

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俞樾曰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

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云益獨富者也以獨富爲益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

也故注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爲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爲可貴注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先諫案君道篇云以禮分

施均徧而不偏均徧不偏即分施之義。遠罪過者也。遠于遠罪過者也。務使事遠罪過者也。有深理羞獨富者

也。使家結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慢者也。賊亂者也。汙慢曰解恣睢者也。恣睢已貪

利者也。觸抵者也。特權裁而害人。王念孫曰觸抵謂觸罪過也此無禮義而唯權執之

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修正者

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惑詐也。鄭台拱曰箸是今之所謂

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漢子曰。功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知而云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

也。以不俗爲俗。以不合俗人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訾爲恣縱。離離於俗而放縱。跂跂則跂足

爲縱。傳寫誤耳。縱與跂同。步也。離離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跂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氏反。所從反。故發行曰縱。與跂同。本作縱。車也。俗作跂。借作縱。耳。離離者謂離其尋常。跂跂而令人譽異也。

舉足望曰跂。訾訾則思也。量也。跂訾者謂跂望有所超量而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群。爲名高之事。故曰士君

子所不能爲也。王念孫曰。揚言前。後二說。前說謂訾爲恣。以離離爲離於俗而放縱。跂跂爲跂足。是離俗而逐其

意。皆非也。後說謂訾爲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德星乃始離。故離背乎逐。持之間。離離跂跂。字荀子云。離離而

而訾毀於人。亦非。凡爲韻之字。其意即存。乎。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謝本從盧校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爲上段盧文昭曰。宋本之所

下。術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去。變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術王念孫曰。目

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世遠堂本。同。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乃謬。冒下文之詞。下文君

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上爲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

知此句。爲冒下之詞。所以爲承上之詞。途。則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

誤也。先謙案。宋本。此句。雖上合。則本。即。臣。本。是。分段之誤。不自盧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下。段。君

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可貴謂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

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汗。不恥不信。不恥

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謗於譽。不恐於誹。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

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此之謂也。已。詳在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俞

文義實一字也供與祖楚特補注九思等誤詢下引荀子作讓詞正與宋本合其引注屬尋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讓託亡節語此彼異音繫三刻異尋也下有與音奚三字宋本無無誤行曰此言學者之寬裕也賈誼謂不煩煩苦勞煩煩散跡之容也賈以四字合為雙聲狀其隨處為學者戒儉儉已見修身篇讓詞楊注以爲言尋是也本或作讓詢賈弟他其冠神禮其辭弟他其冠未詳神禮當爲冲澹謂其言淡薄也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他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冠亦頗相似俗問本俱作第作先謙案廣王本作第作與虛說合浙局本妄改作爲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正其衣冠齊其顏色瞭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先儒已解上言與實同此皆言

先儒性有所具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郭象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

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惰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先謙案王制言云舉指應變而不窮六之謂有原注云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爲宗也應萬變而不離其宗名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爲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

得其宜失之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

門人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應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許以成功苟得而日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人

陳書事表注解嘲注引荀子皆無人字是問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威者倫如此況其下乎伯讓爲謂或曰伯長也爲諸侯

者也長事我者曰王命知是故爲父領命荀子爲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內行

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殷樂奢汰。般亦樂也。故修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

而不足。分半也。用祿得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鄉襲莒。奔國三十五。許鄭未聞莒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莒未發為東郭牙先奔。莒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汙行下孟反。彼固曷足

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元。王念慈曰。呂錄本陰陽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與陽注不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

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

大節謂大。俞氏曰。說文。見也。睽。睽視貌。二字音義俱近。俊即其段字也。安忘其怒。出亡其讎。遂立以

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安內也。出。出外也。言內忘忿惠之怒。外忘野詢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王念慈曰。安語說。

威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境。今以其

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書社謂以社之戶口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宣文昭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亦驚。行曰。論語。季伯氏辭邑三百飯。啜食。段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援此。

說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頌之貌。諸侯

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

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微可謂。非為幸偶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

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總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

致士篇曰禹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薛居正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平聲厚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而見王制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楊注王制篇曰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非致隆高也。致至非暴文理也。非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讀今據以訂正。

有一章。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鄉方略。審勞佚。御諷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修勵而能顛倒其敵者也。

畜積倉庫修戰國之術而能領其敵也。王引之曰修調二字殊爲不調楊注加微字以解之其失也。廷矣王制篇作卿方略審勞佚者。續修戰備疑此亦本作畜積。

修調備而傳焉有脫文也。此篇及王制篇自卿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句以是明之。

爲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利非真仁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

也。小人之餘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前章言五霸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

必以義服。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

委然俯就之貌言謂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謂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

天下。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謂委然文貌也。委然如冠履之綏。綏放寬綏緩今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爲前義之義。疑與綏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綏綏。音疑。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後而說文似綏字。經此多作綏。是從委從委之字。古多相通。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

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繆者。然後誅之。

王之誅也。暴省矣。

省少也。所暴反。先謙案。書治要。暴作甚。文王誅四。四謂密也。紀也。共也。樂也。詩曰密人不恭。致而伐之。因盟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武王誅一。史記云武王新紂與紂已尸。子曰武王親紂惡來之口。親新紂之頭。手紂於血。不潤而食。當此之時。紂惡來者也。

宣文昭曰。秦昭字有誤。或是留字。俞越曰。楊注所引皆周公卒業。周公卒業。伐紂二監。淮東商奄也。

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實詞。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

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或言百里而天

下一以有處也。爾千三百口說下當有之字。較之合之與大。二之字皆指道也。當國有以言說之。是其地得注載下已說之字。榮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匹夫老。榮紂舍道雖有天下。下重之數。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隸人役。善用則善用道也。隸人秦也。楚靈王死於秦。其子靈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尊與傳同卑退也。主

信愛之。則謹慎而儼。儼與儼同不足也。言不致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儼不升。謂之儼。主專任

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王引之曰。儼與謹同。周易釋文曰。謹子夏作儼。故與謹連文。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比於上而不回邪。諸侯。王引之曰。儼比即儼比。王制篇曰。天

下莫不順比。從服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儼分。儼比為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倍。倍。倍之也。主損

細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夸也。信而不處謙。謙。謙為得信於主。不處謙。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謝本依盧

校。不下有忘字。盧文弨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謙云。不處謙。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本如是。錢及名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贈。任

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也。言已之。當而不及而如

如不合。當此財利也。謝本從盧校。書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楊注云。書而不及而如也。則金上無言字。則矣。注又云。言已之。當。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讓。禮也。富

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戮也。君雖寵榮。屈辱

之。終不可使為戮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從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曰：「聖賢治世，務於切實，說文雖在，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方，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街推也。言重傷之也。舊怨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曰：「輕報舊怨，怨於下，如報字失之。」以去舊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此道均志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勢於已。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餒也。炊與次同，餒當為餒，言可以氣炊之而餒仆，餒言竟。盧文昭曰：「元日字書無餒字，餒當讀為竟，說文樂曲盡為竟，引申之凡。」是為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時揭反。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也。解故篇云：「總收宿威，朋能持管仲召公，臣望能持周公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人則必聖知也。」楊注：「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為義，言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為義，隆達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楊注：「似未析仁人古通，愈說是。」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

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頓頓也。疾力，勤力也。因尼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

也。

辟讀爲譬。譬與詘同。經治也。伏而詘。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詘天二字甚爲無稽。人豈有能詘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詘天。詘即古規字也。伏而規。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詘讀爲詘。寫者又改爲詘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詘天。而王陵僕仰慕。說必不行矣。鄧后紀。陽夢及天。而詘之。詘。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爲譬。俞樾說非。謂國篇亦有此二語。說必不行矣。

俞務而俞遠。

俞讀爲愈。

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

教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嘗其分。安有鼓不在上而益爲下之心哉。

荀子集解卷四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倍周也。屏蔽及禮屬也。倍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

之籍。籍謂天下之屬籍也。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宗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同。文選江

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韋注曰。夫築紂執紂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就

籍即就位。故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雖謂

以籍為圖籍。與楊同。先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

謂如固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謂為墟。戾暴也。禮記國謂殺武

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專對驪季曰。昔武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洛司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錫成以蕃周室。管蔡亂。霍衡毛。昭雍。曹。豳。畢。原。鄆。鄒。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昨。祭。周。公

之倫也。餘國名。後舉難盡詳究。而此行曰。此德言之左傳。昭廿八年。晰言之曰。其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為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猶故轉寫致誤耳。教誨開導

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謂等謂開導周公歸周。周公所封魯為之國亦名周。春

自歸其國也。先說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

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天子也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能則天下歸

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簒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爲向下同。擅與章同。言非擅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正以待之也。

豫買定爲高價也。稱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詩爲之故。謂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正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鄭難行曰：豫與序同。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孫曰：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與正同。官司市注曰：使定其買防詐後是也。豫與正同義。賈疏云：恐有變爲詐欺故云防詐。豫失之。晏子問曰：公市不豫，官室不飾，饒饒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不豫謂不準也。又蔡籍篇曰：今若冬涉川，猶令若畏四鄰，與衆同。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註之相因者也。諺又作饒，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鄰牛馬者不飾，買物與魯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什，張也。也。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買者市賈皆實，不相詐也。豫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什，張也。也。古訓之相因者也。發賈（索隱云：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買失之。）說施反。賈篇曰：徒師治，治，爾雅曰：什，張也。也。古訓之相因者也。皆讀豫爲凡事發，則立之變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銜。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篇字之誤。篇字問壞止。字右旁之彳，故誤爲蚤耳。樂羣篇曰：篇正治，治，非十二子篇曰：篇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皆以篇正二字連文可左旁相似。先謙案：豫買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

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分處文昭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政，政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鄭鑄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罔分說。施七云：墨門之經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爲一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罔分，罔罔分果免罔也。一日：應依畢也。新序卷一作政，政分有親者得多，其卷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分，必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罔不分，宋呂餘本並如是不即果字。（晏子春秋內篇曰：罔罔分。）先謙案：宋本是今依諸說，罔必字。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

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王念孫曰：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卿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揚云：官百官失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言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應者，言發聲響應之也。王念孫曰：鳴也。非也。

至堂為若字之說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詩經公治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其明證也蓋記會子問曰子游之徒有旅子者以此若義也（鄭詩以此若為一句若義也為一句非是詩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為若若）是若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信名可貴白明顯）

此若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二字顯千里日治變嘗作類聚尊身死而名顯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橫注願登臺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曰下衍爾見雜志第三）天下願橫注願爾人人皆願致士焉而貴名白天下願橫注天下皆願從之天下願明甚揚此篇無注蓋已誤為治其實非也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

之安歟願也遠者願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

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鄭氏行曰師者衆也言四海若一家成爲大衆衆衆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住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鄭說夫是之謂人衆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章注長爲君也賈疏釋詁長君也人師爲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大同揚注並謂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詩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又云然則是衆民之父母而師民之德賊也蓋詩篇云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長爾若如鄭說豈可通乎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此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爲不實不使賢不肖皆可及也

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德乃仁道之至隆者也（說見經義述聞）此中而行之也揚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較本作仁人隆也即涉注仁人而誤也（說見經義述聞）此象傳一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揚以此爲比類未確先謙案下文以禮義釋中則此中即指諸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改正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

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句盧文昭曰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

而人皆莫能行之。准君子為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誤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鑒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謂道也。今據以補正。先改從宋本。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得能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故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焉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曰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語。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疆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備。用猶言施用。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曰。然不熱。本作然不卹。然否也。哀公篇。清淫者所說見王制篇。不熱之情。與此同。先說寒。卹也。通用。秦策。不恤楚交。章注。恤。顧也。以相薦擢。以相恥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篇籍也。謂相頸相摶。抑皆謂相毀也。作諸。若夫謫德而定次。輔與商同。古字。爾本或亦多作譌。譌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譌德而序位之語。盧文昭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說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書無譌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該變即論字之譌。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論也。譌字又譌作譌。王念孫曰。作譌者是也。作譌者。譌之譌耳。譌決古字通。上九王注。決。譌。譌。譌。文。譌本亦作決。譌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譌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論德而定次。今本譌德。譌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譌。蓋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譌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說。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隱。非也。不得進其說。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進亦相配。不得解竄爲進。進也。大略當云。貪。蓋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非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察矣。竄字。意正與此同。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下

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

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姦本及各本

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

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行徑伏也。揚注。事險而行也。行下孟反。案揚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

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循俗事行則從。情

故皆其說。先錄案。謂本從處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

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納讀曰移。移易

同異之分隔也。以聖白同異之言相分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備指也。德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德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德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

不備何。你曰。僕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

不知。無害爲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而狂惑。慝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惡也。辟音璧。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子長言。老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得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會不如相雞狗之

可以爲名也。有惠施。鄭析之。名句不如相雞狗之名也。盧文昭曰。正文會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

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罔極。無極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詩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落與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儒學

皆能行則爲士也士者修立之稱。先說案得以此爲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敦慕焉上言爲儒學者之人於義爲模範矣彼學者三字請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敦慕焉

君子也敦慕焉之。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荀子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勉而寡言長而

有文模言甚亦作慕是義爲勉也（方言徐莫勉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者言努力者謂之伴其惟南鄉

篇猶未之莫與高往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爲士行而加勉則爲君子

故也禮云敦慕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

禁我哉爲學之矣則誰能禁我禁我哉爲學之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

矣哉也鄉音向徐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會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言所知淺也

王引之曰湯以效爲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證也（並見賈雅）考驗門室之別會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爲效說見

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先謙泰王說是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

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迴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

下之大可圖於掌上也案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圖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圖因誤爲圖耳鄉也

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貪而富矣哉胥靡徙人也胥靡徙人也胥靡徙人也

書所謂遷徙者也舉皆也類師古曰聘蒙食相隨而服役之也今因徒以錄建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靡徙人也胥靡徙人也

徙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荀子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靡徙人也胥靡徙人也

傳車及於藩胥之市臣氏春秋行諸篇作諸疏史記諸侯傳東有淮潁潁潁無胥靡之說也疏也宣十四年左

胥靡治言胥靡無益取此義也漢書揚雄傳客難曰胥靡爲宰故實爲尸胥靡與空實相對爲文

以無爲作宰者也案揚雄謂爲無是也其訓胥爲相則失之今有人於此肩然藏千盜之寶雖

行實而食人謂之富矣肩然無所多之飽行實行乞也賁士得反。都說行曰肩彼寶也者

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得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扶

衣箱。盧文昭曰案已以通衣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

行曰：「三雖有聖人之知，未能盡其材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復知其性。」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

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言雖未得衣食，亦猶漢千金之寶也。先謙案楊說非也。此言富者，下

文是杆杆亦富人始就學者之言也。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干也。自足之貌。莊子曰：「居居視于干，與富無涉。」案方言：「干，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尊其君。」鄭注曰：「于，讀為廷，廷，猶廣也。」大也，禮曰：「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

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語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空虛也。王念孫曰：「遵道為遵字之誤也。」遵，道也。逄道即逄道。文選上林賦注：「引實雅曰：「逄道，卻退也。」管子：「戎篇作捷，避小問篇作遵。」遵（與荷子同）晏子問篇作遵，又作逄。逄，莊子至樂篇作瞻，瞻，猶書平當傳贊作逄，逄，莫章傳作遵。遵三禮注作逄，逄，地字異而義同。逄與夸，語對文。遵，逄，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誇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遵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

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聚應之聲如雷。謝本從盧校起下有之字。盧文昭曰：「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

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簡嘗如是，則夫名譽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定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日錄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

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會讀為危。王念孫曰：「晉非名譽與與字也。」（與字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

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云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國圖曰比周以學與）下句鄭學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鄭學而名愈賈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標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謂為與與亦類也馬語少曲與焉章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譽以待事之無常者而禮之也揚以譽為與與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為與與失之）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在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粹折無適也）
讀為粹除粹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粹折先謙案正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為賢是誣賢二字之義吾道腐云臣不能而身之人而擢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故明主誦德而序位。先謙案誦也說見上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謂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王念孫曰交如上

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與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與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也。盧文昭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為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下土君子聖人而言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盧文昭曰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讀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搜揚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逵校禮記先謙案賈逵言至志謂信正為信其至意至聞也楊注至當為志是其篇

臣通書云相與國君俱若虛枝云爾宋本

其言多當矣而未諱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諱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德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

者言能推舉其道而大之先諱案可達謂其所尊幸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

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

枝要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其身之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要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

也四枝不以造作為要也一途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要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

也要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

本從虛枝聖人作賢人盧文弼曰賢人舊作聖人誤製台拱云博若一人博當為傳讀兵簡和傳而一亦當作和

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猶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一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博字之誤也博即

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即所謂和傳一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博字之誤也博即

無敵呂氏春秋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博則勝聚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博為

專諱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

人矣乃涉此文而衍一自井井令其有理以下十句標注皆以為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得又有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聖人矣一句在君

子大聖之閒遂改此文之聖人為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三等與孔子

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士也故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修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

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術是而務士也類是而義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三等與此文

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即賢人也

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先諱案平正猶平政

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

介然堅固綽引繫帶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落如一故曰介介今其有終始若作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篤刑罰不怒非爵賞不降德分然各以其誠為分亦當為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連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會禮曰分當讀為份說文人部份文質禮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傳旁耳君子篤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歸案王俞二說並通據下文又言綴綴令其有文章則王義為允獸獸令其能長久也獸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令其執道不殆也殆危也俞樾曰楊氏不釋樂樂之說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說見王籍篇曰樸然扶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昭昭令其用知之明也昭昭明見之貌昭昭與昭昭同郝懿行曰昭昭之或體字也言事不乖謬也王念孫曰修讀為修春秋繁露如天之為信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長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修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言條條管子明法解篇條條作條集韻條條影切條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條侯世家之條侯是條條古字通）楊以條條為整綴綴令其有文章也綴綴之綴綴或為綴綴之綴綴

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劉台拱曰之下當有詩言是其志也是傳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詩言是其志也是傳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詩言是其志也是傳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詩言是其志也是傳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是其微也。微其文隱其義之謂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三司氏

也。國風所以不逐者。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德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

是而文之也。雅正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光。輝耀也。行日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序所謂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是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通也。德之極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

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僖也。樂毅曰。向虛

文昭曰。正文而如字。俱讀爲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

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展而坐。戶隱之。謂之展也。謝本從盧校作履。天下之

宣文昭曰。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上孫曰。正壽書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誤隨以意改之。先諱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

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執謂周

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兵發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從太歲

伐紂魚辛諒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處。懷。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德遇水汎。汎至懷又河水汎。汎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汎。宣文昭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汎。左傳鄭在鄭地汎。釋文音凡。字從已。不

從已。其地在成皋之防。又懷音即位。汎水之隅。在定陶。漢書注音數。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汎汎懷壞。以音成義。湯氏不知汜當爲汎。而即音爲汜。諒矣。又注汜水汎。汎下。誤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汜當作汎。音汎。字从已。不汜。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今何縣。地虛用汪說。而引左傳鄭在鄭地汎爲證。一僂

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祀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爲至祀之證矣。

至共頭而山陰。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陰謂山石前摧也陸讀爲登共音恭。盧文昭曰

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汪氏篇校語也共首見義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說廉篇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鎬出三日未嘗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祀之後三日也

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其子紂諸父其明名子魯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奔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

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衛侯于馬曰簡擇也此選字亦當訓齊事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我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

國馬選矣道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成許邑在頓丘衛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選馬選不可選矣

范氏於百泉。厭曰於牧之野。厭地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俞樾曰楊注未明已前文且下亦嘗有一字今止云厭且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且當作且厭厭讀爲壓壓國書如驢厭之注曰厭

讀爲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且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咸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云晨壓矣

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鄉彙行曰倒戈之語非荀子所傳易鄉者蓋謂以紂苟惡非遂乘殷人而誅紂。乘乘其倒戈之勢。盧文昭曰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郝懿行曰乘

案注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

殺樂傳曰天子救日置五盾陳五兵范寧云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國語。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也。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韶也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也。虛文昭曰說與後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不閉。謂四門也。虛文昭曰。時天下而無訖。時也也謂求也。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種之說也。惟南。以爲計四達無。境通於無所。高往。斯境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平如北。復離備哉。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

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韓之君逐夏太唐而逐其位者。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藝。大儒者。善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樂矣。而不能以至遠。一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細之物也。俞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正文。又王

謂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蓋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則費重費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

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議本荀子改之。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

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昭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適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用百里之地。

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也。傾危也。微險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也。謂此類於魯不爲狂妄之言。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其舉事無悔。其持

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張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說。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謂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致也。致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

化之。鬼瑣逃之。信千人曰。英傑。英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列皆非其所爲成功。

之後故自號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

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

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

其冠逢衣淺帶也逢衣傳帶言帶博則爲東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辟或曰解果

臣笑鄰國之利田以一壺酒三歸魚稅以蠶繅者宜禾下界反保音果蠶音獲靜好也或曰說施澹子髡謂齊王曰

而無其實也。盧文昭曰蠶繅作蠶所引說施見復原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蠶繅彼作蠶繅蠶

圖作臣繅皆當從彼爲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祖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繆學雜舉

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

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

不知惡者衣冠卽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郝懿行曰僞與爲同行動作爲也

如字本篇者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諱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諱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篇及

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往後說爲許僞之僞矣然而不知惡烏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

當有者字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

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貌隨其

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僂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辟延反辟讀爲發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得其助也僂

字事無所見蓋僂僂因拘之貌莊子曰雖然在僂僂之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爲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

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揚以舉爲褒美也義疏矣又曰僂蓋僂字之誤說文僂安也從

人童聲意於力切左傳國語作僂僂行而僂僂矣僂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

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僂僂曰長子僂莊子曰莊子天下富強文引周書曰圖家就其道理成者爲經

子古傳家之僂僂長與僂義同近于長子當當時有北燕隨其長子謂季一先生以爲僂僂而說和之也僂僂非

其義王氏讀學爲異是也解爲交其上意則非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

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禮其所見之明皆未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

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此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

作一句說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齊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

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

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肉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

本傳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采芣傳曰自用也大雅縣傳以是尊賢

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義持博以

古持今以一持萬以義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

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揚謂當爲以今持古非荀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

中猶別況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

之無所擬恁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疑讀爲疑恁與作同奇物怪變張法而度

之則曉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擬作故開張其法以制度之則曉然如合符節言不

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曉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舍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閔宮奄奄曉地猶攝云曉與暗同失之故

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用雅儒則千

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

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俞樾曰

年爲期若遠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諱用萬乘之
寡會說久而後三年者沿言久至三年也推意言之有坐爲云秦三年而百挺往矣與此同意

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韓詩爲指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王念孫曰楊讀伯爲霸非也信仲等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讀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爲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讀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則夫名聲之顯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魯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白韓曰則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元其明證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

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盧文昭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

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止於行

其所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

若制氏然也盧文昭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聲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識必昧於指意謂

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墮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

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

云能自言其能盧文昭曰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卽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

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運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

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遠成更難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遠成更難通云能則遠

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

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漢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

也云能者有能也法行焉會子曰詩曰載已破碎乃大其輶事以敗矣乃重大德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

有爲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謂心持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案詩

曰豳則員然言豳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此包所改今據正義及虞翻章句傳註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

其義詳見釋義一故漢書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云員其指詳注
引諸正論書注曰云有也晉書其註云不從章注曰誰有不從 察則必為怪高誘曰辯則必為

誤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

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達論謂能達論是非也。王念孫曰為決也言辦事則速決

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因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先論案注聽各本謂聽據宋台則本改正 故有

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

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

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 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

立而治清謂喜怒哀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

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

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揚注所釋或說改清為積者皆是也下文

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

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

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言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清亦當為積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弁一而不一所以成積也弁讀為併一謂

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弁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

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

下謂之地宇中大指謂之極大指上下四方也盡大指之塗之人百姓先設案人百姓

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

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反貨而爲商賈。反積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

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靡使

然也。靡頌也頌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顯積習爲也縱性

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曰微其所惡

也。一堯反。微與違同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

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維也言謂王有此等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虛實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樂辱篇云斬而齊莊而讓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

倫作論者皆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綏若泰曰論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詩鼓鍾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

禮倫庸七今文倫武作論王賦必即天論論或爲倫選則書官人薦擢小物而不知大倫大義記倫作論一遇說

失之又臣道等入臣之論有能臣者有不能臣者有功臣者有無功臣者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

已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爲脩也。汙漫也漫數語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無修也東齊海

岱之間或曰漫修與汙漫與漫同臣氏秦說離俗爲不漫於刑高注曰漫其愚陋薄蓄而冀人之

以已爲知也是衆人也。聲音慮思也薄蓄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顯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之以已爲知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台州本

亦作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持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遠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稱其不及故爲小儒也志安公行安

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

荀子集解卷五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盧

文選曰：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頃。先謙案：罷，謂罷不任事者。若書多以賢罷，對舉王制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曠四海揚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孥結是也。成相篇基必施辨，賢罷與此同。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

政成之後也。鄭玄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當之人。賈誼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往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鄭玄行曰：二諫難曉，楊氏說亦不丁韓詩

外傳四同。先謙案：揚說是也。此卽下文所謂以類行雜。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謙案：宋台本句末有也字。與下文一律，此也字似當有。不能屬於

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

卿相士大夫。屬，察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先謙案：姦事姦說姦能，自釋在非十遁逃反

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勉之以慶賞，懲

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殺也。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五疾，瘠癯跛躄者。保僇各當其材，使之謂若。陳寶修辭，職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先謙案：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

皆上之事，卽官之事也。不應此處又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一錢具解政篇：施者用也。一錢具才行反

臣這篇：官施而衣食之，澹言任用而衣食之王制篇云：論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揚注誤。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曰：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漢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治也皆與上又同聽政之大分。當分設先諫案台則本提行。以善

一說今本說是在則語意不完。詩外傳有是字。聽政之大分。當分設先諫案台則本提行。以善

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

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王念孫曰名

字日本作自名聲白者自明也類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等曰貴名自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

正與此同貴名自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自光輝於是大堯問魯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大皆

其證也名聲自天下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

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轉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一字耳。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

畢矣。願謂人皆願。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

不親周閑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懿行曰竭者舉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

殆乎弛。弛廢也殆因循也者秋傳曰殆遺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

肯草弊也。劉台拱曰殆如大夫無從事之發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開白故曰登王念孫曰發讀

爲廢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口則百事廢弛而上下不得聞故大事近於廢弛小事近於失墜也下文曰法而

不嚴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弛之所不及者必廢一役與廢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

安不至於廢易發亡發亦讀爲廢。史記倉公傳陽脈下發徐廣曰一作發正義曰發音直謂反發發與廢同

發之通作發爲廢之通作發爲廢。山陰僕石經論語發碑未隄於地僕書王莽傳不隄如髮並以隄

爲發。謂不至於廢弛發失也。廢易即發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則差者矣。俞樾曰

說文發亡也小事殆乎發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曰雖不至於廢易發亡以發亡遠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揭

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先諫案王俞並引正論篇爲說彼以廢易發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和解調通。好

則發亡亦二義不得訓發爲亡王讀發爲發說較長住肯字各本竊有據宋台則本改正。和解調通。好

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正下也凝止也凝止謂定也凝止謂定也凝止謂定也

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發云發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擬當作

擬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禮記士皆等注皆書擬字。古本必皆作擬今改擬人皆知擬不知

嘗試治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此大。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除。職之所不及者必除。除與廢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

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

也。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

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先說案無法。偏黨而無經。聽之辟

也。無經謂無常法。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盧文

治吏有而字

分均則不偏

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間反。王念孫曰。偏說為偏言。分說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

偏也。偏倚古字通。執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益等。有天子有地。而上下有差

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

數也。天之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澹。澹無等級。則皆

亂則窮矣。物窮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

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曰。維齊一

有差等然受可以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輿則君子不安位。上之政不安。馬駭輿。

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思惠也。郭疏行曰惠者順也。在職思惠失之去其

安矣故順而不加於奔而歸本不絕於堯年昔靈伯玉治衛子 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

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

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

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丁反。盧文昭曰猶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

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盧文昭曰 大節非也。小

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諸君也。史記衛

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繼繼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尊疑以殺如耳尊

繼妃以繼繼繼曰以是相參也又使逐逐則市賂之以金後召開市問其有客過與與金後回還之則市大恐以

見內儲說上篇繼妃作魏姬同進之作汝因遺之 未及取民也。未及德其才未及 子產取民

者也。未及為政也。禮記曰子產為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俞樾曰賜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

治取民言 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為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

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年蔡秀才文 故修禮者王。為

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王卒 僅存之國富大夫。

若衛民以仁之謂其訓德也。優也。深。嚴刑罰以糾之。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作刑罰各本謂誤賞據宋台州本改正存亡

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併下同修友敵之道。以敬接

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賈

謂本從盧被疏下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親矣餘下無之字所以說之

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

使人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

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疆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上句則常

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疆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衍而

讀天下無王為句霸主則常勝矣為句其見楊注一則句法與前不合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世家王四十年樂毅以燕

莊公卒傳何之謂齊桓公為莊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

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浸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柳

之周易眇眇物而為言今亦改為眇眇古無眇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

天下皆浸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戰兢以禱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義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

類語云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參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

天下感高天下耳若浸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鄭王二說並通仁眇天下。

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

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先謙案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

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疆

而疆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人。王省之。生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動皆以禮義。王念孫曰。飾讀爲飾。古字通。以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記重得中。也。先說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爲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事爲法。不謬貳而遠。

取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先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各當其宜也。王念孫曰。楊注失宜。作儀。楚辭。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職。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爲儀法。亦失之。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色則

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絲畫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夫是之謂復古。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因反。先說案類說。非論亦當說爲倫。倫者等也。言爲君者能行此政。則可互據倫。故舊人論臣道。猶人臣之論王。氏念孫皆讀爲倫。而於此失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折愿禁悍。而刑罰不

過。折。分析也。分其愿惡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王念孫曰。折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

舊曰。不足。以禁暴。韓詩外傳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扑急禁悍。防姦除邪。扑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扑當爲折。急當爲愿。亦失之。又曰。折當爲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肉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愿讀爲德。說文。德。音與愿同。點也。言制禁點之民。使畏刑也。

作愚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愚爲暴未確（據詩外傳作折暴惡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爲據下文之暴暴崇暴言國篇之禁暴憐憫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扑急禁暴防淫除邪亦當爲折急即愚之語前改急爲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爲急）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讎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義同）

曰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志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制王者之制王者之制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言國書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政計爲正言等也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賦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爲句政事財萬物爲句皆失之田野什一什稅關市幾而不征（錢阿察也沮阿察森人而不征稅也禮記義作識）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爲梁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獵祭魚然後入山林也禮記義作識）相地而衰政（相親也衰益也改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表初危繼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

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出以參征險之輕重也）王道之遠近而致貢（經之類也。王念孫曰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賈逵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

海之內若一家（謂讀爲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先說案富國篇言暴之國莫不趨使初書多用趨使字或疑使營爲便非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爲政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教之者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僻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犬犬也。盧文

昭曰靈之北土焉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絕文先說案謂本不提行今案當分限注焉字各本已忘矣案台公本誤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會青丹干焉（海謂荒僻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犬犬也。盧文

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謂大禹用此象也。蓋禹之世會青洲之津。禹後及化黃金者。出蜀山。為禹貢雍州。珠璣玕石。而後生者。稱之。亦云。西北方之象者。有珠璣玕石。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揚雄說以丹干為元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為璣玕。非也。璣玕不得但龍之玕。正謂龍云。加之玕。即丹干也。既言丹干。又言璣玕。則丹干之干。非璣玕明矣。

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云未詳字。考亦無從字。當為紫。郭璞江賦曰。石生應澗。而揚雄注云。石生。法象形。紫明耀五色。為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法反。虛文。曰。注法元。刻作。同。今從宋本。王引之云。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往為可衣之物。魚鱗為可食之物。較紫甚明。紫與此通。管子輕重丁。蓋昔來人益染絲。范之。於萊蒲。錫。錫。之。於萊。亦。也。其。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法。當。為。右。傍。各。字。與。去。相。似。一。之。說。往。為。之。說。也。說。見。後。篇。葛。洪。曰。海。曰。丹。干。金。是。東。海。有。紫。之。證。法。當。為。右。傍。各。字。與。去。相。似。一。期。有。給。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蒲。帶。山。負。海。之。時。也。治。葛。洪。而。為。食。言。以。葛。為。璣。玕。也。是。東。海。有。給。之。說。紫。與。給。皆。可。以。為。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揚。雄。注。大。說。

鹿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貉。經。安。孔。云。黃。四。獸。之。皮。也。支。今。之。也。也。鹿。牛。尾。文。鹿。謂。樂。之。為。文。也。

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

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

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身服

能變通裁割萬物。故曰大神也。鄭鑄行曰。舜誥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論語云。大德也。楊注以安。蓋裁割萬物。為言。亦即大治之意。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與。雲。雨。大。王。自。為。聖。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

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按。指。治。道。

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象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

者。禮義之始也。

始猶本也言禮
義本於君子也

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積義以君子

爲本君子以習學爲本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慊也。王弼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善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積重爲治之始而致之其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稱積德之

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趙領也。盧文照

曰俗本又有要也二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

是之謂大本

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盧文弨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

故喪祭朝聘師

旅一也。

此已下謂君子之爲之治萬之制莫無窮藉之舊所以齊一民各盡其道不使溢於世下一之象皆同。虞文昭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諱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

專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言喪祭朝
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
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於沼勸

兄弟

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禽獸有知而無義。

也詩曰蒙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知謂性說是已蓋因有性識然後有配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

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文弨曰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力不若牛。走不

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

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節也。謝本從直校作曰以義宣文。照曰正文曰以義元。無以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宋

一。二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能不能居故序四時。

裁萬物。先說察裁亦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能治天下也。故人生

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

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君者。善羣也。善能聚人羣。

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大

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

任。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鼉鼉魚

繁飴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曰魚方別孕。章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

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罔罟。春耕夏耜。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

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錯。錯也。錯干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

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備字之誤也。備。

字俗書作備。備字俗書作備。二形相似。故備寫多誤。管子。備言篇文武具。今本備。備作備。案。

備。天地之間。即承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

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均也。先說案。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

皆一也。是。

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先謙案：與政爲舉（見下三注）上言以一行爲是上之一也，與祭朝聘節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舉下一矣，義可互證。張注去。

序官

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謙案：樂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其德，以時順修，使與俗

者變皆稱名，應與下文轉。序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牢，謂宰豕爲主，牢也。禮記：大夫之屬有庖人，獸

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爵官之官，爵官掌犧牲之事者也。俞樾曰：楊注二爵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說官

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

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言官，則宰豕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豕

者主爵也，僕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則泰官掌列侯，泰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豕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

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者主爵中，是所爲有掌者。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

令至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職，中說此文，幾失其解。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

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

五方器械與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技奇器也。先謙案：注奇器各本奇作之，搜求台州本改正。司馬知師

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

徒爲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鄭注行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同字，形近之誤。周禮四丘爲甸，注云

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即乘也。故此言乘，同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曰：乘三十人，秦車兩又七法，篇以數

卒練士，數數乘白使尹注云：白使謂不練之卒，無武備，臣氏春秋決疑篇：尹與白使，齊注云：白衣之徒，王引之曰

白丁爲徒，皆不得但謂之白，蓋謂白與甸同，通周書武馬篇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爲一乘，與周官

百人爲卒不同）四卒成師，白是百人爲甸也（淮南鴻烈論篇曰：陰伯之卒，兵卒乘，白以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

始皇紀曰：昭王行伍之制，而伯仲什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伍之大理也。彼言伍乘，蓋此言乘，伯

也。隱元年傳：魯甲兵卒乘，彼言甲兵卒乘，此言甲兵乘伯也。伯者，伯字耳（史記伍子胥傳：伯語吳越，春

秋作白，卒爲白，鍾鼎文多以白爲伯）乘乃事乘之乘，非四丘爲甸之句，或謂白爲甸之誤，尤非（乘可言數，句不

可言數，乘句之數，則尤不成語）修憲命。修憲法之義，所以表示人也。鄭注：若以

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其具而王。其具而霸。其具而存。其具而亡。

先諫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隨。其具者王霸存亡之具。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

其之具也。

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

屈也。國之所以安危滅存也。制與在此。亡乎人。

王念孫曰。與讀爲舉。一說見經義述聞。禮運。一舉皆也。亡不在也。一說見經

義述聞。穀梁傳。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

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

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

先諫案。縣天下言能縣衡天下。爲四海持平也。說詳疆國篇。

則是國

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

盧文昭曰。案集與遠同。

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

於是者。日與樂同事同行。無害爲堯。

先諫案。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吾所不欲。即謂爲於暴國也。於是時而參知爲吾所不欲。與樂同事而無害

爲堯。爲時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開闢之日也。舉堯舜者。聖君之極也。樂兵篇以桀詐堯。天誅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正諫篇有桀辱無害。爲堯有桀。樂無害。爲桀並堯。桀對舉。

是非功名

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功名之所就

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殿赤心之所。

郝懿行曰。殺者或也。言全或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

先諫案。釋詁。愉。樂也。愉殿者。當殷感之時。而愉樂。案。問。爲。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心不雜。或。禮記。檀弓。說所謂處所下同。

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

其國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

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

郝懿行曰。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亦同。荀書多用安案爲語。助辭如

書。皆然。荀書亦必作從衛裕。安改之。先諫案殷之日。與王霸篇齊之日。句法一律。

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俞樾曰。卒當作挫。挫。國語。晉語。戎夏交挫。韋注曰。挫。交。訛也。彼云交

按此云相

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剗天下勁矣。

先諫案。此句與下名聲

劉天下之美矣。相記爲文。對上當有之字。則讀與專同。

案然修仁義。仇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俞樾曰。然。俗字。案。乃語詞上。

文云。案。平。改。改。案。則。案。砥。編。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爲。是。之。日。而。名。聲。刺。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

先謙案。下。兵。動。名。聲。美。皆。承。上。言。

之。此。云。權。者。重。之。上。無。所。承。梁。有。奪。文。

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是矣。

先謙案。夫。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

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

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誦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

忘棲遲辭越也。

盧文弨曰。辭。越。即。馬。越。後。同。

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

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異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

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

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

郭若蘭曰。承上文王奪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爲我奪也。

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

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

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

者與。

謝本從盧校作。孰能王引之曰。孰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孰。字。相。似。又。補。校。云。臣。本。就。正。作。孰。先。謙。案。王。謂。是。今。從。臣。本。

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

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貢也。是

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

先謙案。厭。然。當。安。然。說。見。前。類。傳。之。字。衍。

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

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

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辭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閔之。祗彊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

先謙案莊子人間世釋文齊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頓讀曰敦詩頓邱爾雅釋丘作敦丘是其證禮樂記敦樂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意也

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如是者則

立身則輕。事行則獨。進退貴賤則舉倂。與邦彞行曰舉

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

惠句法正與此司先諫案國蕭文雖好政侵奪益將寢也可見苟書自有此語
 本無假字著亦變為不同而說之耳古書不當以本注置後也
 如是者危殆立身

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輿論險詐故。宣文昭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曼其功勞。好用其善敎矣。而

忘其本務。如是者。誠上。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謂安孺。迄台。誠上。乏。

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
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盧文弨曰。等末自具具而
之餘故
不注耳

荀子集解卷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字而異體。

同生字內

無宜而有用。

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先諫案與王

本注用下無人

爲人數也。

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爲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讀曰干（爲于二字古字是各本衍）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爲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

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釋以爲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人倫並處。同求而異

道。同欲而異知。

倫類也並處厚言也共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

生也。

王念孫曰生讀爲性故湯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

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

可者達其意之謂也

執同而知

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

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爲說若經其理情而無

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說服也

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

功名之立功由於在智

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

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縣隔若有功名則羣衆齊等也

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

也。

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

上縱欲不窮申言之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

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

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隨欲必爭之也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技工也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中曰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

不仁事也謂若藥與藥毒播種之類也

而能不能兼技。

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

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

不相待雖藥也藥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

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義節用之（楊注上以法取謂取不妄用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眞讀書治業正作以無想行用之（呂鑰本世德堂本同）先說秦王說是今從元刻則必有

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
糾譎也。發人罪也。譎音矯。王念孫曰。糾譎也。譎爲矯（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

此無它故

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盧文昭曰宋本正文并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

禮者貴賤有等。

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稽尺蠖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說案上言裕民以政下皆云夫是之謂以致裕民應爲一段舊本是

湮說非故天子袞衣冕。袞朱朱字也其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諸侯玄纁衣冕。謂上公也屬畫

而下如王大夫連冕。衣釋衣而服。玩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綈。綈之士皮弁假。皮弁

白鹿皮爲冠象上土也象爲裳用十二升布
德以壽立立以壽象象以壽用由上而土

則必以豐樂命之。受天百生。則必以去故命之。君子開德量也。而令曰。謂楚王曰。

其必以禮樂食之參照百姓其必以治藥佈之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天子之恩

三國也。計和而畜民。計和。謂計一國之利。而和之於他國也。畜民。謂蓄養其民。使民樂爲己用也。度人力而授事。度。謂量其民之材力。而授以事也。使民必勝事。事

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撙百用斂用養生送死之舉出財散入利也撙蓋也出入相撙量入為

出使覆轡不乏終十。王金孫曰爾雅曰今同也方言曰掩可也周眞貌竟偉曰奄同也奄掩掩並通出入相同謂不侵出數多於入數也揭訓捨爲覆蓋失之必時臧餘謂之稱

數。是謂有餘則以時減之。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強數推之。故無最幸之徒。無意所樂。謂之幸。立有欲而貪。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

平糶市之征。平糶除糶謂糶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京也謂使商賈不來京也。平糶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篇第十

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故無分者人之

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改

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盧文昭曰美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

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制制之

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得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挺則

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望望自為誇大之

原征言不違其志也。俞樾曰聲字衍文替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奇麗也國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

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

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割等異則無文不順則仁無所施矣楊注非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

青銀之設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之鍾鼓管磬琴瑟箏笙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孔反。盧文昭

鄭補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和謂和氣餘

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聲聲我王。網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

聲聲我王之聲聲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

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重用又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先謙案王天下王

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爲一字之異也考之周王曰若這句則諸葛之言一天下非十二字爲云一天下財爲仲長參人氏說云天下語意正與此意作一天下之其明證

物材與穀同。先謙案非十二子傳效王。意曰諸賢並作財。萬物材聚當爲財。羣書治要作裁。三訓羣一作裁。養萬民。兼制天下者。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作兼利天下。以文

錢推之彙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轉王禮雲云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楊柱訓衍等耳制利因相似誤傳卽其證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

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

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

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

也。丁亂反。盧文弨曰：正文未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聲案未。台然本不缺也。字聲言治要同。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

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
舊有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王念孫曰。讀爲儉。儉上嘗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愉者。民皆失其死事而不救生也。陽春本已說不字。故樂

以喻爲欲論之喻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論喻上亦虛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論羣書治要引作不
喻是正此篇之誤場不即喻爲字餘字反以不爲有文家誤字今本作爲論公而論羣書治要引作不

鳴傳作逃檢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逸功記注不逸於死亡釋文並音儉漢陽令

逸周書儉作治一經傳中諡字或作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
之因死所謂儉非儉字也其所以爲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
杜預和孔穎達求與功身儉同一唐耳山有想儉他人是猶冀
無它效焉其所是焉城美其所

得焉滅大其所削焉滅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詩曰戎王戎蓋戎車

我牛我既集。蓋云誦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

者有將車者有牽犂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收用。註之以惠。君子以遠無下故

云可以歸矣。盧文昭曰注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百達以力事上也。

者德之徵也所使役百弊之力待之而後攻孫曰如揚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

寒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或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宰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權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霸篇曰大夫任官辦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成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官無爲而天下成也先說秦王發禁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爲成則百姓之力訓爲百姓之攻上文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字又豈能訓爲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有功爲功荀書自有此語王霸篇專至侯而功國篇不煩而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

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

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

今之世而不然

先諫察而猶則也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

見釋詞相顛倒以靡敝之

有讀爲又皆其學事其德同候其罪詐爲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數敗也或

日所讀爲厚靡敝也也盡也

盧文昭曰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亡皮切正義

亦不謂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

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弑其

君下或殺其上弼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

以城倍人以爲已利節倍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懷覆之先說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先說案此明分與上下分使事同義

掩地表畝

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辭也王引之曰

掩地二字兼不可通掩經緯之謂說又據理內（宋注同）一切之音義上曰掩力條又通俗又云理之謂之治也今多作經緯之辭字也（以上一切說皆誤）此說表畝謂經界其地畝表之辭也荀子論書作掩與掩相

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

民力當時疲弊入時進事長功造其事系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信主領也若今

守。俞樾曰此言足天下之遺教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生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縣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苦圉作民而師田行役之辜則酌而致之辜其成命與其罰圖生曰

掌其戎令實即於是於軍因為師帥賈疏曰云因為師帥者堦是爲軍吏別有軍古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掌其戎令實即於是於軍因為師帥賈疏曰云因為師帥者堦是爲軍吏別有軍古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

旅帥族野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卽爲南司屬比長卽爲伍長家官亭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

高者不尋。下者不求。寒暑中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是天下事也。是天下

由人力也。王_孟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當求寒暑和氣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

曰是天之尊正。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天天下之下乃節上文下者而衍揚曲爲之說。非若夫

兼而覆之氣而愛之氣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

聖君賢相之事也。盧文弨曰。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是行今案當連爲一條。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王念孫曰。昭昭然。顯而易見之貌。

夫不足。非天

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時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士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

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
蓋當時以釜爲量考工記曰金資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齊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書曰時矣以千釜受我五百釜故去之

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珠也鼓量也禮記曰縣米者操量鼓鼓以盆鼓謂鼓度及盆量之也然受器謂之

盧文弨曰注以盆下然後葦菜百疏以釋量。葦辛菜也疏與蔬同以釋量言滿焉也盆谷量牛馬

者土相見覆夜侍坐問夜膳章請早可也鄭注章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風寒後下而食快一行

玉藻膳於君有薏苳菜注云薏苳及辛菜也然則薏苳菜先於百華固有說矣
然後方畜禽一而

專耳一戰痛一車而鼉魚鼉鱉鱣以時房一而成羣
其生使得咸遂也一而咸羣言每一類

皆得。然後飛鳥鳬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蟪蛄蟪蛄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歸云昆蟲也。得陽而出。得陰而入。藏之也。盧文昭曰。注經字誤。疑本是說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

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去聲三字。各本無。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計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若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義言之。不足上不當有餘二字。此據上文而有餘而義衍。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

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者言其實如此也。正篇篇云。然則以傷武焉。殺則天下未嘗有說也。古語之。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將廢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蓋無樂則人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非樂也。樂則人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非樂也。樂則人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非樂也。

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

功勞。謂君臣均勞而金粟於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際隔故得以法臨取。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文昭曰。舊本正文俱作則賞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爵置也。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彼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注。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若是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處。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盧文昭曰。不肖賢愚。一天

下漱然若澆若焦。漱讀為發古澆若焦言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啜菽飲水。惡能

足之乎。惡與發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經案此句文義自在故先王

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之不足。以管下也。管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

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錙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錙與必

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與必

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

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諡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

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可畏實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

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貌也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汭汭水多貌也暴暴

如丘山。暴暴李起之絕言物多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

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為泰優素也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

念孫曰宋臣錢鏐本虛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虛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彌籙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

證國語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使注有功而誤先

諡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佚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實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

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

字對文也今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

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詩周頌載之篇毛云望望璋瓊皆聲和貌貌聲也。而篇大也。篇云反反。謂習之貌反復也。盧文照

日當聲璋瓊元刻作聲璋將案說文作聲璋聲璋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發今不從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

儉而彌貧。非闢而日爭。

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國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有餘而民困貧物不能賒賒以謂為非而日下爭說也。勞苦頓

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下日下不能相前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憂動貌也。王

念孫曰頓如困頓之頓管子說法權傾卒急係以辱之尹注曰頓卒

詩曰。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民

言無辜。惛莫懲嗟。此之謂也。

詩會也。止也。嗟旁何驚或為瘡

垂事養民。

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施於民而養之謂之小惠也。宣文昭曰宋本連上條今案

炎曰楚人曰輕秦人曰輕是輕發讀二字義同楚之與秦皆楚之與秦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

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專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而此非事也民相反又曰垂事養民不可句以途功而忘民

亦不可垂事者即所謂垂事養民也按功音即所謂進事

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氣可見矣楊注非

與議同。都說行曰德與議同指循者門指厚爵之也賜者王言語也其意正同循即賜也

鳥候切二字雙聲蓋為小兒語聲慈愛之也又記韓信傳說項王言語囑囑其意正同囑囑即囑也

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麯。

冬曰

云食之止渴又菹暑必大麥者

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

以儉取少頃之譽焉。是儉道也。可以少頃得茲民之

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

儻然要時務民。

儻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儻然也英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陷民也儻子勞反要一儻反。都

說皆非也文選韓都險儻起字注與儻古字通據此儻然即儻然也廣雅編

進事長功。益上之輕

非譽而恬失民。

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民

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儉

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

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為屬。王念孫曰作屬者是也屬勉也羣書治要作勸屬屬即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屬與厲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說使屬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寫字並誤作屬。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罪苟且求賞也。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

尚賢使能以次之。先謙案晉語韋注次行列也次之謂使之就列。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

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在謂量方面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

至之德也。先謙案說文潢積水也詩武夫浼浼論終役舊引作武夫潢潢是潢即浼借字說文浼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為比。若其故姦邪不作盜賊

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

民心其防表明。隄防釋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一則下一矣。上一則下一矣。上一則下一矣。

之若少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少古草字。要一二作壹貳。辟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

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

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

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

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又義參益不協。曾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提同。端首也。見賢是反。其候微文續。侯下侯

支給支分撥增言委由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言其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也言其多盜賊人故用苛察之政

煩苛竟關之政察新利而苛細知此之為入其境其田疇穰都邑露是貪主已言其無城郭

亂可與言治矣先諸察郭說是攝注處言其民力不足故露也盧文昭曰露元刻作露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揭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

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僇父舊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縣歸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

作露說見管子振振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

其信者不慝是閭主已便發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慝所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執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執精熟

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謂為國弊近而謂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可證俗字之謂楊氏不

遠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顯字之誤禮記論語曰非顯貌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顯貌連

文是其證顯與顯形近而誤楊注非其禮義節奏也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也芒朝慢格是辱國已或謂為荒言不習執也

情之義與與慢同慢不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

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

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慝是明主已進難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

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謹陵言深

敬也言不敢侵易也盧文昭曰案爾雅釋言陵謹也郭云陵謹或誤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

郭之行曰陵謹雙聲傳聲也釋文之說與釋義近文經甘肅賦注引服虔曰陵謹延遲貌也然則陵謹亦雙聲

字義皆可通釋言陵謹也釋文引郭蒼云陵謹也然陵謹後之或體字陵謹也耳經此此類古無正文

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也而不惑矣得注望文生訓以陵為侵陵則誤矣先諸察王氏念孫云陵毀

也說見致士篇節奏下注得為禮之節文是也案論語云比物以節節合奏以成文節賢齊則其親者

氏豈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合以成文禮義節奏亦同此義

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其臣下百吏好者皆化而脩

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蹶。傾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弁之其末。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今本同蓋皆誤。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

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執也。中庸曰辟如也之無不持。誠是也。得說持字未確。說貪字尤非。見下先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豈明無煩贅文。貪。疑為貪。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徵。伐本竭源。憂亡立見。故雖倉庫虛府庫滿而貪形近而誤。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也。百里之

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覆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利。亂征事之名則攻伐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為反。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正反。仇隆高。

仇舉也。舉崇高廣大之事。王念孫曰。案得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賈疏曰。仇極也。說文言曰。仇。有傳與時。借極。子夏傳曰。仇也。王念孫曰。齊高曰。仇。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充寵。杜注曰。充極也。禮書五行志曰。兵車抗極。仇抗字與而義同。桓九年。穀梁傳。仇諸侯之禮。十八年。宣以夫人之仇。釋文並云。仇本又作充。諸語。陳元文作。陳仇史記貨殖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僕書抗作充。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仇政期皆極也。仇隆高言。致隆高仲尼。傳曰。非致隆高也。非恭文。理也。王制篇曰。致隆高。義文理皆其證矣。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恭也。文。理。觀其有條貫也。布衣細

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劉瓛也。謂。謂。疎。為之。過。謂。之。之。爭。名。言。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在也。以國委在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以國學充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威。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械用說見王制篇。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將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

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則觀望而動也。王念慈曰楊疏保固視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句保固也言境內之聚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守固曰王文不可而作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邊者午獨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國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邊也。俞樾曰王文不可而作視午其軍取其將字當屬下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司視之文蓋視恐未可改先疑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是也。午其

軍取其將若撥邊。午讀爲在邊也司視邊人職云朝事之邊其實黃鄭云鍵熟麥今河開以此麥種麥之邊之名曰鍵熟麥之說蓋鄭之說也。王念慈曰楊疏保固視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句保固也言境內之聚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守固曰王文不可而作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邊者午獨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國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邊也。俞樾曰王文不可而作視午其軍取其將字當屬下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司視之文蓋視恐未可改先疑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是也。

章音豐。盧文弨曰此本鄭康成周禮邊人注彼種字作種此往宋本元刻俱作種種二字古今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鄭義行曰午者種也彼來而此種之取其將若撥邊者熟麥曰鍵熟麥人往鍵熟麥也今謂之

楊注引今人鄭於義已足而於其引後又改其曰逢者爲逢且云幾鄭之說逢麥之牙孽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鄭書熟麥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字逢逢與音豐即可讀爲豐句書聲令管數盛豐庶故氏傳也讀之爲物至唐初故以字種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多旁作逢乃古文段值字楊疏本字爲說故失之。

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俞樾曰藥當讀爲藥說文尸部藥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投醫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非用正字耳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

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爲仇敵焉于情反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慎脩小事大焉

大國也。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在禮節將甚文珪壁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

每歲順焉順今亦不能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禮節將甚文珪壁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

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

容煩雅是也。荀子雅字多對韻則謂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煩雅是也荀雅字多對韻則謂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煩雅是也荀雅字多對韻則謂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煩雅是也

則忿之者不攻也。王引之曰忿之言作爲忿爲于僞反上文云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

能忿之而諫。既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爲不攻也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又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爲不攻也則國安

東維清其尾而北是列宿旁其旁也或曰蓋記百年日期國策云期要也顧養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

而治之或曰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特持其所有而已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重耳戶鳩之籛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

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

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鎔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獸十乘之重爲銖八兩爲鎔此謂以地賂強國害地必不多與故以鎔銖言

少獸一點反彥詩外傳作割國之覆垂以落之也。盧文昭曰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上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衡之則粟爲兩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

爲詔又用舊記舊行鄭注與說文六銖吳王引之曰入兩爲鎰用鄭氏舊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入兩爲鎰鎰

日鍾與鄭注八兩曰鎔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臺而無鎔錐之璫諸注曰六銖曰鎔八銖曰鍾（

此其言者。屬望與辭。下同。蓋謂此輩。一語不切。即已。大加錐。二。錐則錐。又以三。錐。錐此輩之少者也。此文及信行。皆以錐。錐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

王念孫曰韓詩外必至於資單國與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先謙案注雖

左堯而左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舜之是會使處女嬰寶珠。風寶

玉。舉於頸也。寶謂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見出要燒國。吾

三珠玉中可寶者
負真貢金而造曰山二鑿中鑿及二鑿
鑿古之鑿射者誦聖區同要讀爲板燒曲也腦腦中古攪反盧當

盧屋妾曰樂不月以負也
爲由與詹同言處女如倉射者之糧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謂

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弨曰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拿射人惟兩子有饒蒙目視語若盧句疑有訛

字供頃道曰達疑作達下當脫髮字部行曰達蒙疊韻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達蒙相傳也達字本作髮蒙目目即視也今本術視字辨見修務傳又賈子學學篇有目資視（今本將作資是視）風達聲相近蓋蒙聲相近淮南子之說蒙皆微視之視劉台拱曰君臣屋妾君親作若言治民端目若慮屋之妾也後書約言篇望之傳皆有蒼顯顯見注謂官府之給職役者所居為顯因呼為顯兄先讀案達蒙視王說是顯亞端口端說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是君臣屋妾則說是

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蓋讀為敏（說文繁字本作敏從系每聲而敏字亦從每聲敏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達蒙天問篇鳥聲轉廣雅作靈鳥富國篇敏是其例也）巧敏既假敏也臣道云云巧敏假敏取意乎上是也上文云達蒙說則要達蒙若富國安即則不足以持國安

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則得免而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王念孫曰日本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轉韓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

衛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也注失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

然後節奏齊於朝齊也也節奏禮之辭文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於民齊一

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遠也極遠來附也王念孫曰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為長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即日眾火炙炎赫也威強足以捶笞之先讀案宋台州本作應而強暴

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僂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僂短人長三尺者搏虎也故曰事強

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集解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術字耳。

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

最之最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矣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先說寒雨也字。謀書治要並作矣。

有之不如無之。

言不可無。

及其養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蓋謂時極之時。

曰正文及其益也。上元刻有也二字。宋本無。

齊湣宋獻是也。

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東門。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王心云。國之亡後其臣子各私為說故與。

此不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種語。故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任曲。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

主之所謹擇也。

所宜謹。

仁人之所務白也。

舉也。言舉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昭曰正文數目上元刻有故字。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下。仁者不為也。撫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撫讀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盧

文昭曰正文據元刻從木注作機然。落石貌。今從宋本。蔡老子遺經不款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落

明矣。都說行以機本作機此蓋為借機字。機者小石也。楊注機讀為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

之固。則非以落石訓落

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款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碌碌耳。

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舉皆也。所舉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

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

謂法也。穆王訓夏刑之類也。

主之所極然飾羣臣而首鄉之者。

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言率羣臣嚮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濟不義之意也。一日志記也。齊與之有義者。謂若大任也。郭氏行曰。極與至通。並同。極與至皆飲法之。意經與多通。賦篇云。出入

基極。反覆基極。皆以極為與也。此極然。然云云。五而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以役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給共也。見下及釋詁。言其所極然。則羣臣而首領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引之謂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總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總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如是則

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論者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郭台拱曰。此基亦訓極義。如星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藝明楊注。亦當為基。案齊亦

訓極。極信言。羣率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

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說能殺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隨乎天

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隨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之。先說案注以義。則本作以益。

據宋台州本正。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

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說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

然合一之說。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並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為相掩襲。未確。

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

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郭當為訓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銘空言。猶得不隨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說案部是郭之消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虞也。易

略例。大周謂之部。先都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白湯武是也。

湯以亳。武王以鄆。皆百里之地也。

考下維王。皆是鎮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

王也。

非有官故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謂者亦有德義也。然則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係理者。略有約義也。郭氏行曰。義訓提也。此義與義同。義會聚也。為注失之王念孫曰。義說

義。取信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謂者亦有德義也。然則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係理者。略有約義也。郭氏行曰。義訓提也。此義與義同。義會聚也。為注失之王念孫曰。義說

之(可)時亦(亦)見(見) 刑賞已(已)信(信) 天下(下)矣(矣) 臣下

曉然皆知其可(可)要也(要也) 要也此言其不可要也 政令已(已)陳(陳) 雖(雖)觀(觀)利(利)敗(敗)不(不)欺(欺)其(其)民(民) 原命三

日(日)之(之)信(信)不(不)違(違) 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民 如是(是)則(則)兵(兵)勁(勁)

城(城)固(固) 敵(敵)國(國)畏(畏)之(之) 國(國)一(一)基(基)明(明) 與(與)國(國)信(信)之(之) 基亦當為基也 郭濟齋曰基當

國(國)威(威)動(動)天(天)下(下) 五(五)伯(伯)是(是)也(也) 伯讀曰讀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 非(非)本(本)政(政)教(教)也(也) 雖有政教未

致(致)隆(隆)高(高)也(也) 致極也 不如義舜 非(非)綦(綦)文(文)理(理)也(也) 言其政雖 非(非)服(服)人(人)之(之)心(心)也(也) 未得天下之心如文

行(行)王(王)道(道)以(以)略(略)信(信)之(之) 行王道以略信之 鄉(鄉)方(方)略(略) 所向唯在方略 審(審)勞(勞)佚(佚) 審以佚待 謹(謹)畜(畜)積(積) 謹以畜積 脩(脩)戰(戰)備(備) 齟(齟)

然(然)上(上)下(下)相(相)信(信) 而(而)天(天)下(下)莫(莫)之(之)敢(敢)當(當) 為當相也 然上下 故(故)齊(齊)桓(桓)晉(晉)文(文) 楚(楚)莊(莊)吳(吳)闔(闔)

越(越)句(句)踐(踐) 是(是)皆(皆)僻(僻)陋(陋)之(之)國(國)也(也) 威(威)動(動)天(天)下(下) 疆(疆)殆(殆)中(中)國(國) 其國能 無(無)它(它)故(故)焉(焉) 略(略)信(信)也(也) 是(是)

所(所)謂(謂)信(信)立(立)而(而)霸(霸)也(也) 雖未能廣義略取信 挈(挈)國(國)以(以)呼(呼)功(功)利(利) 此為權謀者也 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

也(也) 不(不)務(務)張(張)其(其)義(義) 齊(齊)其(其)信(信) 唯(唯)利(利)之(之)求(求) 張謂先說案奉 內(內)則(則)不(不)憚(憚)詐(詐)其(其)民(民) 而(而)求(求)小(小)利(利)

焉(焉) 謂若梁伯好士功詐 外(外)則(則)不(不)憚(憚)詐(詐)其(其)與(與) 而(而)求(求)大(大)利(利)焉(焉) 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 內(內)不(不)脩(脩)正(正)

其(其)所(所)以(以)有(有) 然(然)常(常)欲(欲)人(人)之(之)有(有) 有土地貨財也 王念孫曰下文言啖啖然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

有(有)無(無)內(內)等(等)是(是)其(其)證(證)矣(矣) 又(又)案(案)不(不)下(下)疑(疑)亦(亦)同(同)下(下)文(文)當(當)有(有)好(好)字(字)蓋(蓋)上(上)衍(衍)下(下)虛(虛) 如(如)是(是)則(則)臣(臣)下(下)百(百)姓(姓)莫(莫)不(不)以(以)

詐(詐)心(心)待(待)其(其)上(上)矣(矣) 上(上)詐(詐)其(其)下(下) 下(下)詐(詐)其(其)上(上) 則(則)是(是)上(上)下(下)折(折)也(也) 折 如(如)是(是)則(則)敵(敵)國(國)輕(輕)之(之)

不(不)得(得)人(人)心(心) 與(與)國(國)疑(疑)之(之) 權(權)謀(謀)日(日)行(行) 而(而)國(國)不(不)免(免)危(危)削(削) 秦(秦)之(之)而(而)亡(亡) 其極者 齊(齊)閔(閔)辭(辭)公(公)是(是)

也。辭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辭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疆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

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縣縣不絕總引馳爲制制引馳之物結引謂繫客引馳馳驚於它國以權詐爲務也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辭公不修德政但使說

魏共攻秦至北足以敗燕。盧文昭曰此句楊氏無往脫耳秦史記六國表及田西足以誦秦。十六年與韓

三十六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據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

之時雖破敵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舉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後

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二者

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盧文昭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

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爲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權謀也。國

者天下之大器也。重在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

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司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險則不

塗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無之字虞王本亦無

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險則塞。不可不善爲擇道路而等達之義與慎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險則塞下文

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並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爲等達失之危塞則亡。所以爲之善擇。盧文昭曰之字元刻作王彼國錯

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韓土然後爲安一日條封疆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焘曰周禮辨封

殺問之辭非封焉之謂謂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治誰人之道。誰子之與也。也漢子曰秦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辭敵天下誰子之託能足焉也故道

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

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答辭也。宜皆與等。王引之曰。故書爲日上。文何法之。遺云云。是問。此文曰。遺王者之法。

云云。是答辭下文。而設問者之辭。皆有日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讀。秦見亦王。則亦讀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

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複。前語者丁寧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

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敵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昭曰。案敵田。趙子作國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即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却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字之形。諸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故與此義合。敵田。坦明非兩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憚與坦。而非變也。但改王改行。則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憚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王字也。厥焉合一之。鮑先說。案却說是。改王改行也。語襲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文昭曰。或說是古王字本作王與王。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

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銜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設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先讀案厥焉。爲安然也。說見僖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

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

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王。若素惡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

文王太公也。樂毅也。謂若楚

州侯右夏之比也。綦之而亡。宋魯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綦大而王。綦小

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

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

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先諒故曰。

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若大而不

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湯王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

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既錯之而人莫之能

誣也。謂置也。禮記曰。衡誠隱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

虛校作正。錯之虛文。昭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後

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虛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而誤。先諒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如。行日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

此之謂也。然則此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如日月之無不照。為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為禮則禮

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為逸詩。且詩意不能實。先諒案。或指篇辭口說。將將王氏念孫引

周禮。謂海內之集也。此為之則左。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為之謂也。文昭曰。正文不為下

幾當。民則為魯交。集也。此為之則左。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為之謂也。文昭曰。正文不為下

之三是六六六...
二句皆注不以爲是時詩教道行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無注家本其今本同蓋皆誤先師案此說是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也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看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

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臣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臣文昭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增同會然曰

活當作活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聞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恬然也恬然爲人面之德故詩何人斯篇有面面目毛傳曰曉姪也鄭箋曰恬然有面目是其義也恬無耳目猶言恬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姪因誤恬爲活得注即訓爲安然失之矣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

佚。臭與凡耳香亦謂之臭禮記曰國容臭指極也綦或爲是傳寫誤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

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

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則事。鄭懿行曰古辨字聲謂端

辨爲辨揚云辨分則事有讀爲又並非苟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昭曰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

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

國者。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治無者字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

中。得於治國之閭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

中樂並音洛急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錢

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閭君下羣書治要有者字

以上文明君者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

哉。

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在知其適。守其職也。若夫賁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賁日。讀曰也。續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金錯也。劉台拱曰。一日當作一日而委曲列之。無金錯也。

今日日。謂作內。辨與別古字通。展宜小牢。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士有別書。故書別作辨。鄭司農讀為別。歸子辨其等。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辨並作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聲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然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則列為別之。篇也。王逸注。韓隱云。賁。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日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

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傾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

論謂討論。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

夫人主之職也。詩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

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應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豈天之下名記舜禹。是其證。

日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記堯禹之主而言。非

從論人主也。且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

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

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

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屬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

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趙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

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時使然也。日有餘。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

天子請侯。盧文弨曰。賁王。金校。必自為之。本。作天下。謂天子。一曰。謂諸侯也。

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如是一則雖感獲不肯與天子易兢業

鳴後故諱也方言曰淮海之閒焉故曰淮海也如是一則雖感獲不肯與天子易兢業
謂之獲皆謂有罪為故諱者故曰諱男子入於秦楚戰業禮戰事業也。盧文昭曰案方

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故無諱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以是縣天下
下）所居曰勢所載曰業揚以勢為體勢失之（說見無權勢不得言與天子易體勢）

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為之者役

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

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尊爪牙之士施與此義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

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據方而

議以所領也總其所總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而體之也則天子共已而已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

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若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

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是百王之

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

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

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而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

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鄭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故百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給百里國故天下之賢士有德德者也其官職事業

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位猶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與。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此句法同。

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之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

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為廣，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偶當為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是，給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

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是，給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篇曰：論之言倫也。是給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是，給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

而安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單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字善涉下文王業而從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

有矣。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復復。王念孫曰：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樂書

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昭曰：嗚呼。君人者亦可

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頭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

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

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合拔曰：覺跌千里，言至于千里而後覺其金注，似非。非千里曰：覺舉當讀為較音，校

引鄭析子賢惠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類，亦覺跌之一語。則言此衢涂過舉頭步而覺跌，其義相近。言

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衛也。楊注

以不知為義，亦非。合拔曰：覺當為驚，玉篇引聲類曰：驚，驚也。廣雅釋詁：同。驚訓：誤正。與楊注：誤訓。金其義相近。言

此汝路過舉頭步而覺跌，乃至于千里，故可恐也。自誤誤為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涂過舉頭步，即覺其

跌至于千里，餘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于千里而後覺其金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乃字上屬

為句讀說。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衛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皆求當

皆求當。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衛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皆求當

皆求當。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衛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皆求當

皆求當。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衛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皆求當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惡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

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少賢士多惡民少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王念孫曰。尋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賢士多惡民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所兩者並行下。前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先說案上下一齊。又自釋之矣。楊以一齊令行誤。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案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惡民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

毫。武王以鄰。鄰與鄰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

齊謂無所開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韓書》厚字相似。傳寫易訛。說見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會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國書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說楊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本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

荀子集解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一四三

殷故望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

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

自省以謹於分不致逾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

民也虛文昭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親法以同用為言可見王公孫曰禮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術文

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記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

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

止矣先諱案以上文禮之當為共已各本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

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若夫賁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實日續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德於用器尺證反若夫賁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疑亦當作論蓋誤字為辭又誤字為平耳楊注非

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器在給備役者也器用器用也皆有等官言等蓋皆得其宜也挾讀為夾

是以用挾於萬物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故即周故君從周故曰先王

是禮之中徘徊周旋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見此注亦曰挾讀為挾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

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是也宮同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體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

禮記王制度量數制節注曰度大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輕重也數制節制也

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問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韓察大君子謂人君之尤著者魯聖人

之謂也崇極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言云彼周為足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

也故若人者立隆政以本朝而當是也政之隆也政也立丁通又故若人者立隆政以本朝而當

此等之生之非當由筆文生計也此失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為經者類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

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入君當為君人也。謝本

依盧校也。上有音守王字。孫曰下音字。傍上音字。而此呂錢本也。上音無者字。先說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

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

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尊者五伯。卑言功業早於王者伯諒為霸。齊桓公閭門之內。

縣樂奢泰游玩之脩。縣樂奢也。泰與汰同。玩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也。然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

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與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

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在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

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守多謂

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在賢恭已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

百事者也。事類則在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

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閑

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開讀爲開辟讀爲辟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除分徵

隱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本從違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體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孔形與化相似化誤爲孔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誠足意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違校作猶不及也

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在一相而委之是將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

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感說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

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飾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廢政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

用四者。元文昭曰用各本。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姓之譽

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先諫案襄王本無作修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

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

次之賞爵爲尙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橫然兼覆之養長

之如保赤子漢與魏司大水鏡也。先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

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王念孫曰秦天下之人百姓天下之人百姓字後人明如也下著單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歸度所以接

唐寬又云之所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
勞好其籍敘矣而忘其本務識兵籍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
義忠信墮國藩云今上不責義不敬義

夫衆庶百姓亦從而云俗不墮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

其義也又案下之八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僞放爲云塗之人百姓猶言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衆百姓也師衆也爾雅曰師人衆是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孫赤傳曰其

人謂軍之士衆史記鄒陽傳曰衡人者衆語也案書曰人無疆總注曰
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剝耳。一。鄭氏行曰。按。國語。作。出死斷亡而愉。此作不愉。故楊。三。

守氣但致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清靜故地理志關陽乃渾陽也準是而言不虛或不滄之形譌亦未可定儻者髮也其義自通先讀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慈諭爲儻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儻

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腹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

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侏儒優俳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

貧隘使民則羣勞苦。先諫秦羣書治要蔡作主是故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爲佞人

禮記曰君欲其信而愛若新等作賤之如也家。鄭康行曰彼僞嘗作信與相親注引新亭（今本無）作賤之如也家等字衍耳楊云僞嘗作信似不如依新亭作信為長近信形時亦相近 日欲

司聞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聞伺其開謀也。投藉也一作投藉之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

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于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

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王念慈曰下

則無下適字羽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禽民而威。禽上也使小人在上在下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邱

賦之類也。俞樾曰按告所論非時也文上三年公字傳往黨衛侯會公于葵何 是傷國之大災也。

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盧文

修正。信字是却。行曰案啖者讀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循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信信

字字也。王引之曰啖啖欲食也。說文啖啖欲食也。啖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楊云

啖啖并吞之貌。則讀為啖食之貌矣。先王若夫。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楊云

然字據上文。謂此王所元本正作啖。循正其所以有也。本傳政。啖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為欲食貌

義自可通。不必如王說。讀啖為政。三邪者在勾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

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

舊法。而好詐故。故事受也。三言日故亦詐也。晉語多務之故。以妄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

不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王引之曰。三言日故亦詐也。晉語多務之故。以妄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

子心術。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王引之曰。三言日故亦詐也。晉語多務之故。以妄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

若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

易其志。呂氏孝。故。人。皆。稱。其。去。巧。故。高。注。曰。巧。故。詐。也。惟。前。主。術。上。多。故。則

不。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王。引。之。曰。三。言。日。故。亦。詐。也。晉。語。多。務。之。故。以。妄。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

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

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

必將出辦。辦。通也。委曲使通於理也。鄭行曰。按。辦。古。字。守。先。讀。案。虞。王。本。作。辦。下。同。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

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節制。職分。宣。文。昭。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敬。與。貴。同。是。其。意。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疎。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發。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工將時斬伐。能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悞矣。時。斬。伐。即。唐。成。云。西。書。一。也。同。而。則。之。長。曰。質。律。曰。皆。今。之。券。也。左。氏。傳。曰。送。盾。爲。政。重。道。由。質。要。或。曰。質。正。也。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爲。然。後。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知。此。然。而。與。然。處。言。然。而。者。不。同。然。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助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通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

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商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竇誤作貨辨。見王制篇。

百工忠信而不撓。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

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集解卷八

荀子集解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晉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

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

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篇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備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

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

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

先謙案急位也說見僇效篇

急得其人。則身佚而

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

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

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

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

鄭玄行曰探籌則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盟議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強今有括門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鉤以分

財投策以分焉。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

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噉也。

宣文昭曰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習

出粟十五枚一勝大粟如五勝勝與升通用穀粟即律粟噴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虛京房作噴太元寶初一
旗黃燒于燔化在噴也皆訓噴此當作情實解穀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爲長
卽在也所以平斗斛者教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

於民。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昭曰宋本世遠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

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豐取乘是而後備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
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數與信相反信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
民無度與噴亦相反噴者齊也（說文噴齊也噴與噴通又說文噴齒相值也釋名曰噴噴也下齊盾噴然也又
日把噴也以本作之上平噴然也又曰丹噴也教使整噴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噴相反
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
刻加鄙字又謂噴爲噴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

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

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

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

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

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

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

之矣。盧文昭曰而勸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亡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

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

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爲作王念孫曰呂錢本誤作爲徐方既來此

之謂也

詰問爲人君曰以禮令也均信而不信詰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

而不流。。鄭行三詩字誤難詳八傳曰作事是此書事時爲待又詩爲請問爲人父曰寬惠

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鄭行三詩字誤難詳八傳曰作事是此書事時爲待又詩爲請問爲人兄曰慈愛

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齒而不苟。。元來作不憚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

致臨而有辨。。有則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詩字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

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行曰方

讀爲旁古字通用旁尊唐皇皆大也周浹皆通也皆書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

不羣。。讀詩不羣不疎之懸登讀方言發供戰栗也之重說見經義近聞大戴記會子立事請盧說皆失之貧

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本從盧校應作應盧文昭

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窮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並遇變態也備也（說見周易述聞並受其福下）言得遇甚事之變態而應之不變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

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

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說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

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

飾元刻作修飾案飾與飾古皆通用勸音奇然漢已來亦即作勸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說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諱於事也（淮南主術篇注詭道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近聞綱要其應變故

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

而不懈。。盧文昭曰待俗謂本作侍先諱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

案依上節說待上亦當爲事上

有類。宣文昭曰元刻作幾類而有義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行曰韓詩外傳四作幾類而有義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宣文昭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為原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樂也。樂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宣文昭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樂也下有民者水也句既言樂圓而水圓則常有民者水也句一曰錢本並有民者水也句一既以樂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一藝文類聚雜錄物部太平御覽物部二並引作君者樂也民者水也蓋圓則水圓方則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已用當有之字今依元刻民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王念孫曰元刻無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步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一說見韓詩無危削滅亡之字不危削滅亡也其說先誤案書治要有不字危削滅亡之情。與爭績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宣文昭曰元刻作是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伯校本與爭績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

也狂生狂之諺（臣道信亦云云）狂生（余曰狂生之諺字詩文士謂狂生草本妄生也使之在上上讀若
 皇狂說文注狂本從止聲說文得狂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竊謂狂生
 生義可揭故注曰狂亂其音使主狂也宋
 得其義韓詩外傳作狂生狂亦生之誤字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宣文曰以骨理也臣竊謂本注
 註校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
 結毗聖暴樂也大雅桑柔採采其刺傳劉暴暴而希也箋及已持采之時則葉暴暴而鳴暴暴同字
 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疑日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慮失校今正餘詳攷證 故人主
 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
 莫若求其人 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舊曰在本朝則美政
 作美國則安而不切矣先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平乎今之世而

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

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

以。王念慈曰。案三字而用之。是其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字是二字。對上文。文公與民而耳。莫說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復矣。于是獨好。將爲之。當作是。字。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爲之者。窮。而是。字。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鈔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

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仿者。字。此句。或。無。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

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

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

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昭曰。今人詩致與元刻同。宋本作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稱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實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

體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

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先謙案。班。治。曰。辨。羣。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爲。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

善顯設人者也。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

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訓。猶大之。以。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蒙。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說。有。大。說。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韓。用。也。顯。設。人。益。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韓。兵。馬。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說。與。韓。同。義。訓。用。故。設。亦。是。訓。爲。用。矣。施。義。詳。臣。道。篇。

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

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

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

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

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

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說。文。道。專。也。言。得。專。主。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

也。論德而定次。先謙案。論。當。爲。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豈。涉。下。而。其。上。字。而。衍。樂。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

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珮琕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

至於庶人也。莫不聘其能。傳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

。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闕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

能而後敢安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諒書曼字或作暴與察字略相似故慢誤為探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闇如是則臣下百吏至

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

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

。盧文昭曰四服宋本作四支

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

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

。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

簡云莫徑由道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

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

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不肖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與片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

隱改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

。先謙案書治要奸作奸下同

雖欲成功

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

者之孽也

。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誑奸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論兵篇曰百姓莫不教惡莫不

相為災害也四十十年左傳註利生害也生曰孽故害也

公正之士衆人之誑也

。先謙案王

循乎道之人奸邪之

賊也。盧文弼曰元武王時之人士與好安之也。公王之士對文則持下不當有字。蒙書治
修與行邪。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
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錄案。彊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
爲惡與。義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
之以等。猶言限
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
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
觀其能無流怡也。盧文弼曰。流怡。疑即
流淫。元刻作陷。無就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

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先錄案。廣雅釋詁。詘
枉也。言白黑分明
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

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
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

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弼曰。魯取。下俗開本有及字。王
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臣錢
本並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開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遠
則速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
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肅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善馭門矣。欲得善
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載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
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遠。追遠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韋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
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

無及字并無逐字。傳敘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懸貴爵而無及遠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肅篇誤加及遠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遠字，則其之未盡者耳。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本字無發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為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獨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此作州者，或形詩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墮矣。盧文昭曰：國當作國，與韓詩外傳作國同。韓詩外傳作國，按國當作國。依韓詩外傳四作國，說文謂無前也。蓋字文誤與國形近而誤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子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

是子而用之。盧文昭曰：是子宋本誤作子。是子長也。貴道果立，貴名果明。《荀子》曰：明經當作白。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通言白。皆其意也。《荀子》又曰：一朝而白，楊注曰：白，銀也。此兼制天下，立七十

管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非外儲說左下：有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

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

先說蔡呂覽圖。道，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

閭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

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闕差者矣。先說案：易，遠難易者，使傾注易，易也。弛，易

弛，言弛也。言不正曰。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

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王念孫曰：有中字，案曰：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其狹其所不及者，皆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闕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說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從宋本增。

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

門戶，牖鑿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昭曰：便嬖，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

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盧文昭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說案：便嬖，與近習也。拘，善用便嬖，不作邪佞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

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

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

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為恭恭禮士衰

書楊雄傳憂機機以為恭只感傳恩君令履恭恭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為喻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

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昭曰填即鎮字元刻作鎮 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

親也。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 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

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還說為

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萬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 成相篇比同還主黨與並還主謂營其私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

環主國私為務是也又齊風還請子之還今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 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

曰古者君之於臣也自環者謂之私 私人本件人見下。說文人字解引作自營為人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

以環其私韓子人主謂曰營途之臣 然而應薄并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傳二十

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

傳薄之何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偏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

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昭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 愿慤拘錄。盧文昭曰樂羣書作詞錄注謂與拘同音據此文然

義長計數纖查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 脩飭端正。盧文昭曰元 會法

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昭曰 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受

輦。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諫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諫案此道由此道也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先諫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臨國也與此同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先諫案王讀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豈日之誤。慮與臣下爭小察而慕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集解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先曉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

者。

解。下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音說或

作佞。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以佞媚為容態。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帥公

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謂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王念孫曰。

揚說。蓋任環繞為營。營或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篇人謂曰。煩以事而志不營。又曰。時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密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推諉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營域之為環。環營使之為環。衡餘見的不遺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皆是也。楊注還。還也。讀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遺秩上。

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

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

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虛文

昭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

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

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

從宋本都說。行曰。刑與型同。據范之為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證形也。民信影也。如影隨形。不

營傳也。影響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先諫。宋本

州本影作景。

應卒遇變。齊給如響。

齊。疾也。給。供也。應卒遇變之疾。應如響之給。夫卒變人所推類接響。

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響聲。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應不待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

度法。後言曲成。曲成無弊。由曲成而行之。上達者無有不達之理也。余按曲成。注未得。漢書之類。接其響聲。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應不待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

度法。後言曲成。曲成無弊。由曲成而行之。上達者無有不達之理也。余按曲成。注未得。漢書之類。接其響聲。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應不待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

作樂是古三教典義達寸寸大道理曰土事小等項之接上意也其理之勝於比下接上之義生計家理會說皆上意也與守說見行教符

用篡臣者危。用慝臣者亡。慝臣三月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

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

之州侯楚襄王侯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羣從鄢陵君與壽陵君戲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養侯方受令乎秦王璵璠塞之內而殺已乎鵲臺之畔譙子曰州侯相也

竇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
 謂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
 皆變態候壻之
 臣儀或作燕
 韓之張去疾
 蓋張良之
 祖張良

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帥路於宣太后。盧文弨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訛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參攷長傳補正

趙

之奉陽後韓獻秦說意侯肅侯之弟孝陽君爲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韓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攻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激讓處於前之日久矣雖然秦國君妬大

齊之孟嘗。

可謂篡臣也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犯晉文公之舅狐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孫叔敖楚之令尹可謂功臣

矣。願之飭。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從命而剛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剛君謂之諂。逆命而剛君謂之直。逆命而不剛君謂之諛。逆命而

不利君謂之篡。不帥君之榮辱。不帥國之威否。偷合苟容。以持衆養交。而

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吾交壤之人不許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

君有過毛書此所至爲目也王念孫曰後說足持養交之非

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

則去。謂之諫。

文昭曰父兄宋本
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

能比知同力。

也。合也。知
讀焉智

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擣君

鹽其亮。以擢與同屈也。廬文
昭曰。據宋本作橋。卷內同。先謙案。

羣書治要作矯

君雖不

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事見平
原君傳

有能

能抗君之命竊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

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拔若也。義方曰：左，黨錮至，賢釋其仇，拔若爲強強，所以轉正弓弩者也。或讀爲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

兵存難還。又軍不救達之事。後燕秦而存達夫。言車指。使今達有。其。安。故曰。安國之危。淪吾之辱也。盧文弨曰。注或誤爲喘。本嘖作。飢訛。案說文嘖達也。今改正。

故讀爭輔拂之

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

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而閩主

惑君以爲已賊也。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

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人。尹諫太用
箕子諫紂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

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

○盧文弨曰於趙於竊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曰從道

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諫爭輔

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先諒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

瓜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故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非徒誇文引可再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瓜牙之士用楊訓施爲屋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行。

矣。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先說案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

來也。先
注非

閩士妬賢畏能而滅其

功。故曰。罰其忠。賞其戰。夫是之謂至闇。安其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難從。無諂爭。中言可上可不若也事。中君者。有諂爭。無諂諛。公言也諂諛則違其

也。事暴君者。有補創。無撓拂。撓拂也撓也拂也撓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害之名故不撓也撓者拂也盧文昭曰撓讀為撓前注是也此言備讓王引之曰撓分撓與撓為二義非也撓此撓爭諂諛撓前撓後皆用字

同義撓前謂撓其詞也創者達也韓子難言曰信仲舍創實實無善然撓前撓後皆用字創創達也撓亦用字同義撓注以創為撓與撓注同呂氏春秋行論書曰莊王方創秋燕築日身自創甲札妻自創甲洗蓋古者謂撓為創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王念孫曰撓讀為諱諱其惡與隱其惡同意曲撓注曰諱辟也撓與避同獨衣注曰撓辟也諱違皆從事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類墨子非命篇撓不可請而撓不可諱諱與違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恭為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殿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為足句兼取體此之謂也。遠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

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盧文昭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等語魏禮記曰和而不流魏禮記曰和而不流魏禮記曰和而不流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魏禮記曰和而不流魏禮記曰和而不流是案曰

是謂與治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孽猶委關於律官注曰關猶入也入亦若取僕馬。僕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緩之

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違也若食餒人。使飢渴然至道如饑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

之不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都韓行曰機馬未調也赤子難堪也饑人毋遠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開內之事豈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避過其邪惑之機開庶令回心易行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指

其妙全在於因愛遷善怒其因之之機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而辨

其改。其改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改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

也而除其怒。怒惡之人因君怒惡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喜怒之機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

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言伊訓也。盧文昭曰案此逸書也鄭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

順者不忠者也忘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

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遺誤耳為或為道。盧文昭曰故無德元初作故德初行曰疾者

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敬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

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逮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操凶變不能善處功名之險者

當為善字之誤也。競書善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苦皆承上

文言之先說案鄭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

也。德報之事報治也德報治也化也言國賊者未嘗謂王之東夷民之也。俞樾曰韓詩外傳復作復德從之以德

也。韓詩外傳復作復德從之以德

也。韓詩外傳復作復德從之以德

也。韓詩外傳復作復德從之以德

公不三言一楊氏不知其與周禮相合復得此謂以忠名之事報自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忠謂君而補之次忠也謂三教其要也。公之言行曰忠之謂。詩於傳作韓之亦然。然則長篇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吾有忠也。害野之

名故焉。不血君之榮辱。不血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樂毅爲天子富有天下

其左師觸龍者諛說不正此云紂未知說是。先諫案觸龍篇欲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紂諛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

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諫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

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馮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

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稱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蓋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義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實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均慤不傷

審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務不能不以忠信以為實。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以端審自處人之不肖。雖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實體也。

宋台州本改正。禮義以為文。用為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而待物者也。先謙案注

而一可以為法則。禮與勸學篇同。謂微言也。體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正文及注作禮是。禮之辭字。說文。禮。禮字。矣。據注

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湯所見本。食作禮不作禮也。詩曰。不僧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則少不為人法則矣。之謂言不僧不賊。則少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

而無鬪怒。王念孫曰。樂利當為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

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而無鬪怒而言。因和字。謂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是利以百

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難。害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梁也。禍亂之從

聲。音。禍亂。禍。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聞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

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諒爭君然後能拿。逞。辰。君然後立功。出身死。職。不義。

不為私事而至於忠。至公。信陵君諒也。王諸。教。遠。不。從。從。君。命。破。秦。而。歸。國。以。安。故。利。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事。者。

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其也。而湯武。聖。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功。參。天。地。澤。被。生

民。夫是之謂通權。涼之平。湯武是也。通而通情。出。其。情。以。為。通。也。而。和。而。無。經。也。

不卽是非。不論曲直。念今有客。迷亂狂生。此說其君佞生狂也。先誠案注是聖之循守詩見君道體夫

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

武取天下權險之
平爲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文帝紀引歐陽修曰廣按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過一時而竝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先論案重明益書嘉典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

妬賢雅讀曰妬。王念孫曰楊誤分還忌爲二義且下文言蔽則隱忌非雅蔽也隱忌卽忌諱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思唯其意忌是以蔽蔽秦蒼曰人之有技冒疾以要位

均斯合歸注讀爲熹射義聖經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葦動左傳
費公子欣時公半作喜時葦子性惡筭計詭隨即駢隨皆然也

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

謂選語也不官謂無主官也
術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
聞聽而明譽之
事不爲隱蔽如此則姦人不
敢獻其謀也
定其當

荀子集解 卷九 致士篇第十四

致士行也。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字事其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詩》出字或省作士。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大略。竊歎出下。高注惟南說林篇曰：營（丁浪反）猶實也。言定其營實之資而營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又說事爲行。歸轉以求其指。說矣。先謙案王說是。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怨莫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怨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明通謂明白通達也。遠方起並起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余竊曰：盡忠於上而日上盡甚焉。不說盡當說爲進。列子天網篇：進子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費也。作費音皆同耳。古字聲近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盡矣。爾雅釋詁：盡也。盡從盡聲。則盡亦進也。會盡猶言上進也。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怨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假借之義未盡得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盧文昭曰：下似當刪今從之。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

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按：讀爲及能以禮挾治者。則貴名明自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昭曰：貴名自王就讀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說。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自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自王就讀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說。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自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自王就讀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說。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自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自王就讀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說。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自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自王就讀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說。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多容廣納也

然後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政之崇高在諱以中和察斷丁亂反。王念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

以隆興始移是隆興中也楊以隆爲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
論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驥儻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其是爲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教而殺謂

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
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詒賞也
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卽行

之當去我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諱曰我未
有罪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244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揔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

也

禮者節之準也。

之差等也

程以立數禮以定倫

則可以

立二之數有禮具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
任之官若茲典崇伯與共稽之比也
凡節奏欲

任之官若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

凡節奏欲

陵而生民欲寬
鐘美謂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陵字之義及下
節表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鍾美謂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陵字之義及下
節表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鍾美謂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陵字之義及下

節矣則欲峻不拙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陵字之義及下

遠而見其於禮義無差也陵墓盡察陵雖與寬饒亦相反蓋奏陵雖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爲侵陵誤）

謝安嘗與客談及陵謹奏陵謹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爲侵陵誤

節秦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文生民寔而安也錄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險越也生民以田畜言欲其寬

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士則士

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餘奏

言節奏

上文下安功名之禮也不可此加

上文下安功名之種也不可以加

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禮記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者

艾而信。可以爲師。

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

爲師。
誦說不自陵突。僣犯言行其

所學。先謙寒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下知微而益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以爲非夫子之言是也。

以爲師知穆之善而能諫諍
諸盧困反。郝懿行曰

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

習不與焉水深而回國就船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

則糞本

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本本之意愈熾曰樹落

嘗有其事此以上句增一字其意不
 子篤人有難大赦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史記樂布傳與楚則僕役

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證案俞說是今從宋本

於已也 謂曰無言不悔

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及人。則益則害及吾子。吾不幸而遇

背無益與其害。下。吉則至。○靈文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持以立氏春

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荀子集解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
趙使齋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

有矣僕欲將志武王德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楚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問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

皇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羣心未去望聖
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聽武君言爲秦孽不可以爲聖秦之將趨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

向敘云孫至孝與孫臏鬻兵趙孝成王前若武君即孫臏也今秦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三代相傳疑臏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弨曰秦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

而此蓋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諸內微子開封於宋注並明注更竊楚策作
更竊又其故創篇也竊無其字此注隱故字今增又按創未息作故創篇未息今從聲韻篇字
王曰請閱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反孤虛之類也。先謀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依澤之勢也。

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

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

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案無

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
臨哉晉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威利也乘勢
所

行省變作也。奇計。盧文昭曰所善用兵者。感忽忽聞皆謂

行者終言立行新章三作所上
 三月其者感忽魚聞其知其所從立倏忽之間也

[illegible]

其身之名如下包不啻又云感念之引作感念是也新聲又作壹忽義亦同注立字舊將今指孫
 行曰寒感讀如振振按古今字也感忽搖疾之意信關神祕之高兵貴神速如處女陰柔之心也
 孫吳用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勳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

謂上下不相覆蓋尊序作落單。郝懿行曰路單新序作落單蓋難落單之意楊注非王念孫曰路單猶巖巖也上不恤民則民皆巖巖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得然有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

病也大雅板墜下民辛瘁毛傳云瘁疾也病亦謂羸瘵也續衣引詩下民瘼瘼文選作瘼瘼瘼瘼並通秦策士
民瘼瘼於內高注云瘼瘼也路南與路南亦同義新亭雜事篇作落瘼墨子外篇云路世之政事之敗莫言路

卦曰渙者離也離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散堅則渙然澤耳是渙爲離說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渙字

指堯佛。撓撓也以指撓。言必苦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焉故二入上下。

事已。告手簪之。干頂目。而覆習復也。乍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

先設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且什人之用十里之國其將有百里之聽目也言遠人自爲其耳目目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目也言

聽必將聰明警戒傳而一一如一世言和衆如一也。先諫案傳爲掃字之誤說見儒效篇

詩曰。千工載發。有虔。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與制置道謂是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楊以道爲論說教

率與帥同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

事耳所急教化也途廣誦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謀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未事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未事也揚注誤

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

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弱之本也。上足卽則下可用也。上不卽則下不可用也。卽吉卽字不卽不足卽也。下託上曰卽。宜向反能教且化。

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仰。盧文弼曰以往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仰足字先譌。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往本之舊。

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

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義重難其衆不使素餐也。節定義也。君能達禮驗功則強上戰功。定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

士者弱。士賢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言。民齊

者強。民不齊者弱。

齊謂同力。謝本從盧校作不齊者弱。王念孫曰。案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核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宋藝本同。

見先謙案王說是
今依元刻增民字
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趨易其賞則弱也
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重則威

民可畏則強不當罪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則強也。盧文昭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

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樁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廣。樁，重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

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見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人以勇力擊。

新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八。

日，鎰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勝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了，則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

宣文昭曰世不正故本字與後世相去無幾也
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知以上所謂也
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

周也此中說者等力數年而衰亦未可奪其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復

既多則稱寡矣秦人其生民也陋陋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陋陋其地險固也烈

則則人皆致死也盧文昭曰陋陋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陋陋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諸云

生民則致貧諸意正同注以陋陋謂秦地險固非也下文隱之以隱亦非地險王念孫曰楊注隱刑法志注而

謀劫之以執謂以威劫劫隱之以以隱謂隱蔽以陰隱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隱蔽隱其民於隱

也劫之以執承上語烈言隱之以以隱承上執言其民本無生計中也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陰隱自隱

又甚迫處之使迫於戰以戰賞也下文隱而用之正申此義丑之以慶賞與之慶慶使習以爲常丑

反九餽之以刑罰餽饋也不勝則以刑罰餽饋之莊子風謂蛇曰餽我亦勝我音秋或作醴七使天

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闢無由也闢千星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

本同蓋隱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隱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言爲職而立功者衆也

用義與此同楊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後得五是最爲衆疆

謂守險非也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有根本不數一時之利故能衆險長久也

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獨秦魯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

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淮云以魏獨秦魯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

並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未二句當

上文云以桀許堯譬之若以荆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撓沸也先說秦下文明言招近募遠隆

詐命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倉代張云云則此有這之者二句專謂傷武之仁義無敵據注義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庸徒

鬻賈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慕節之理也。千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賈其力作無異未有愛其仁義也作起也

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逾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

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也。此以國謂摘械之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向功利

文昭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兼今據正文改正

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停真誤耳招延謂引致之功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

法未為理也或曰漸侵廣也謂其費武備可謂樂心外中心未兌服顧子康切。愈越曰揚云近當為延是也招

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等乃其字之誤蓋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揚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

者非是先講察漸詐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詐齊

學不可以當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言譬喻也非天下之愚人莫

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

莫不趨使。遂其元惡其餘孽淳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麾虛依實國語改摠為揖案揖與

本皆作揖本摠作揖虛因改為揖誤先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

本故兵大齊經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明有注際去耳王念孫曰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盧文弨曰宋

國得注治或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李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者則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

向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倉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倉敵也代倉

代張代存代

代張代存代

代張代存代

之在國。秦之衝也。燕之變也。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

楚王曾為楚威王使秦。將兵而西。至涇池。方三百里。地曰涇池。千里有兵。威定。是故
韓會秦。秦楚巴黔中郡。建寧不遠。因遠以其衆。至涇池。秦楚其俗焉。故秦舉孝公臣封。而商君者也。其後。未
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雖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也。盧文照曰。相若。元刻作相若。注

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錄案。相若。言相長也。廣雅。未及和齊也。穀子之術。未能及。拑契
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也。穀子之術。未能及。拑契

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與詐。為舉。舉持也。拑契。言拑也。司詐。為
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

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錄案。當理而行。故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

必也。成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嘗。謂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無功也。盧文照曰。

從元刻。改正先錄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出故下云。有成功如幸文。義甚明。揚虛說非。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處舍收誠。欲周以固。處舍。當望也。收。滿財物也。周。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安重而不為輕舉動。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窺敵欲潛。隱入之也。伍。參。論

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當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

之。以實。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伍之以合。參伍。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

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大也。無欲將而惡廢。先錄案。無以所欲而

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人出

戰而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謂不吝費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

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

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

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懼也慎終如始。終始如

一。夫是之謂大古。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遠逐也言曰不怠于五步六步乃止

齊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敬謀無橫無橫言不敢須臾不敬也橫與曠同敬事無橫。敬吏無橫。敬眾

無橫。敬敵無橫。夫是之謂五無橫。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

無橫。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

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獵同凡誅

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因俘也格與奔同凡誅

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以賊之扞賊也

故順刃者生。逆刃者死。命者貢。貢謂相刃者貢謂取命者貢也故微子開封

說苑口談贊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佐助
而能者則親不正此王對王嘗是常法與又

殷之服民所以養

生之者也無異周人。先說秦服民當作民服此義生耳當封而封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其民故殷民服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

者竭蹶而趨之竭蹶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長師詩曰。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

不上下相喜則慶之
其民若屠者然

不泄軍不泄軍 襲敵之不備襲敵之不備 不匿衆不匿衆 師不越時不越時 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

陳慶問係卽子曰先生義云常以一二義爲本陳壽荀卽弟子言先生之一二首受

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

也。非謂愛人。猶望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

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

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

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往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旒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

湯伐有夏。文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

全德王故以文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王念孫曰：其善，謂本也。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讀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通於袁，袁，通於州，文注石，開錄往太平後，覽兵師五十三引此，並作義。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陳奐曰：儀，未成，正星，四句今也。之也，義即義也。故尸鳩，皆謂為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文意於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問孫卿弟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

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舉而已，謂若劫之以威，隨之以恩，輕之以貨，圖之以刑，圖之此。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

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後以不便人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德之便也。吾以大德人為便也。

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

軍，將率未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諸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蓋文昭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先訓案凡在下作一句，前不改，實為君，蓋自可通，應改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與作總，林曰：讀如應，當應改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而無軋則應之意，經緯也。

先禮反張嬰日軋，軋，軋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謂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

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

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已脩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

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陰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總，要也。陰陽，謂陰陽也。先王

禮者，治辨之極也，陰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總，要也。陰陽，謂陰陽也。先王

故

以兵甲犀角二戟輕鎧入。鎧盾革二戟犀兕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犛如金石與

地名。南陽徐廣曰：大甲曰鉅，鉅與鉅同。牙也。方言云：巨，而西歸之牙。吳棣之問語之。鉅言於世也。然爲牙，涉如鑿，蓋言其中人之涉毒也。鑿音啗。宣文昭曰：案今方言云：牙，吳揚、江淮南楚五綱之

右未詳所在。漢地理志：郡有垂釣。豈垂釣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雎而去。昧與蔑同。盧文弨曰：垂釣，史記作垂釣。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垂釣

荀子集解 卷十 讀兵篇第十五

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難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擊若彼不

祥敦厚也毒害也學謂秋學殺除之也。盧文弼曰方言諱治所疾也宋參凡相惡謂之諱治此數言與諱同

王。按曰得說敦惡惡禮禮同又云或曰敦誠為頓頓因頓也皆非也說文敦怒也廣雅敦怒也唐詩阿不

敦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敦法言重聚情楚敦策策而自屈其力幸注敦惡也敦敦敦與敦

同本篇敦惡與敦擊對文禮禮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制為厚亦不得說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

言詩出所疾也。韓郭音之誤反。宋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

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慙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

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王金鑑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韓書循循二字傳寫往往誤同說見管

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

順。君道謂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與循古同義而通用

也。大射儀順左右順今文順為循莊子天下篇已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達現白虎通義引此循

作順像上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

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

樂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之也。王金鑑曰持養二字

道舊云俞舍荀容以持養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養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養養者養交皆

以持養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養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餘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

亦養也。今本持養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樂辱篇云以相養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

有以食飢渴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

侯伯盡持養吾意亦皆以持養對文。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雖離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盧文弼曰雖離猶

也。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

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頤也。辟辭爲僻。先謙案旁辟陰便辟旁便變聲字。矜糾收繯之屬爲之化而

調。尹謂今次糾綱好發攝人遇者也收謂結美者也德謂德緣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剛也
 鄭說行曰收者抑也德者繞也此則謂君臣糾案拘牽繞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往說收德非是王念孫曰
 案廣雅雅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緩往曰糾收也（糾收並從耳聲而義亦相同）說文
 糾繩三合也今人證謂糾繩爲收紐）楚辭九章注曰糾辰也德謂德辰也鄉飲酒禮注曰德猶診也孟子告子
 書注曰診辰也雅糾收德皆急厚之意故與調和相反（舉得勇力）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化也者皆
 以應相反旁時由私與公相反雅糾收德與調相反）楊說皆失之
 也。一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允允塞徐方其來盧文昭曰
 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隱之耳宋本作王猶

極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本盧文照也。九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先刻君道信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諸韻字詩皆作猷說文有猷無猷作猷者爲變今詩以猷爲徐若字猷爲猷或字非也君道信作猷者亦誤變耳（宋鑑作王猷）徐方既來呂錢本並如是於君道信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文照亦非先說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
 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
 徐治其道塗也。因其民。

莫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也。莫取其處皆安。言不終廢也。先諫案其亦因也。攝云。莫取其處非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

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爲愈下同非貴

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爲我執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

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節之粟以食之。地城曰節。掌節主倉粟之官。節匹孝反。王引之曰。掌節爲粟。古虛字也。發。發也。有困窮。楊彼注云。國曰國。方曰腹。彼言困窮。猶此言粟。節。掌節皆所以謀粟。故云發。掌節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節之粟。則義不可通。然書掌或作擊。與粟略相似。故諸書粟字尤譌。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立也。良。良之有司。可以接之。接之。接其時去也。已暮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已也。過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暮化故也。王引之曰。暮者。周也。之。暮已暮三年。魯云已極三年也。楊注非。食。楊注迂曲。荀子書多用暮字作窮極之義。此暮字蓋亦暮字。此文之語。正論篇期與味注日期當爲暮得之矣。先說案會說是。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弁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盧文

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弁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

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

不能弁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弁之矣。得之則凝。兼弁

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弁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亳。薄與亳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

世者之事實矣

荀子集解

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家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意，子發楚令

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挾吳女，右抱蔡姬，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昭曰：案楚策左挾蔡姬，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釋欽。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論之宣王郊迎，人聞訓又言楚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蔡侯之諱以爲楚靈王，然諱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爲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已之功也。

舍屬一三子而治其地。

發名屬諸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爲諸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從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誠教

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能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

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

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誠教也。凡

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

讖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固陋也。其致命辭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

夫尚

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

言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

善善惡惡之應也。

彼彼賞罰也。言彼實罰者乃先王之德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

治必由之。古今一也。

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

享，猶也。謂受其惠也。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

晉謂皆秦庶長不更之。謂官人羣吏也。庶人土卒也。秩，祿也。皆謂慶食也。

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

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與功之臣，恥受賞之屬。

人皆受賞，子發獨恥是，故與功

之臣雖其志受無慘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王有寵錫，則子孫其功族黨，道則戰戰兢兢，後世之臣雖其志受無慘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世榮其恥，今子孫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功而後世亦即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昭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

盧文昭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顯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蓋本有七字，宋臣夏竦本有疑楊注所見與蓋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蓋本未必是之類也。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

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

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遠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

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宜有之矣。竄讀爲讀本亦或作道或曰置說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毆讀爲取之也，或作誣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

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國內皆化之也。

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執。先論案以字疑衍。則女

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縣繫之也。大燕饒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饒饒也，藉也如纒踰於後莊

子鳳謂蛇曰爾我必勝我本亦作勝吾後也勁魏鉤吾左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知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

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庇俞樾曰乃疑又字之誤上曰云巨楚縣吾前故此

云楚人則又有襄賁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乃二國之謀上止有楚燕趙三國若依

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先錄案言一國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二國

若假城然耳

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二與三字偶疑三誤二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揚氏不能星

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錄案議兵篇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矯起楚分而為三

四史記趙書引作四參參三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

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為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為四三與議兵篇楚分

而為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揚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儲亡問以為何如也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

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易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兩者

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揚云明以為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勝人

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

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桀紂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揚注本作執位國籍之所在也（禮經

謂天下之國籍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國籍之所在也）今本位作謂國籍則義不可通又案揚以籍為國籍非位

籍亦位也傳故舊曰周公展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士地之大封內千里人

之衆數以億萬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倏然高舉之貌舉反然

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是無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曰

是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好也人之所惡

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

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

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

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

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

無益故曰非
衆之力也

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當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修。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

不循正其所以有咎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誼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奸佞突盜而言荀子
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備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譏秦王說是信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

即平政王蕭蒼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即陸正與此一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嘗爲樗枰之檯或曰當爲筌蹄

匿其情與覬黨與之國也。先議案陶証義具榮辱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

弃己之所安疆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

損壞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衆地也。

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

而啞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啞與聾同經益也救經而引其足益愈急也。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

遠爲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

利也。莫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秦百狸首射侯，不啻彊弩。趙發平城，鉅衝不若堙內伏櫟，或作鉅衝，蓋言可以距石矣。」盧文照曰：「秦所引韓子見八說。」蘇文登降周旋不遠，日中秦百狸首。

射侯不當強弩過發平城陘衝不若堙穴伏鑿所云日中秦百即荀卿讀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秦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藥篆互異疑此篆字是與讀協若不用讀則疑是藥字與驕同吹火

章竈也管子按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

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

文不 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効頸也。効當爲劍。王念孫曰案說文効或作效呂氏春秋死索隨効音亡粉反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効爲劍而刪去其音矣是効字

合義籍石階効頭乎王庭効頭即劍頭也効劍皆從勿聲故効又讀爲劍史記循吏傳石奢（即石奢）自効而死索隨効音亡粉反（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効爲劍而刪去其音矣）是効字頗改効爲劍也 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版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佐後漢書董卓傳

李魯注劉孝標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先謙案虞王本作价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疆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

序李斯開孫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恐行日疆力之術雖進終止枚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客李斯之問爲秦發也威彊乎

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謂謂然謂思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軌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湯武

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諒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

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

字謂自辟遠也。視可司聞。案欲劍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劍亦斬也。盧文弨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聞隙

也大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劍劍起屬（正義弁急也）是劍劍爲起屬之

利也亦 然則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使使讐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趙括趙秦城十五年與

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乎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錄案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言秦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爲其字

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其內今

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少陵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漢文昭曰銀音與先隸案少陵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

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

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昭曰慮音盧先隸案地

縣即臨慮矣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爲國。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圍津

爲國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樓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

松柏之塞。或曰荅營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槐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負

西海而固常山。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也是地偏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先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軋已也。盧文昭曰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盧文昭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

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上文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爲文是於湯武言威

疆殆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據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

是地偏天下也句下試以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韓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偏天下也此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

舉一以包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威陽使聽威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

之結置也謂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

傳云聖人兼愛萬物而中縣使焉是以最異不復相敵皆縣使達言王制蓋云名譽未足以勝天下也王霸傳云以是勝天下下一四海正始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勝天下之權經也又云聖王沒有敵者謂不足以勝天下所前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為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苟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經是勝天下正用苟書縣天下義其殆無偏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備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

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明親之謂也

為積也大敦音胡胡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

時日既優則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涇然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蓋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

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蓋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

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王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僅存之國

危而後戚之感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

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謂者其益明箸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

以其可以時託也下文云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記

日顯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託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王念孫曰玩陽注則正文不可勝下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

當有數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嘗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託也一例詩大雅烝民功名反是之篇輪輕也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引之以明積微至箸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

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順。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俞越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於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誠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則節爲適則與調安相近。揚注非是。節則上安而下調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爲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也。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荀連子謂田

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糞者。至之假借。緣變作拚。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也。按揚注引荀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揚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白又扞乎芻。則目不見疏矢。扞也。扞蔽於胸。謂見刺也。灑白刃之甚。不暇愛疏矢也。王念孫曰案扞蔽非刺之義。扞蔽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胸。則不暇顧疏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問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辭十指而數言也。按或作校或作枝。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非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養與養同。言非不以郊草疏矢十指爲務。痛養緩急有所先後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它事也。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出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天不能食。』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

天不能禍。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道為循字之誤也。』（《說文》：『循，道也。』）（《說文》：『循，道也。』）（《說文》：『循，道也。』）

如四時之不實，史記宋世家二：『衍實並以實為貳字。』本作為又作，實說見管子勢篇又作，應作匿說見後，匿則大

惑下。貳，金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

本猶作倍，實為貳則非其旨矣。易不知其為實之誤，又見下文曰：『倍道妄行，途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

而非常句之旨。尋書治要作循道而不貳，足正揚本之誤。又復前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衰也。貳亦當為實，實

金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實，實之則衰也。』（《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說文》：『實，見上注。』）

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閒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

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會不措

意則復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指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

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顧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人意斯惑矣列星隨

旋。日月遞炤。西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讀校相隨同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

博施謂廣博施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

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嘗焉夫是之謂天功說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立已上故語天所宜立之事已下
暗其天君。其心亂其天官。其色臭。棄其天養。不能勝逆。

其天政。不能發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萬成之天功使不審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

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知務導遠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在

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長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

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務如

不慮如聖人無爲而治也。若偶有所處則其智審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經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

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提訓志爲記識非

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

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

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指爲和其生殺。故之爲貴。則以治之也。知或爲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義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

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爲貴。則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官人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鄭露行曰。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此瑞曆即歷

象也。象謂瑞璣玉衡神其焉故言瑞。

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

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知天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

匈匈也。輟行。匈匈。譁譁之聲。與匈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不孟反。禮文昭曰。三殺字上俗。國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先讀案。小入下。羣書治要有之。字以上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文亦

有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道言也。君子常處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令。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荀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降。降。莊曰。皆降。荀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今何恤人之言。今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台拱曰。正名篇

節遇謂之命。俞樾曰。節。猶遇也。故詩。匪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之

節遇。節之亦當訓。德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地非又大。降。降。傷。早而稱曰。政不節。與節亦通也。謂不調適。若

夫心意脩。王念孫曰。心意當爲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者。修身也。志意脩。則富貴貴富國篇曰。信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

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俞樾曰。敬當爲荀說。文荀節荀自急。敬也。經典通作亟。爾雅。詰。亞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荷。是也。君子荷其在己者。論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入錯其在己者。相

對。而論者罕見。而不察其在天者。在天者。實貴也。小入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君

荀子與論者罕見。而不察其在天者。實貴也。小入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君

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或已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文選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人出其陶。百姓驚。天辟亡期。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日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畏。畏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顯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通反。鄭發行曰。黨宜訓明。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畫。於義為長。往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揚說甚任。且訓黨為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年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為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黨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鑄篇。物之儻來寄也。韓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上閭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謂在人之祇也。耜耕傷稼。耜耨失歲。政險失民。耜耨謂耨。不耨也。失歲謂耜耨失時。使儻也。政險。威虐也。歲與義同。盧文弼曰。耜耨難通。郝懿行曰。耜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耜耨。傷稼與上句相屬。是也。此蓋韓詩之詞。不成文義。王念孫曰。盧說是也。耜耨失歲。上對耜耨。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耜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為義。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湯所見本已然。故強為之說。而不可通。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政令不

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舉謂起兵動衆錯謂凌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

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下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

詩外傳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祗下並有也字祗是生於亂

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祗也錯置也置此三祗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案交錯也。說文作造云造也。言此三祗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者損失之

說甚爾。其甚甚慘。爾近也三人祗之說比星隊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

祗。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盧文弨曰宋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

此三句直承其舊是卷之下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

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祗此是祗由人與故曰祗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

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之上楊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舊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二

句承六畜作祗之下且刪去楊注而各本及盧本從之謬矣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

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淫星之

驚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聞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

本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楊耕稼稼

穡失歲政險失民田穡稼穡糴糴貴民飢道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

祗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祗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此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

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下垂穆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則牛馬相

二句乃人祗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盧文弨曰宋

不墮句力下時則年馬相生六畜作祗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本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盧文弨曰宋

不墮句力下時則年馬相生六畜作祗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本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盧文弨曰宋

不墮句力下時則年馬相生六畜作祗是之謂人祗秋是不時本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盧文弨曰宋

本有注云此二

本有注云此二

本有注云此二

本有注云此二

句承大畜作祗之下蓋繼之時時亂遂與失其大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大經也可以觀戒見

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已去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

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

日切嗟而不舍也鄭懿行曰切嗟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夫子

零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零而雨也零求雨之積也或者問歲旱零則得雨此何祥

巫國大旱則率也對以與不零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

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

吉以爲神則凶也無害姪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

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

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

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睹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

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隔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且睹誤與此同

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幽險難測

也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也也

歲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者為輪直者為輪在枋而用也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之目多不如應其智能而化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以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於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貫

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謂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貫之大體未

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謂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崎

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時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則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曲為之說非也匿與隱同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焉音竊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揚

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胡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隱作匿隱差也也上文明也生其差正謂此也遺貴乎中則信矣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崎則不可為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

亂世之微其聲染微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為隱隱邪也言文章邪隱而多采飾也鄭風柏舟傳曰隱邪也漢書嚴安傳失而隱隱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

明則陷表深也者表深也陷猶也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者表深與下文治民治民者表道表不

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內異

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

外心竹簞有筠禮之外心也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然察行曰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

外心竹簞有筠禮之外心也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

知道無知也。以偏爲知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道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

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慎書藝文志漢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堯不失是以其無

孔子之節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墨子有見於誠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

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鉅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

治。後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造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弨曰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

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

今并下一爲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誠而無

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

若上同則政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羣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供範以喻偏好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荀子集解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節皆論世俗之乖謬苟與以正論辨之周密也

也。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案周語儀之

於民章注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謂國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

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上不尊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嘗爲胥字之誤也據注

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

若是則與無上

同也不存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先謙

行曰辨與辯同非辨則之辨

上端誠則下愿慙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

愿慙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疆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

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爲眩惑也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

也幽隱也如字又曰虧侵也謂侵成其詐也子康反。鄭義行曰虧讀爲潛潛與漸

上偏曲則下比周

矣疑玄則難一

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變私謂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勢也難

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

幽利宜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

下知所從則安不利所從則危也

故下安則

貴上下危則賤上

貴治惡也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

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

畏則

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

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

書多方曰成湯至於

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

明則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故先王明之豈時玄之耳哉

特論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

天下之籍則然

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盧文昭曰案常嘗爲嘗籍嘗爲憑籍之籍下文云執籍爲執力憑籍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

親有天下之

籍則不然

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先諫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天子之籍說見舊效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身爲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作則然說見下

天下謂

在桀紂則不然

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

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明堂位云有

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金

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

未有

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

夏大也中原之大國

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

僅存之君先諫案

聖王之子也

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

先諫案執籍論執位說見儒效篇

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

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章篇中也登不中材也登不材是其證揚說非

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

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

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

聖王禹湯也有

執筆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案也音懸。先諫案注弱不任事。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諸

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

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侈放縱。先諫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也。以安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

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反禹湯之德亂禮義

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

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

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諫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

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

賊也。師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

湯武爲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

直爲妄言誣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

下二字明矣。先諫案天下王說是也。此據上文天下字而衍說之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聚富國篇云非

將墮之也。讓兵篇云辟之猶以能刀墮太山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

能任。物之至彊者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辨故非至衆也。非至明莫之

能知。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

二者非聖人所能。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顯天下之權稱也。起天下知權稱之義也。如輕重也。稱尺量反。桀

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先賢案。紂書至志。固信說見傳效篇。其行之為至亂也。

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為相對。為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書行為字皆作偽。今作為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

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

慘。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

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一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朱未曉數字之意。數為道也。言（呂氏春秋。蓬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曉

四海。湯武是也。至闇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曉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故至賢曉四海。湯武是也。至闇

不容妻子。桀紂是也。曉。四海謂以四海為曉。曉。或曰。曉與善同。謂針度也。盧文弨曰。古以曉為傳

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俞樾曰。曉者。保也。國語。楚諸臣能自壽也。韋注。壽。保也。晏子。難。庸。賴。君之

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曉者。古字

通耳。諺文。士部。謂保也。凡作曉作壽。皆曉之假字。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

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偃巫跛巨大。自以為有知也。臣讀為起。應疾

癢之。如偃與此。臣同。禮記曰。吾欲暴虐而愛者。言世俗此說。猶偃巫巨大。自以為神異也。俞

越曰。大乃而之。謂而大。篆文相。但因而致誤。注云。偃巫巨大。自以為神異。則曲為之說矣。故可以有奪

入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先謙案。以下有奪國。奪天下。下例之。兩入字。當衍。下文有奪國。奪天下。下例之。兩入字。可以有竊國。不可

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

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難。謂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有國。而不

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

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弁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金惡者以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先論案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權往非。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

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新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論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

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鄭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往兩說前義較長。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論案至猶極。湯居亳。武王居鄴。皆百里之

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

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猶也。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

革。宋詳或曰方言云。糖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言糖瓠也。鄭云謂瓠瓠也。盧方昭曰案方言糖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糖瓠也之權方言作糖從手此往恐有

傳會都懿行曰注引方言經謂之禮孟謂之柯蓋楊所見古本如是今本據作權宋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未能詳然致史記貨殖傳禮齊為聘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威酒者聘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據此知聘夷以革為之與經或以聘聘而投之於江章注聘聘革囊參以揚雄酒賦則聘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聘聘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禮衛人用柯文義正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貢禮言

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迨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都懿行曰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

正與此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遠近又各在一方雖同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貢五百里甸服

孔安國曰為天子膠治田也盧文封外侯服畿外也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侯衛

昭曰案周語封侯作邦古封邦通用也侯侯也斥侯而服事王也韋昭曰侯服侯圻也侯衛

實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侯衛

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戎狄荒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

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東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

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實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會祖也時享於二禘也歲貢於壇

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日時歲知此句舉也終謂世終朝聘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夫是之

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所以志遠近也王念孫曰至當為制上文

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

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謂楊說非規摩之說猶言金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義磨久則傷盡而不

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郊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金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義磨久則傷盡而不

圓失於度程也文字曰水雖平必有波衛雖正必有差轉子曰損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者正圓之義磨久則傷盡而不

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都懿行曰齊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者權摩不必無失也規者正圓之義磨久則傷盡而不

也謂行乞之人在魯學詩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

守之這不可與語東海之樂。傳中之語未足與及王者之計說之謂也。坎井之說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傳中之語二句所謂愚不足與謀也。傳中說在上又衍而也。字一則字。

語曰淺不足

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說。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與禪同。堯舜亦同。義謂除地為壇。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得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苟

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是自然。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

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就位敵之名。若上下相讓。則無與讓矣。有謂為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

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禪讓。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盧文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謙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篇。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謀也。先謙案。偽與為同。謂作為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

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不離。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賜楊注曰。後子謂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厥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後三句。為重出矣。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謂服貌。一步反。與音向。先謙案。厭然。謂本誤。厭焉。據宋台州本。正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也問禮歸夫禮云王卒食以樂食于庭惟南主皆謂云秦雍而微已鉅而祭禮蓋微陳而設之於廟若然然天子之禮也禮記古字通用大雅六卷二日造故書造作禮吳語孫氏云出火龍吳越秦越出火於庭（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客之龍秦策作連當子輕重已驚漢禮記井祭禮當作連）專言之則曰龍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傳謂為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枝乃為是多方割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為言何嘗乎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

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甕中甕門行之五祀也禮謂所薦陳之物邊豆。居則設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為侍也。劉台拱曰天子急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豆。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屋也禮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

謂之防郭瓊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辭者所以自防還也言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盧文昭曰注所以自防隨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致正郭瓊行曰張與張同古以張為張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為三王念孫曰坐當為立說見信效篇。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安曰巫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姪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水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姪之所出而心助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虛信之實穆氏姪之所出今國語無穆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

大宗伯也章注無大字又視大祝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致正。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露一說趨街字耳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接禮以大路越席為實素此。養安以為為威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席為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側載畢正以養鼻。畢正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案史記作側

養體也。側載畢正以養鼻。載臭也案隱引劉氏云儀持也臭香也蓋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今以側為邊側載者。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軛錯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闕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轅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鸞皆所以為行節也詩曰和鸞取其數鸞以象鳥之聲武象象韶護皆樂名鸞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駟云凡駟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軛持納。軛轅前也納與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讓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朝同朝謂朝馬

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猶大在五等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

之元士視庶士介而來道。庶士單士也。介而來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謝本從盧校作坐道

附庸也。往二夾字並作坐王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來道錢本及元刻夾道並

誤作坐道而盧本作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輕持綬諸侯持輪挾與先馬然則庶士豈得

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來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

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之甚也。持

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願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魯詩之言

承錫雖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者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

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為否傳寫誤倒在此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

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並非。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讀諸者誠位敬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

言也是殘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大謂天下不至至謂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

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

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戮者豈

下愚不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瑣之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其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先

諒案堯舜委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思瑣進之亦以英傑堯舜對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

以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莊子堯舜明者天下之善

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中反。陳泉曰：寒中下說，爲字撥弓曲矢不能而中，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遠父也。弓謂矢宜矣，而不能以致遠中，微則非射也。王禰謂曰：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則莫若弄。弄，謂射也。欲得善射及遠，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若造父，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得善射及遠，致遠者，識兵篇曰：弓矢不調，則射不能以中。微，大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微。遠中微與致遠者，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聲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射大也。語本荀子。王梁造父者，遠中微與致遠者，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聲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射大也。語本荀子。

天下之善服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建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義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說也。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聞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二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兩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儼也。亂今厚葬飾棺，故相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擊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意必有所云焉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盧文昭曰：下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使皆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復反。優，過也。寬，泰也。不知足，不泰而知足也。又泰有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逼言之，見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楊說以刺爲刺殺之刺，責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刺，採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古注。

句耳非有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給無不讓也。郝懿行曰吐者棄也。倉頡篇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

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腴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爭拾遺。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蓋必中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荀舉以為言。

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棹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會青。

丹矸丹砂也。會青銀之精形如漆者以會青言也。犀象以為為樹。樹中之於琅玕龍茲華觀以為為實。

其色極青故謂之會青加以丹矸重或曰龍茲即今之龍璽席公季傳曰衛侯朔賜負茲璽雅曰璽謂之茲史記曰衛侯封布茲餘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監女謂齊宣王曰衛宣五重黃金白玉瑱玕龍璽璽珠璽莫茲連飾焉民披極此二殆也。經龍茲即龍璽璽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槨中或曰茲與璽同。郭慶藩曰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實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實也。上言琅玕下言華觀則龍茲非席明矣。列女傳之龍璽亦列於珠玉之間不得為席龍璽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拾左昭二十九年傳所稱龍璽為玉名也。揚訓實為實於棺槨失之。

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說詐也。求利說詐之心緩也。郝懿行曰說者實也。言扣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實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

陳重傳注皆以詭為實也。俞樾曰說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說說形似致誤。揚注非先論案郝說是以犯分為差非畏罪責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

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

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多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扶也。扶人也。扶人口取其珠也。先論案有讀為又雖此僂而連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連哉。不可得葬彼乃將食其肉而說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

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溺陷之。以貪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意於亂說。因以欺愚者。陷於泥淖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貪取利。謂備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世。故以此譏之。盧文昭曰。廟嘗作。傳古廟字作。傳故。傳誤為。傳又誤為。廟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以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見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國。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燕暴虐。兵救世之國。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辱惡焉。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遠。同。言此倡優。豈遠。遠知宋子有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庸鉅。或言何遠。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揚讀鉅為遠。而云豈遠。遠知失之。盧刪注。遠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

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斃。央。讀中。讀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

也解如字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噤不言也雖子來子見侵侮金舌弊

說讀爲稅盧文昭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辱耳一說道入本鐸金口本舌今卽爲之金舌

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噤說文口

郭陸口急也弊讀爲噤言雖說之至於口噤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

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本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歟不知其

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知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爲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

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余謂與讀爲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

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

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卽大中也說見致土篇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

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

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也王引之曰是非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傳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

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鈔上文爾是非字而誤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辱爲人之

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有執辱者

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

厚形執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執位也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

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汙慢。汙慢行也慢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犯分亂理禍畢

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冒侮掉擻也擻手擻也挫辱廣脚。挫辱廣脚

韓愈曰：「子思子之學，自謂得孔子之真傳，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子思子曰：「吾聞之於孔子，曰：『中庸者，天之理也。』」
莊子曰：「吾聞之於孔子，曰：『中庸者，天之理也。』」
之藉靡舌。韓愈曰：「子思子之學，自謂得孔子之真傳，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辱無害為桀。義榮執辱，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
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禮事之官也。王念孫曰：「第四句本作『百姓以為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即以為字。禮論篇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成上亦無為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已。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已。譬之是猶以博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博塗以塗壘壘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盧文昭曰：『碎折，不待頃矣。』與與類同，頃也。頃少頃也。韓愈曰：『頃者，僥倖也。』

子宋子曰：「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謂受大辱。盧文昭曰：『得未詳，或云古與與類同。』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
宋子曰：『以樂交，後兵為外，以清欲寡少為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為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目本作而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盧本作情為欲多。』）

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已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已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已之情爲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臣本改作爲欲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

之欲寡也。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謂寡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揚本作情欲之寡非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盧文昭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目作亦以人情爲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

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

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

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

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

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損也所介反

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愚惡之民猶得完

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

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

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集解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此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

則不能不爭。

量。力。衡。反。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間反四字

爭則亂。亂則窮。

窮謂計無所出也

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也。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

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香。說文香調味也。從皿不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備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香與香字相似。故蓋誤爲香。而揚注不釋。香字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薝。與羹同。五味香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蓋。蓋因其可以香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香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

也。鍾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椳。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

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額。古貌字。從頤未聲。或曰。後讀爲遠貌。闕也。闕者。宮室尊殿之名。或曰。額讀爲遠。言屋宇深遠。縣遠也。第。牀棧也。越席。謂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縣作疏。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

先謙案史記禮書作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謂各當其宜。尺證反。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

也。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

盧文昭曰。畢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芷亦臭之誤。

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

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鸞正論篇

鸞爾注曰素豎諸于參據旒九旗正福為參旒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相至尊也養猶奉也。虞文昭曰注正謂為參旒本總作鸞元刻作鸞皆誤今改正元刻鸞旒作鸞與今爾雅同部鸞行曰信與神同

鸞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段借古多借信為伸此又借信為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鸞兒謂武士棲處可相逼揚氏不知段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劉氏云謂不願所安往往知此

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前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縕麋眉氏云畫虎於鈴羊及藉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皆以禮爲貴也。苟念情合禮之爲安。若者必危。禮謂爲言。苟以急。則爲安。屋不能。若此者必危也。禮文昭曰。倫。禮非十二子。皆作。禮是也。此與禮學。作。禮。皆非。生。張。宋。台。州。本。安。下。有。守。禮。三。似。正。文。本。有。居。字。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禮謂爲言。苟以急。則爲安。屋不能。若此者必危也。禮文昭曰。倫。禮非十二子。皆作。禮是也。此與禮學。作。禮。皆非。生。張。宋。台。州。本。安。下。有。守。禮。三。似。正。文。本。有。居。字。其所欲若此。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兩喪。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君師者。治之本也。無

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謂以詔天也。其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詔天也。天下事地。會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後諸侯不敢壞。謂不視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壞。司馬貞云。思也。蓋諒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則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則子若魯二桓也。

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殷梁傳有此語。禮文昭曰。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諱案。此上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賾貴。

也。傳鈔致誤。郊止乎天子。先諱案。史記作郊。嘯乎天子。索隱。嘯。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而社止於諸侯。社。至諸侯。索隱。言。

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地主也。社。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開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祭止

字義不合。當作至。至止形近。而諱案。所見荀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爲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矣。

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作。通。亦作。嘯。司馬貞曰。嘯。音。舍。禮。也。言。士大夫。皆得。植立。社。條。謂。當是。道。諱。爲。陌。傳。寫。又。譌。

以。爲。嘯。耳。禮文昭曰。史記。集解。本。道。及。作。陌。及。和。諱。行。日。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事。立。社。曰。置。社。鄭。注。擊。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

達。庶。人。道。謂。通。達。也。王。念。孫。曰。楊。注。皆。出。於。小。司。馬。集。解。陌。音。舍。索。隱。作。嘯。云。嘯。音。舍。謂。包。容。鄉。黨。生。音。徒。注。反。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諱。案。史。記。作。陌。及。士。大。夫。集。解。陌。音。舍。索。隱。作。嘯。云。嘯。音。舍。謂。包。容。鄉。黨。生。音。徒。注。反。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爲。嘯。者。當。以。導。與。陌。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昕。云。陌。及。者。單。及。也。說。文。弓。嘯。也。讀。若。舍。陌。從。弓。得。聲。亦。與。導。同。義。古。文。導。與。導。同。士。衰。禮。中。月。而。禘。古。文。禘。作。導。說。文。

涉節者三年尊服之尊亦謂殯也。尊與殯通則亦與單殯通而唱又與殯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唱為唱之語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單通導及即更及是也。大雅揚簫單及鬼方爾雅單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而當為白（今作陪）唱從自得聲是白與唱古同聲故鄭本作唱即白之異文也。唱與單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唱及即詩之章也。錢以唱及為單及非也。而謂為容非單及之義。而與唱亦不見兩少見自故經史中白字多誤為唱（說詳經義述聞若合而唱吾中下）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先諡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故有天下者事十

世。嘗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二世。古者十里為一成。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盧文昭曰注菜俗間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菜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衍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菜菜相通

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也。先諡案持手大

戴禮作持年史記作有特。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積同功。業也。戴禮傳

僖公十五年靈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昭曰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

所以則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大饗尚玄會。粗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希祭。先王也。尚

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饗尚玄會。粗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希祭。先王也。尚

本謂建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饗尚玄會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與享

享禮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為上而醴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禮

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盧文昭曰大戴禮齊作齊史記齊下有先字俞樾

曰湯注齊讀為齊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為齊禮記鄭注曰齊讀為齊是也。文二年左傳齊侯公杜注

謂三本齊作齊禮即齊之壞字史記禮書齊下有先字梁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齊字耳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修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感文。上古禮至德矣兼備之謂文親用是

禮禮至德矣兼備之謂文親用是

禮禮至德矣兼備之謂文親用是

禮禮至德矣兼備之謂文親用是

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禮文雖繁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禮之大意也禮司馬真曰隆盛也禮文雖繁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禮之大意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祖之尚生

魚也祖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利爵之

不醢也成事之祖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蓋通言之

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饌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時正者加於所是莫謂飲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脩之不食司馬真曰禮祭必立脩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

有脩一人故曰三脩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爵不膳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膳蓋據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簋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稅稅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

獻稅稅受奠之不時示祭畢也先謙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日成事大昏之未發齊既卒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

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聽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俞樾曰齊當讀為醢發猶致也魯禮父親聽子而命之迎未發醢者未致醢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

食尸未入之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絕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殷祭天車

前為陰厭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絕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王者所乘也天

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雖幾之矣素車之乘麻纓纓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裘龍

之屬也士賁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轎司馬真曰轎音稠謂車蓋素帷示質也盧文弼

曰往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

亦未足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

其義非楊子原文也末者帶之段注文上云絲未楊注曰未與帶同禮記曰君衾帶虎犢鼻云屨等也然則大路之

素末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篤作素纓纓與帶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謂之段字集音轉而為纓

詩小夏篇是用不集纓詩作是用不就也是故得讀為纓爾雅雅稱訓謂之纓釋文曰纓本或作調是纓字或從

周聲山海經中山經崑崙山其獸多麋鹿麋鹿郭注曰就離也然則以就為離矣史記禮書正作素纓

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席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誓也一人倡三人數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縣鍾為簡略也尚拊之隔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隔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

亂世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此說案其禮之

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人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時隨之說。入

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人焉而除。按古證字證也以其

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除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

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

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

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

失方猶道也。鄭義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

禮記重言也。不足禮謂禮也。無效焉云。綏莊情而不足開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

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爲早

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一傷身。篤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一猶此言不法

禮不是習也。是與足字相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

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能慮能固。加好者焉。先謙案史記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

王制篇云。爲之貴之積重之致好之者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

窮者廣之極也。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

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賦間禮之類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以多

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賤降也要當也禮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

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定議若事微之禮實主百拜情唯主敬文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

過於情是禮之隆感也。先謙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欲下同

也。若尊以尚玄酒本於質素情。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經於文雖似殺是亦禮也。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或豐或殺。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也。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王念孫曰。雜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

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離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詩衡則。通離集。離非一卽離

絲。楊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雜讀爲市。古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國道管周。復雜注曰。雜讀爲市也。淮南子。詭言

篇以數難之。書憂天下之亂。注曰。雜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而數。則並行而雜。言並行而周也。揚注非先

謙案中。流俗中。道下有。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

禮可互證。揚注非。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

厚小禮則盡其隆殺中。用得其時。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廣驚

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爲此也。民民其無所知者。王念孫曰

問壇宇宮廷已解於上。壇居也。人城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簫有九有。韓詩作九城。見文選。冊公九城。文注。魯

語其工氏之伯九有也。章注曰。有城也。漢書律歷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城。是城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

城是。索隱。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爲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爲挾也。言於是禮

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

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

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詩曰。禮儀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

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

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義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

倍叛之心。接滅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戴三解在王爾篇。莊子曰。讓與

或曰。最讀爲讓。最於楚之聲。殺乳也。謂謂乳小兒也。所達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達得也。音義云。子子曰。最

與最一字。子子曰。所達親也。所達親也。父也。下文曰。臣之所以或重其君子之。所以或重其親。是其禮也。揚注非

或曰。最讀爲讓。最於楚之聲。殺乳也。謂謂乳小兒也。所達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達得也。音義云。子子曰。最

與最一字。子子曰。所達親也。所達親也。父也。下文曰。臣之所以或重其君子之。所以或重其親。是其禮也。揚注非

或曰。最讀爲讓。最於楚之聲。殺乳也。謂謂乳小兒也。所達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達得也。音義云。子子曰。最

與最一字。子子曰。所達親也。所達親也。父也。下文曰。臣之所以或重其君子之。所以或重其親。是其禮也。揚注非

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

二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

以爲械。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殯道死

入也。許曰。行有死人。尙或殯之。今昏殯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

之。不更加經杖也。今論謂無感飾爲緣身。此蓋論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臣氏春秋孝

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行篇注。本始也。晉詒注。始本報也。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

哀殺如平常也。是其禮前謂平當爲本失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墨子薄

葬是以辱之。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往讀爲注。注。讀即屬續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國也。或曰。往當爲釋註。閔病也。詩。柏舟。憂觀閔。既多。鴟鴞。驚寤。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

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

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

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鄭露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

家不詞。當即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殯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

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

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

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海焉耳。三月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初也。月

夕月未也。先卜日知其朝。然後卜宅。宅。大夫之制也。士則遠宅。士受禮。先遠宅。後卜日。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

未葬也。鄭露行曰。夕與昔古字通。昔。舊也。舊。宅。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宅。

三月二十上丁至三月廿六日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謂人君之制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額以生設飭死者也殆非直置死者以安生也謂象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禮文昭曰變而飾謂殯斂動而遠禮記子游云斂於棺下小斂於戶內。久而平久則哀殺。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亦則翫翫與同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取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遠則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禮者

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熾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

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而代御也方音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梧梗也雖靡也亦零也是

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帝時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

謂鄒禹陵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更爲適者也適讀適子之嫡廣雅嫡君也喪言時爲或言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楊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禮

衰哭泣憂戚王念孫曰應衰本作應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應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應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應衰一事不得改應惡爲應衰也下佳字立應

字平氣且并兩二字錄上下而言此諸曰并貌禮教文法君德禮曰冠弁衣裳諸般文章會子問曰天子謂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章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并冕雖委九年傳曰治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綰可以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并列且象上下而言故知卑綰爲卑冕之說說文竟冕也篇文作卑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竟與弁二字途遠此卑字若不誤爲卑則後疏房綰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人亦必改爲弁矣

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爲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槨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

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愛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

美。之往。鄭鄭行曰朴當爲模模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爲絢也。僞即爲字之不訓往往非下云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僞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僞合矣。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

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字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七異於存。鄭

整行曰案禮記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傳末云哀夫敬夫事始卒沐浴看體飯哈象生執也。儀禮齊

死如生事亡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謬當據以訂正

始卒沐浴看體飯哈象生執也。儀禮齊

用細齋

云用組束髮也古文誓皆爲狂體謂爪指之爲士衰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不沐
資米唯盈鄭云于右戶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啗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
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律理髮也今秦俗僞以批髮爲要鬻鬻也式與
多不備禮也。盧文昭曰注批髮據本批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遠十三物一各之推以梳爲批耳古批作比
儀亦以比去聲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櫛比之總名鄭康行曰批當作比此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
俗亦以比去聲爲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要音
同注內粟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出粟字也

充耳而設瑱。士衰禮瑱用白瑱瑱
云瑱充耳續新縣也

飯以生稻。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

說褻衣襲三稱。緡紳而無
鉤帶矣。緡與緡同扱也紳大帶也緡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繩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
衣非上服陳之詩以劍也。盧文昭曰正文說字變當作設

王念孫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先謙案宋本台州本作設設掩面儼目誓而不冠弁矣。士衰禮
巾廣終幅長五尺儼與贊同儼也士衰禮儼目用纁方尺二寸起裏著組纁儼讀如紫紫與選義同
誓而不弁讀但誓髮而已不加冠及弁也士衰禮弁用桑又云誓用組乃弁此云不弁或後世略也

書其名
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極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士衰禮爲銘各以其物七則以緡長半幅經
三尺夏稅翳餘飯用二鬲懸於重器用章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則名
已無但知其概也士衰禮稅取銘置於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

薦器則冠有整而
毋緡。薦器謂陳明器也整冠按如兜鑿也從緡髮者也士冠禮緡纁纁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
冠也如有兜鑿加首之形而無緡髮之然也整之也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

簞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
大斂小斂則皆有也

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本不成於離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
皆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器也竹不可器用謂無體也味當作沫沫讀也。鄭康行曰內與納同古
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器用之謂注前說非

笙竿具而不和。琴瑟張
而不均。鄭云無宮與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與謂絃也國君謂之絃謂謂選之也馬謂謂絃也
之馬生示也言也士衰禮馬是子禮則用絃也

而不用也。與謂絃也國君謂之絃謂謂選之也馬謂謂絃也
之馬生示也言也士衰禮馬是子禮則用絃也

而不用也。與謂絃也國君謂之絃謂謂選之也馬謂謂絃也
之馬生示也言也士衰禮馬是子禮則用絃也

昔葬用棺曰壽二得夫人葬用棺二得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生器用器也耳矢蓋五之屬非

在塚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從它道也。都於行曰徙 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器皆

者遂也象徙道者禮如將遂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強似未了 略而不盡類而不功趨與

而藏之金革轡轡而不入明不用也 略而不盡類而不功趨與

遂藏之意金謂和鬻車轡也說文云制所以引轡者也杜元凱云制在馬臂或曰額頤如趨像也今謂畫物為

額下額皆同義。盧文昭曰趨者下俗閉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轡轡轡作車轡今據爾雅改正王念

孫曰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傳車也說文傳作鑒云鑒首額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黃鐘文作鑒勒焦山鼎作

攸勒伯鑒鼎作攸勒宰辟父攸作攸革）爾雅曰鑒首謂之革故曰金革轡轡以金為和鑒失之又曰革車轡

也宋本駢語作鑒今本轡作缺 象徙道又明不用也 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 是皆所以重哀

也 有具生時皆所以 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類而不用 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

明器鬼器本不成器竹不成用瓦不成休之屬禮記曰周人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

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

者也故壙壠其類象室屋也 壙墓中壙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壙 棺槨其類象版蓋

斯象拂也 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拂也爾雅釋器云與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菲郭

綏綏之音讀（綏與纓同）象非衍字拂與菲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漣龍荒大夫畫畫畫荒土

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蔽菲棺上因以爲飾也禮記問喪篇雍斯當爲齊體聲之誤此誤正同舍過曰版者車輶

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落屏翳塵泥也廣

雅釋器曰輶謂之輶版與輶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既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即弗也然

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與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菲輶字從貝聲與斤聲相近故堪從貝聲或體作斯

不知輶輶之斯即輶車前謂之輶也准其在前故繫於輶也此以版蓋斯拂並言版即輶也在車屏翳塵泥也

在車上斯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斯字本當作輶而借輶亦猶齒本字本當作齒而太元密次八球

爲臨窆覆也所以謂之覆者土表覆棺用斂矣斂是也皆與諸同禮記曰藁錦棺以五采羽注於槨首以覆棺也經籍未詳蓋亦喪事之飾也或曰絲說爲綵覆記曰畫綵二皆載經綵章以五采羽注於槨首者今謂以綉魚懸於池下禮記之魚躍拂池復讀爲柳墓字緣爲綵字耳非謂綵章爲被蓋古人所用碑被門者爲貧者殮歟或曰非當爲所隱也謂隱與之處也或曰非說爲屏戶扇也禮讀爲版讀爲屬屬網也惟帳如網也王念孫曰臨者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准龍旌龍素錦褚加爲荒鄭注曰荒蒙也（一）藁風君子偕老鄭注曰藁覆也（二）在旁曰准在曰上荒皆謂以衣柳也僞當爲誰大之無稽即素錦褚之褶也諸皆所以飾其上（以上上鄭注）荒槨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無稽即素錦褚之褶也諸皆所以飾棺槨在上象墓槨在下象擬故曰其類象非惟槨周也周官經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有時居於帷幕而加文錦是也若斂矣夷矣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准禭歟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閭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藁大也有也是臨與荒同義徒無聲從荒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爲臨猶亡之轉爲無歟詩豳荒大東爾雅注引作盜盜也是臨與荒同義徒無聲從荒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爲臨猶亡之轉爲無歟詩豳荒大東爾雅注引作盜盜也大東禮記毋棺毋斂大載作荒無斂歟

抗折其類以象慢茨番閼也
土表覆棺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文折如狀籍者三橫者五無斂室事畢加之墳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慢扞也茨蓋屋也慢茨猶登茨也慢莫干反音讀爲藩藩經也閼謂門戶壅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慢茨藩閼也。盧文昭曰舊本注引土表覆多脫誤今補

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
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

銘之鼎銘者諱諱諱其行狀以爲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錄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
於器物若孔周官小史職曰莫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而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銘相對楊注未得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

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
刻損壞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亂亂過禮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

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此
 文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違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殺生

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

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紀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節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

人與康成曰無人之情
輕重而創其造也

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

作不是却繁行口依注是當爲易轉寫之訛或曰續爲歟亦通先讀案各本誤是樓宋台州本正作易

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

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擗踊焉踴躍焉然後

能去之也鏡與紈同類也看鏡作反照猶如鏡影從同旋飛紈之貌紈紈以足擊地也助紈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鶯猶有囁嚅之頃焉

然後能去之。楚靈與
楚崔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

鳥獸知愛其羣。則長久乃去。保人有母之最。其具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

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則是無窮也。皇紀作爲萬之立中前漢鄭云壽考無疆立中前漢謂報之年月也金餘也王應云一皆也。故先王聖人寔爲之立申黜館一儆足以成文

理則舍之矣
 燕臺行曰此云安籍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案稽記三年

鄭注焉猶然亦語辭然則何以分之於三年矣巨至薪以具圖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使

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偏矣。其在字中者。莫不更始矣。中

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隆焉。案使倍

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

不若。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闕其

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間也古竟反情在隆殺之間也。

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

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綽厚之恩也。盧文弨曰。禮

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案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

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是百王之所同。古

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者。治辨之主也。

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

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盡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郭

整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爲父母喪三年推之爲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諫案辨亦治也楊注非。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

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

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文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體憐君子之文而衍字耳。父能生之。不

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王念孫曰。作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音君者。已能

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金謂敬康敬三年畢矣哉。君者衆父母之思以乳母飲食

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

於食得之則公。失之則亂。文之至王也。文謂法度也治則所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

之至也。謂祭時使人去危就安是忘享之至也。雨至者俱積焉。以二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

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

郊者并百王於上天

而祭禮之也。

前世之君也揚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郭嵩燾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爲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下文社以報社稷以報報郊者弁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思報之積也此積謂葬也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殯七十日揚彼注云此皆據土禮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

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揚彼注云此皆據土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

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

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將舉錯之遷徙

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錄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從而歸丘

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錄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懇將徙而歸丘

陳不可急遽無文辭故總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經讀爲遙凡從蚤之字多並見於蕭尤二韻故從蚤役之銘漢書李尋傳作經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經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二之謂足之日連讀也揚諒經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

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特也
謂所特

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

之期也事喪具也逆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頒者
 邊也（語語焚須字通）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撰訓待失之狂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

者委曲容物。值物者也。王引之曰。須者。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廷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王念孫曰。清與志意義。

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清堂爲積字之誤也（魯效鄒師法者所得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爲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啜菽飲水云氣不虧積鬱之貌正所謂志意

品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清堂爲積字之誤也（僞效節師法者所得乎清揚注或曰情當爲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喟優注云氣不舒積鬱之貌正所謂志意

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曉。情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濫也。揚云。忠臣孝子之情。惘然不足。則所見本已缺。憚詭唱優。而不能無時至焉。

於志意之情者惻然不嗟情亦嘗爲積言志意
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惻然不足則所見本已錄
憚詭喑優而不能無時至焉

澤變也詭異也皆謂髮異感動之貌嗵優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優嗵也郭云嗵嗵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特而至也聲音華嗵音品優音愛。盧文昭曰嗵宋本作嗵秦爾雅作嗵陸德明釋文作嗵

謂髮異感動之貌也。優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優也。郭云嗔也。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特而至也。韓音華也。音品。優音愛。盧文昭曰嗔。宋本作嗔。案爾雅作嗔。陸德明釋文作嗔。

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唱捺盛行曰漳與革俱與詭竝同僞也革更也此言
索者思慕之請華施皆變動之說詭愛氣不舒之說四字俱以變聲爲義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憐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

子亦憐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

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噪。其於禮節者闕然

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惘然漫然也。噪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處臣孝子之情澹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先謙案志各本作至。按書至志同字。然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

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禮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

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

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笙簧。韶夏護武。杓桓簡

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後廣言喜樂哀痛數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

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節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杓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金孫曰。簡象卽左傳之象節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簡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卽簡字之誤。而衍者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

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

爲憚詭其所數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數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數說爲領。領困頸也。本因感動數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盧

文昭曰。案方言。七諱。憎所法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猶教與諱音義同。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響之。視

之言。必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視筵。凡於室中東面也。饋薦牲體也。聘進

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報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

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敬饗其祀然也。王金孫曰。涂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其壇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除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物取

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祭祭尸取道。俎於醑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標於醑。祭祭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啐之。如神之親。皆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爵。實卽上文云利。實之不。金。後曰。案時社饋食。禮主人主。賓賓長三獻之後。長

毋利舉爵。當云無舉爵。實卽上文云利。實之不。金。後曰。案時社饋食。禮主人主。賓賓長三獻之後。長

祭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終終行之也此云毋利舉喪蓋以主人爲重爲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饔尸尸飲之如神飲其饔然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記喪祭也哀服也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集解卷十四

。盧文昭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訛。。盧文昭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記作詠而不息此作詠乃詠字之訛莊子人謂世篇氣息弗然向本作詠蓋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思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昭曰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盧文昭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鄭驥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

誅也。人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謂分齊也。樂記作僞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

。盧文昭曰禮記齊作齊。齊才細切。

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墨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

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

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爲師。

師長也。說詳儒效篇。

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

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

其移風易俗。

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聲皆未了此二聲相屬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聲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

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

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

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位之

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

俞樾曰歌於行伍何以使入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傷荀子書多用傷

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往引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樂聲篇曰惕悍暴注亦

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入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入之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賈司馬法作

譌兵爲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

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

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

。盧文昭曰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

故其清明象天

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

。盧文昭曰元刻周旋作隨還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

。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昭曰宋本作

樂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

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信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

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向成文理乎仍

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

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顏千里曰。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讀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俞樾曰。自劉本極愛樂之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芣首章連用二獵。獵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章首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首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而不得。遂用聲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

勉學無所營也。。盧文照曰。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聲樂之象鼓大麗。。盧文照曰。宋本作天麗。先諸案作并者。是鼓之爲物大音亦大也。麗者方言三郭。

注得物爲雷說文鐘大鼓晉鼓入面鐘鼓四面鼓鼓晉鼓皆兩面鐘統實先謙案統者鐘統衆聲爲君樂叶圖義曰鐘統以知音故大面路鼓四面鼓鼓晉鼓皆兩面鐘統實先謙案統者鐘統衆聲爲君樂叶圖義曰鐘統以知音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詩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廉制亦謂舞之容飾莫不廉棲而有裁萬物至秋磬廉制先謙案廣雅釋詁廉棲也豈有倂棲曰廉禮記樂記疏謂我豈也豈以明貴賤勸多寡而成也

斷字笙簫和。王引之曰簫當爲肅字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翫聚賢罔不肅和是也字也笙簫和。笙肅和。笙發絃填旋。俞博三句相對爲文今本肅作簫者因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

下文云鼓似天鑄似地鑿似水聲笙篳篥似星辰日月今本笙篳下有篳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

笙篳發猛。

先諫案樂書集解引王肅曰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

塤箎翁博

俞樾曰翁嘗爲文選紅賦曰氣淪淪以瑟易良。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瑟易良往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琴婦好。日鼓天麗。

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終篇備極曰賦篇蓋賦曰此夫身
 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往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歌清盡。先諡察盡者舞意天反復以盡之

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篳篥似星辰日

月。靴。祝。拊。臺。控。榻。似。萬。物。。蔡。藻。行。曰。拊。臺。登。詩。簠。作。拊。賜。其。義。當。同。又。簠。和。與。爭。笙。竟。篇。相。應。亦。皆。樂。器。名。所。未。聞。先。讀。奏。簠。和。二。字。衍。說。見。上。曷。以。知。

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黜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盧文昭曰。元刻無意字。

譁譁。意與衆音。樂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熱譁譁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盧文昭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何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

主人親速賓及

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

盧文昭曰。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謝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昭曰。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

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

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昭曰。元刻沃

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焉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屢。升坐

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

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

盧文昭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

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昭曰。舊本不

其服組。

先謙案書禹貢。其

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

其行也雖其聲樂除先王樂也其文章也匪而采也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附生謂之墨者墨子之教以醇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集解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得於一隅如有物蓋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埜之曲謂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蓋蔽之下也。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經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俞樾曰兩詩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

兩政謂國是而與匹耦義同疑謂如疑妻疑使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妻此言亂也庶有疑道之子此家之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寧有擬道之子記有擬妻之妻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亂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遺一而已矣有與之相蔽者是為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虛文昭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塗也。

塗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妒迷總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妬僂則惡氏誘之好辯則意氏誘之也。鄭懿行曰追者及也往訓近則借為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

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倚倚也倚傍觀也言妬忌異

既私其所習妬總於道雖與治道而自是不親雖或作讎。鄭懿行曰雖當依往作讎此乃形譌與治讎走謂

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是不親止也王念孫曰作讎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韓書辭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

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

金說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言蔽之字曰目不見不聞見於蔽者字之誤上文說於一曲而言下文說

為蔽者言蔽者句又承此而總言之故鄭名解蔽也困此之不使焉句而謂作使賊云心不使焉又云說於使役

乎文不可不通也。德道之人。有賢者也。王公曰德道即得道也。上九君子得與得文得京本作德。由爲之說非是。德道之人。有賢者也。王公曰德道即得道也。上九君子得與得文得京本作德。書作遠。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爲蔽。數爲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爲蔽。盧文昭曰正文數宋本作故。故爲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之。人故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不辭其矣。元刻作數。數涉注文。而誤會。故曰故。故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先謀案。肅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爲胡。會說是也。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歸於蔽。一開故皆爲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五觀謂之森子。然則斯觀豐其苗裔。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姐。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姐已。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姐已紂姐飛廉紂之飯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侍中云。有蘇。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不用不爲。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桀死於亭山。亭山山。或本作甬山。秦漢書地理志。甬江有甬縣。當是誤以甬爲甬。傳寫又誤爲亭。亭音。王念孫曰。案作甬山者是也。甬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戶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俗務篇。湯整兵鳴鵠。因夏南巢。誰以之。故一夕反而爲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丹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即甬山也。史記滑稽傳。歷爲棺。宗隱曰。歷即釜南也。是甬歷古字。通楊以甬山爲甬山之誤非也。魯語。桀奔南巢。章注曰。南巢州地。巢伯之國。今甬江居巢縣。是南巢地在饒之居巢。不在豫。

懸也且盧紅有懸懸而無欄山今以兩山爲史記武王新紂頭懸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紂懸於赤旆。身不先知。

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爲邪佞

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

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

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盧文

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鳳。樂帝

之心。此不蔽之福也。德詩也。爾雅。鳳凰其鳴。鳳秋秋。猶。論。謂舞也。千。稱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風

有鳳有鳳。本作有鳳有鳳。秋秋。爲韻。鳳心爲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爲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

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鳳。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鳳二字亦可與心爲韻。秦風小戎

簫以膺弓。與音爲韻。大雅大明簫以林與心爲韻。生民簫以登升。故今爲韻。魯頌閟宮簫以乘陰。弓。緩增膺。冠

承爲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有鳳有鳳。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藝文類聚。齊瑤部太

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並作有鳳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

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衡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

爲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西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

陽長爲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十筵。而與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

始。與右爲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鸛鳴賦。或遊西東。與同爲韻。而今本作東西。客客難外有。寧盒與享爲韻。而今本作盒康。皆其類也。昔人臣之蔽者。唐缺奚齊是

也。唐缺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樂於唐缺。田不獲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驪衛曰。宋王問唐缺曰。吾

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害者也。罪不害者。害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

無難其善。與不奪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盧文昭曰。宋本此。唐缺蔽於欲權而逐載

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春秋。唐缺亦載此事。一時罪之作。而時罪之。唐缺蔽於欲權而逐載

子。唐缺蔽於欲權而逐載。唐缺蔽於欲權而逐載。唐缺蔽於欲權而逐載。唐缺蔽於欲權而逐載。

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獨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極其輕重也。

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

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名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知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盧文昭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

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一道人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愈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

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必能愈去惡。盧文昭曰。正文非字疑衍。佳似由爲之說。王念孫曰。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愈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

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

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靜。行。曰。壹。者。專。意。也。專。意。也。轉。寫。者。亂。

行。曰。壹。者。專。意。也。專。意。也。轉。寫。者。亂。

之故此作壹下俱作一心未嘗不滅也然而有所謂虛誠讀為幾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有誠然有所謂虛也

也然而有所謂一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人生而

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滅也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滅害所將受謂

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謝本從虛校作已所誠虛文昭曰已所誠元刻作所已誠鄭經行曰誠古誠字將者送也受者送也言不以已心有所誠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誠

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等所已誠三字心一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

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以彼一害此一苟實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楊注未晰

則謀風寂也自行放縱也役也言人心有所忌礙則必放縱役故心未嘗不動也然

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劇煩也言處心有當不蔽於想象難煩而介於胸中以自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

受之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作之則將須道者之

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

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

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敬其本而未罔也

王引之曰揚則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指下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

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訖也道

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人將事道者之壹（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

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於也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誠害所將受謂之虛也

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則思道者靜則察也知

道行體道者則則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其有遠致者文昭曰元氣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也商子
也才生
年八
之

見而不說莫論而失位。說也。壹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容無不見見。其無不能。其說不能。則無不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得其實。故行曰見。說曰現。現者示也。故說者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盧文昭曰。疏觀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稽。考度則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

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裡。材或為義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

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

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畢讀為緯。緯讀為廣。大貌。涓涓紛紛。紛亂貌。以揚注畢讀為紛紛之則。此句廣讀為

廣也。孰知其形。形字不入。讀疑當作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

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也。故曰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

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害之患也。故行曰墨。與黔同。辭九章孔靜。黔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

若其變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靜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二子篇。容釋異之容。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揚失其讀。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元刻清作精。注同。先謙案。元刻作精。是也。作清者。清之借字。備

身篇。衍墨而精。雜注。精當為情。此荀書精情互通之證。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

懷人。實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舊。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耳也。頃筐。食易盈之器也。思君子不知毛傳。自用

爾雅為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遠人。實周行之心。

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它術取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獲在於實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不知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燾曰苟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雖無貳而己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論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文緊。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精於物者也。盧文昭曰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注說也。見兩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盧文昭曰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誤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虞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也。王念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幸之神以成。成相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遺之。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言其精中明也。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於於一隅也。郝懿行

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諱有訛乃害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錢

采寶也唯其說其中一語為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

云云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始於鄭今但於荀子章子其意則曰舜身居人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

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安樂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登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樂則危

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屬矣據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溫故

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樂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當以安樂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樂滿側若不以本書

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聞耳

目之欲遠蝦蟇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

於危之謂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微風過之湛

足以見鬢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郝懿行曰發古止作須今俗作鬢理微風過之湛

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先說案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鬢

當為本形當國篇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情謂中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

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

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昭曰案宋

本此注之末有清箸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

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

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得游夷字之別

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

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

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嗣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篇。盧文昭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特為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雅釋蟲諸慮桑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韓書桑或作乘桑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云以其作會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會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盧文昭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矯修其中而察思者我何可以當然往似失之。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飯。空石石穴也蓋古有食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愈捷曰寒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然廢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其射之也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闕耳目之欲而

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也

有子惡臥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燂灼也惡其寢臥而燂其掌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燂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礙焉用燂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先論察楊郝說皆非當知郭說見下闕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聞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我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說當作聞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謂微也如光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乘衍郭等說曰下雨言何道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至於彊好甚於思也蓋身外也燂掌則及身矣故

也

之辭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竟一義不違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亦有此文先說案郭說

夫微者至

人也。推精推一

至人也何疆何忍何危。

既達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爲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

故濁明外

景清明內景。

景光色也濁謂混茫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會子天圓篇參寥謂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圓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獨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終欲盡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忍如空石之從乎。先謙案終當爲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

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疆也。無爲謂知達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疆謂全無達理疆制之萌也

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隨。郭發行與天道無所不隨道當爲通揚本不誤俗人依

論語妄改故誤耳。性與天道語出晉書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

清明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

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

清明見植林以爲後人也。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

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

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懸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步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冥冥

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顛步之澮也。顛與窪同半步曰澮澮小澮也俯而出城

門。以爲小之閫也。酒亂其神也。閫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閫特立之戶上圖下方似圭故以城門擬之尋宮宮中之門謂之閫其小者謂之閫閫爲宮門之

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楊注未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啍啍。

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啍啍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執亂耳目之所主守啍啍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

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

折也。高蔽其長也。

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

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

執玄也。

玄幽深也或讀為眩

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

精目之明也 有人

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

不當。安能無過乎。

以疑決疑偽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

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蜀夏首而西澤顯龍門而不

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清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頗水能致風雨者也

其為人也愚而善畏。

善猶喜也

明月而

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

仰與背而

走。比至其家。

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背奔去也失氣謂因甚氣絕也。盧文昭曰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

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

感振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

曰正當為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玄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此人之所

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

擊鼓鼓癘。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癘冷疾也傷於溼

則患溼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愈讀為愈。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癘擊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癘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病癘

傷於溼則患溼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謬云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

矣。

廣溫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

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

沒上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疑。郝懿行曰

聖止說已見王叔齊書多作疑止皆俗人妄以之惟此未改得注疑或為疑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豈柔有庸

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訂定故疑止同義此云疑止證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得注疑或為疑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決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實習也決可也子叶反或當為接俞樾

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決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矣族類是傳終而謂

終為已僅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終已也故終已也故終也先諱案荀書以款代決此亦當為款作款

者後人學而不知不免於過則執一之不足相遠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

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

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聖也者

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至足也故學

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

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盧文昭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

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即係上類

字而銜先諱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衛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知

之聖人也知聖王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是

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執甚也察甚其非以分多能非以

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情飾蕩動而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誣辯說

而飾非以言是則謂之誣誣多言也詩曰無然詆訐王引之曰濯字義不可通濯當為授字之誤也授謂授

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授盜而斷斷許也說見尚書述聞民與智斷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

則謂之授授謂之授脩飾為盜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飾則注脩讀為修之修謂然為使然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

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授有勇

而不能以持是則謂之授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修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

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怡無為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術者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

神爲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僞隆賢故曲巧爲詐與此知字同義辨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說也揚說皆失之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爲非者而察之以爲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者而察之

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爲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

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

而恣睢妄辨而幾利得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詬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爲辨說所近者幾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

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詬詬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虛注並曰詬詬也字或作詬詬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詬杜注曰詬詬也又作詬大戴禮武王踐阼口生詬虛注曰詬詬也又作詬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垢杜注曰忍垢詬也漢書路溫舒傳作國君舍詬詬詬爲詬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詬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諱詬王注詬詬也呂氏春秋報俗篇曰彊力忍詬高注詬辱也淮南汜論篇曰忍詬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屈辱忍詬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讓詬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詬詬也或作讓詬詬詬也或作詬廣雅作讓詬揚注以讓詬爲詬辱亦失之愈損曰大元元鑒當據知休俗范望注曰詬求也見谷子有飛書當其文曰以飛書之辭鈎其所好以詬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錯猶詬也彊鉗鉗求也揚注以鉗人口稱之非是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

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發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錫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道字非其旨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于之胸中廣讀爲讀遠也不以無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按能讀爲而讀而之謂是棄不慕往不問來無邑縣之心不慕往之也

不慕往之也

與無益之事而往往之也不與來謂不與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時來也不喜往去不問將來言無益所在無所繫縛也邑澤未詳或曰邑與通同通決也澤誠為客清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過快客情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

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先謙案注中四為字皆當作而故君人者周則讒

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讒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

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諛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盧文昭曰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明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郝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為明以黃為蒼所謂元黃改色馬廐易形也二語見後漢文苑傳一證高欲為亂以青為黑以黑為黃民言從之

（諫見翟器注）此君人者宜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讒而小人遠矣反

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先謙案說言上而字衍說非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

化也明在下故詩意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集解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書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臺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虛文惡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

謂有倫是亦言毀譽之允當也舊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鄭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

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鄭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

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屬焉注謂曲期上固似未安先謙案鄭云曲期二字下過是也而解爲委巷非也下文云命說其所以然曲期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鄉而因之以爲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人生

故有必然之理是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冲和氣也事在精

先感應不事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

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

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

情雖無極心擇可心慮而能爲之動

謂之偽

爲爲偽不知古字這耳下云正則云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與此能爲之爲俱可作偽

爲能習自爲而後成謂之偽

心能動不在貴久習等然後能爲其本性也。虛文曰曰此爲字元

俗也。謂義廷不能無時。時爲耳。義者仁也。有義。則字昧。五
 六書之法。而警之者。衆矣。下而所爲。示上文。以本。是所說
 正利而爲謂之事。爲正道之事。利則謂之
 事業。謂商賈下賈者也。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之知。有所合謂之智。能合於物也。盧文昭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

文選曰句首字字微注當云在能有所合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一
反。郝懿行曰案揚注能耐古通此語非是揚既知
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

楊注所本然竊此說未見所出既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程鑄注）然則鑄意亦不以爲定論也且以荀書前之仲尼語云能配在之又云能而不耐在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

字不分兩讀
傷於天
性傷謂之病
節遇謂之命

傷於天
不得其所
節時也
當時所遇
謂之命
命者如天
所命然
先謙纂言
俗論世說
錢天論

是散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眞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臣曰。實

之大發其罪會為奪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

其證先讀秦女其民直女王喬奇辨以亂王名。女其民要秦則易使。易使則公

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矣。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美且真。敢言爲勸。勸上勸。

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

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也。約要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

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

守其謂疑其所習。先錄案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筆者循之故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先錄案舊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然則所爲有名。與

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辯

詞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爲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耳目鼻口而

四足而毛。既爲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

宋襲本同。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

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者涉上句有有名而讓先讓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

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爲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

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

加點揚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爲胡須切而所說皆非。先讓案揚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

喻也。異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實眩亂。此所以有名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

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難

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

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發明同異之意也。曰。緣

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言言各有所司。主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再離白黑大

省約之名以相類會而命之名也。盧文昭曰主未名也上宋本有各爲前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省省名約上文云是雖於守名約之妙也楊俊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宜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辨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體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引之曰色理聲理也樂理注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使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聲音清濁調字有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字謂調和聲字之聲也字聲類所以導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物聲之異者或曰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爲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而奇異也奇異萬物衆聲之異者也。盧文昭曰調字二字上下必有應說不必從爲之辭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謂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燧燧並曰談談謂也蓋談與諧一辭之轉耳笑字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調字當爲調字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爲等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禮弓篇品節斯疏節制也也是節爲制也調者說文和也聲音之道謂以和合之節以制節之故曰調節與清濁同。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爲對文奇聲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楊愈說皆非。

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滯臭也禮記曰鳥醜色而沙鳴鬱酒未辟破暑

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爲備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鬣鄭音蟻蟻臭者也。盧文昭曰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醜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戰栗阮籍詠遠詩感酸涼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謂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洒爲煩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唐字之誤唐從西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宜內齊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司農云唐朽木臭也（說文唐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唐臭如朽木）內則注曰唐臭臭也春秋傳曰一簋一唐（僖四年今左傳作藉杜預注唐草）鬱腥腥腐味也見周官禮記則洒酸必腐唐之誤也。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疾病也養與療同同鍼與按同皆療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鉞當爲鉞鉞耳與淫同輕重

以心異。說讀爲誤也脫訛爲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況之故。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

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

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

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條。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總。上云。必有微知。此當云。然而微知。必待五官之當。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微知即心也。下文云。五官傳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為五官之總。因五官。謂為天官。而注又有聞之。遂不可說。五官傳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

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司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莫不曉。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傳之。而不能知。心能微之。而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而後五官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正此注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為五官。能即應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為五官。形體即形體。黎澍曰。王說非也。從猶記錄也。心微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謂所見心微。而知之。由耳目之記。藉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然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微之。耳目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曉。謂之不知。然亦諱詞。不必為衍文。然後隨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之。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盧文昭曰。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通用。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稱若草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同。隔。舉故。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

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王念孫曰。或說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

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孫曰。共則有共之。有說焉。又謂共而無共。然後止也。揚說失之。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

也謂得其真名實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外都與異名之言此皆所以異名同名之意。王念孫曰案此等字
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司馬主政曰謂舉之此條以異為主故曰謂舉之（下文皆作則）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雄有五雄雌有五雌毛色不同其類亦異之類
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則則有別（有謂爲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得舉則舉
不可謂盡涉上條謂舉而舉則皆失之矣故曰此謂字乃偏字之說上云偏舉之乃偏舉之義故曰大共君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共君也偏與獨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會說是名無固宜
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均之以命
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
固宜各本誤故宜今正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字約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
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
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
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法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
呼其名徑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
所者。謂若爾馬同狀各有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可別也。狀同而爲異
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爾馬之類名雖可
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
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爲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
風化爲霧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
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
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
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
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謂或言聖
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
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驗之愚因惑之禍因惑
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
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

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孰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說孰為熟而訓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如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言未必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妄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而亦可也此惑於用實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

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謂禮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

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

即名之謂要也以用也悖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凡邪說辟言之離

稽實定辭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

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說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

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則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

可以示人位也鄭懿行曰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借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

之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

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信但用此道教之不必更用辨執也辨執謂說其所以然也盧文昭曰以注

去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說及辨說之說注執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書因上有曉

之以說而而誤涉耳先論案據盧說注皆作辨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

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其說自正名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

觀下句
我親皇

然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說。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六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六文也。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後與標俱不。德同記傳也。盧文昭曰往麗與標同舊本脫與標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後與標俱不。知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當為異實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名異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也。元仲春王正月公即位象以諭之。今本餘諫作諭。諭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諭也。揚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所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心想期則辨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陳奐曰工宰者工官也官宰也。出令而無所受令。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保實也言道是其義舊注失之。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保實也言道是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實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義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實物之形實實請而喻謂若形實自請其名然因共其名不使乖時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竄實言皆知其義詳也。王念孫曰揚說實請甚迂實本也。案辭傳原始要然以為實也由禮禮之實也鄭農注並曰實本也。請謂為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實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楊注請當

爲情造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有兼聽之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韓張湛曰請當作情又墨子尚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爲情

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

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衆說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窮闇也冥窮闇退而窮處也

俞樾曰揚說冥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說爲躬白道而冥窮者明白其道而詩曰顯顯卬卬如珪

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顯顯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

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諱辭辯也以學心聽謂懷敬而聽官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官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衆人之非

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爲之動曰自正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王念孫曰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爲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爲祇辭

以惑衆人之耳目也祇辭見上文治與衆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墨以者切謂也文選南都賦侍者墨五臣本墨音治劉良曰墨須美容貌也每賦絕諒妙以妖墨五臣作妖治後漢書張衡傳威嚴以墨類注曰墨音野謂妖墨也是治即墨或之墨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略貴者之禮發二句一意相承據揚注云其所辯說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不略貴

者之權執不爲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執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之也辟讀爲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

奪利而不施貴公正而賤鄧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爲和俞樾曰揚說非也

吐當爲吐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據書每相混若欲從出而今將爲發費從出而今將爲費是也論者謂之復字從口從直之字古或相混若欲之爲收語之爲暗喻之爲誇嘖之爲誇讀是也說而不奪利而不施二句相對言雖因論而不可執雖雖通利而不至流爲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說而不奪利而不施謂說不行利則說行其文正相配也詩曰長夜

漫令永思寯令大古之不慢令禮義之不愆令何恤人之言令此之謂也

漫字之漫謂漫漫長夜漫漫也詩

必以明辨爲其正何愛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情。流然而貌。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

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使然言說貌。然則謂之於人皆有純類不雜。彼名辭也者。也。差差不齊貌。謂諸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

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義也。通謂得其理。使所更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

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通反。外是者謂之訥。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

已寶。訥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見賢通反。故愚者之言。勃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諸諸然而

沸。勃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噴爭言也。助草反。或曰與噴同。深。也。諸諸多言也。謂愚者言淺。深則無統類。又諸諸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

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誰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

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爲智。慮之易知也。行之

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活也。鄰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括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爲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爲有欲也。若待人。之慕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爲多欲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在於等欲。則治不尊。

者。所困故能尊。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在於等欲。則治不尊。

欲則亂也。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爲文若闕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橫曲爲之說。亦非也。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

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

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昭曰。宋本注多誤字。今刪正。俞樾曰。待字衍。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得。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郭嵩燾曰。待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若無待字。則文不成義。俞樾非。下同。天性有欲。心爲之節制。俞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明矣。當據補。所受乎天之一

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日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欲。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故曰所受。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結則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魯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適其真。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

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俞說皆非。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

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

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謙案。此文卽以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謂促亡身之類。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不

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多。無止於亂。此在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

傷於治。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

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

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

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

不免也。注皆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應者。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德遠。投。無。作。字。道。又。照。曰。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氣。王。念。孫。曰。宋。錢。臣。本。正。德。堂。本。也。作。

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當從三利。一計。二計。三計。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下文。以爲可。而道之知所以

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也。雖爲

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皆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

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所欲雖

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

虛文。昭曰。往賤者。若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

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

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

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

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背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

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爲欲之不可

之徒不喻斯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得盡因背取所惡哉。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

之韓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也。言若合道則從

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

可離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

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

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權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

重者也能權變隨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建道者不咸感於貪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遠夫得喪欲還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衡不正則重懸於仰。曰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爲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之衡也不正謂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寧之則重懸於仰輕懸於俛而偏未平也益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欲因以爲福不知禍不慮福也禍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就後矣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偏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未遇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請焉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王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顯千里曰察不下隱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二句爲同氣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緩平章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口反。會也。曰平乃席名。故與並言。說文訓文訓。謂席子可以爲平。席

假而得問而噤之則不能離也。
假或有人問之譬以爲足其意亦不能辭於不足也。王念孫曰得問

二字義不可通楊曲釋之謂弟也復彈堂釋爲聞（古真反）字之訓也言憂恐
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豫即使暫時得聞而樂之而其不豫者仍在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

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弼壽也弼壽養故欲養

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

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其

與無足無以異。○鏡與冕同。雪文照曰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謂貧人之本不足者愈趨曰無足謂則者也乘軒戴鏡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跨卓而行無以異

也無足與乘軒相應處未得其義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已爲物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

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儻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儻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

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紉之履麤麻履也。盧文昭曰蔬食當作蔬食。屋室廬庋橐蓐尙机筵而

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廬。庾者，蔑廬也。以廬庾爲屋室，蔑橐爲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俞机筵未詳。或曰：俞言俞去俗語，番俞書之。俞也。俞机筵，質樸之机筵也。王念孫曰：以廬庾爲屋室，而五

屋室宜庚則文義不明且與葭蓼亭文非一律初學記事物部引作局室葭蓼亭尊於義爲長說文局促也局室

立廢對文則簪上不啻有發
 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
 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是而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

樂少矣。王念孫曰和當爲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言以是不

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卽思之誤也先說秦王說是莊仲
天是之謂重山技刃。知道則心平爲

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爲和而屬入之楊所見本蓋不誤

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重。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無考驗者所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施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費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盧文昭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指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闕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已治人之指。相合。後儒專言遏制。屏盡者。幾何。不以雍而廢矣。

荀子集解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循仁義而荀子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聽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

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子論性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昭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僞爲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陽氏不了而訓爲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謙案郝詒徵是荀書僞皆讀爲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僞。尤其明證。

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疾惡焉。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

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

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

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

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道與禮同。然後出

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

拘讀爲鉤曲也。下皆同。櫟栝正曲木之本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

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盧文昭曰注礪舊作厲誤。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

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

王念孫曰廣雅險豪也。成相篇曰險破傾側大。無

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

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緣禮起也
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

援則也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

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

是不然。是不足以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

之分者也。
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
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

書曰予仲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不及知也

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在也周禮太宰職大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盧文昭曰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揚意卻只作事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盧文昭曰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揭意卻只作事

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專典以富邦國以
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揚意卻只作事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

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爲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

可事亦其明證

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

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

可見之明常不藉於目可
於學是乃天性也
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孟子曰

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孟子言失喪
本性故惡也

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實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在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生而

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儉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漢者素也言人生生而

已葬其實槩與其資材其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爲他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傾也二句前

○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爲他向人之性惡其善者爲他二句前

後凡九見則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實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

不離質朴資材自

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難目。可以聽之

善此則

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難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使實於資材自善如目見之性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今

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

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俞樾曰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

根檀也詩其膏膏以時其糲鄭箋曰糲檀也見檀而不致先食與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

也。所以代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

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

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

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僞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陶人瓦工

埴埴土也。埴埴土。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

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僞本也王念孫曰楊後說以此工人爲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

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斷木而爲器。然則器

之性而讓下文云瓦埴埴陶人之性。器本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故工人斷木而爲器。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

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

人工人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

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王引之曰。偽言爲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步上生於而衍。

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皆謂之偽。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論故聖人化性而起偽。

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與起矯偽也。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信也。義相

性主念。然曰。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

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誠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

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

俞樾曰。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復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誘作其過。誘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所以異而過

衆者。偽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

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撓戾也。或曰。拂字從本旁。弗聲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

之拂。今之農器。連也。且發辭也。盧文弨曰。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俞樾曰。湯注。撓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爲

棉義。轉任曲說。文拂過聲也。拂音可。訓擊也。必改爲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撓。撓

怒色也。此拂字。疑撓之段音。言兄弟必撓然爭奪也。先誠案。據下文云。言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

字。俗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親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

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後人加之。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

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

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執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

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得其實。顯言之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疆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不知禮義者。虛文昭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病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間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

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說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

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

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

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

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先錄案當是實之借字。當試俗言試說。見君子篇。無禮義之化。去

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倚倚倚倚倚觀也。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離容與而獨倚。今謂獨立也。招隱士曰。廣庭寥兮。或隨或倚。謂或隨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裁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子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若是。則夫疆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諱之。眾者

於寡而諱之。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楊注。諱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為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諱字。當讀為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奪之者。無異也。天下之悖

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頃與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

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也。鄭駁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為符信。四

語董子書符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爲準者節亦驗也禮義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之辨則也周禮小宰聽稱實以傳別鄭司農云別物言論議如刑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

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先諒案王說是今改正故槩括之生爲枸木也

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槩括

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能生耳先諒案禮義積僞者積作爲而起禮義也楊注非

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埴埴哉亦積僞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則陶埴而生之也埴埴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一也言皆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

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說焉又

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曰呂氏本亦下皆有偽字案

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

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偽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偽字今依王說從呂氏本增

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

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

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

天非私會騫孝已而外衆人也

會騫會參閱子騫也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

然而會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基於禮義故也

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

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卽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蓋禮義則爲會閱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會閱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

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

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

人皆然有之

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實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

唯讀爲雖

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實而固

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

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焉。不然而愈。愈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

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

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

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

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謂於術執。字精義而深。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索。以久長。鄭。禁。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亦。作。伏。庸。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

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積習則可爲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

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爲君子。

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

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

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虛文。昭。曰。故。塗。之。人。可。以。爲。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爲禹。無害可

以爲禹。足可以偏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偏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

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

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

可以相爲明矣。工。更。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以。明。禹。亦。性。惡。以。能。衆。情。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

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轉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進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日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下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旁於四性之於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上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故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脂死。惕食我之生也。故向之母聞其識也。知必饑餓其宗。雖微纓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善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奪也。而卒爲姦。善與之舜。饒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面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受感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知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譏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譏其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治論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鄭氏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隱也。言若闇合於繩。焉不邪曲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傳三十一。年公季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而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向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訖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趙字皆讀若時。秩秩大猷。爲禮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循行悖謂言行相違也。盧文弨曰。宋

本節作諸悔作悔今從元刻愈微曰多悔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遠有悔於子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

其本字當作悔悔乃假借字詩十月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

之交焉亦孔之悔釋文曰悔本作悔薄。盧文弨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魯也旁魄即旁薄皆謂大也折速粹孰而

不。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謝本從盧校

勝故下從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折速案楊注云折謂折辭今本注文亦謂作折案折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折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勝人惠

施之論也使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

中道取果決也直其身謂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愈微曰楊注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鈐字之誤荀子書風用

從同循也是鈐循同循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鈐俗字形相倡傳

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積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文弨曰案此

中說也見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禮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爲共也。王

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

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尙有不誤者

天下不知之則惛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是上

勇也。惛惛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惛與惛同獨居之貌禮恭而意險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輕貨財也。王念孫曰爾雅齊中也言大中道而輕貨財也爾雅齊信也齊信爲

中信是其謂齊信與貨財財文非十二子有大信而信金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輕貨財之謂賢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向上也援輕身而重貨恬禍

而廣解。居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異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

是下勇也。盧文昭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曰此亦在氏繁弱鉅黍。古

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黍與拒同秦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子少時力距

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勢勁足以以拒來敵也。拒與行曰進惡篇未自繁弱鉅黍以子少時力距

美質亦須師友磨礱而成然則性實本惡必資師友切礱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一偏而言

若就彈全而論自當善惡並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

言清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曰案然而不得排擯。則不能自正。排擯韓正弓弩之器械巨京反桓公之蔥

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闔。此皆古之良

劍也。蔥闕錄留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錄同二劍以色爲名曹

植七版說劍云離以翠綠亦其類也留劍光采恍惚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

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與王闔闔劍名辟闔未詳新序闔丘叩謂齊宣王曰辟闔巨闕天

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闔卽湛盧也闔盧聲相近湛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鉅辟

不常李善云辟闔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特則可用辟闔或此義歟。盧文昭曰留舊本作脣語今改正注同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

則不能斷。騂騂騂騂纖纖離離。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騂讀爲騂讀青騂

離卽列子盜騂也。王念孫曰騂騂之爲騂讀猶耄期之爲耄動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說見致土篇隱忌下。楊云騂讀爲騂是也而云謂青騂文如博基則非。然而前必有銜

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本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並引作必前有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

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靡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漫行也。優疑優毀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優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音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下。故能至。

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

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先諱案羣書治要疏作沈二字。通用說見揚學管。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大諱焉。太太上。

至尊之號。俞樾曰。揚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先諱案羣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念孫曰。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入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諱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入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諱案羣書治要命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

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刑也。故合。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

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殺。謝本注。盧校世上有治字。盧

文昭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曰。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

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讀為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清。禮記。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實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是其聲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請。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取虛誕也。請諸所

謂則民莫敢不用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即此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從諸本刪正。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

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

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

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歷代與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意與陰義近。楊氏無注。或

以志怒為說。則非王念孫曰。怒。怒也。皆也。也。淮南主術篇注。論猶也。一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怒。又曰。怒。怒也。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分然各以

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是以前謙案分然又說見儒效篇。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

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樾曰。易。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均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

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向書。謂刑之辭。亂世則

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秦書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易為貶。世。世也。故

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

其刑也。盧文昭曰。案土昏禮記。准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伯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

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曾也。王念孫曰。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

當賢即先王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離察者注惡篇曰嘗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即嘗試也揚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爲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哀今之人胡潛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陽乘也山頂曰冢率者崔嵬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鄭云懷會也覆止也變異如此

此稱亂方至哀哉今在位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

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則利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

取法也周頌毛傳云登取也是養有取義注登謂自奉養失之愈憊曰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謂則動字衍文也

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

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

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

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曰流謂爲留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

（蒙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施京作留荀子王制篇無有親疏序長幼而無有流邪）揚以流爲邪移失之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有親其親故不乖悖施

式政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依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捷成而有所依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捷成而有所依

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殊如無斷當俗視其允矣故知長幼循其序而故仁者仁此者也仁此者此者也

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接續而成故人得休也捷不訓速揚注恐非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爲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爲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此五者死生此者也

忠者慎慎此者也慎此者此者也忠者慎慎此者也忠者慎慎此者也

謂非是敦崇堂作敦崇信故書曰敦崇焉君子也王氏引之云敦崇皆勉也謂雅曰敦勉也又曰敦崇勉也釋文
崇亦作敦是敦崇並為敦此文疑本作志者敦崇此言也敦崇與敦崇文具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其為忠也詩
文心部慎勉也是其本字其與字此用本字作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

慎因譌為慎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淳讀下有於字

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見
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郝懿行曰上言兼此

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一一自善盡善非聖人不能也先謙案楊注未讀郝說增不矜
文成義既言備又言一一盡善於文為複矣自論已也德備而不以己之一善自矜非聖人不能也

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聚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有而不有
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

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不自有

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
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集解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發語名篇雖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
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

戒耳。今以是爲難。雖故降在下。盧文弔曰。成相之義。非謂成相也。蓋內但以國君之愚問。如舊。第一登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成相音。讀又古者。必必有相。審此爲音節。即後世彈詞之。三篇首句。即樂如。警無相何。何。何。何。已。胡。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警。而如。瞭。觀。師。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揚。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非。荀。案。志。所。載。成。相。雜。辭。在。儀。人。雜。辭。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指。焉。近。之。然。多。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爲。樂。器。之。春。讀。非。謂。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之。數。何。獨。琴。春。讀。言。之。乎。若。等。首。語。如。警。無。相。乃。指。相。督。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觀。謂。相。者。治。也。何。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今。之。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一。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與。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又。下。文。請。布。基。請。放。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而。與。請。成。相。同。義。又。下。文。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皆。言。成。相。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說。以。喻。意。非。謂。託。於。曉。警。諷。諭。之。詞。也。俞。樾。曰。盧。說是。也。但。引。治。亂。以。相。及。警。必。有。相。以。有。相。以。有。相。字。副。皆。失。之。曲。舞。多。矣。何。獨。琴。春。讀。言。既。以。爲。樂。器。又。以。爲。督。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登。記。曲。舞。篇。獨。有。要。者。不。相。鄭。注。曰。相。謂。選。梓。桴。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謠。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耶。許。之。比。其。樂。曲。與。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爲。謬。何。也。先。謙。案。俞。說。近。是。王。以。成。相。爲。成。治。於。漢。書。之。成。相。雜。辭。及。本。篇。云。託。於。成。相。以。喻。意。義。未。洽。耶。氏。讀。相。爲。平。聲。尤。非。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歿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
規反。盧文弨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卽下文愚

以重疊作以重韻。意注似向有脫誤。又蓮字卽涉字之俗說。文於體下作許。想刻下有讀注爲篆文。又載涉字。至今俗作蓮。使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讀廉。亦然。且釋尚書元首。蓋下作許。可見王念慈曰大戴記會子輸言篇是以或韻。或韻終其篇而已矣。亦重言或韻。

人主無賢。如響無日。基者設也。謂人也。言請布聲義必在鼓用聖人也。詩

翼翼爲爾。猶說爾布其業在乎無聖人也。如響無日。基者設也。謂人也。言請布聲義必在鼓用聖人也。詩

三考。德者相親。故相親。賢也。誠與內古字。還是則。內相名尊。尊中相者。俱與。內聲。音云。基設也。尊乃智同注。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俟。

請布基慎聖人。

讀爲「誦讀陳布其業在乎頌聖人也」。鄭義行曰「基者設也」。讀者說也。言請布陳設於前在說用聖人也。許三考其相與說義相說異也。該與成字通是即成相名篇篇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實乃皆同注。

云是葉朱之類千里曰人字得書有與不人讀本音人字下文可見一平傾人天朝一精梁或人讀此上讀基下
韻治災五等岐異非原文耳之類曰人字不入讀疑當作讀之字與讀音近而無通讀此以不讀漢石
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朝聽史記作躬聖也其讀也聽讀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諸
布基懷德之欲人讀聽其言下文云諸牧基賢者思其義正同也懷德之三字本程記仲尼燕居篇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論臣過反其施言

人臣之過在乎不行過專施式政反。先諫案言論人臣之過當尊主安國尚賢義諫如夢義古諫如

反其所施行即下所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也楊以爲爲施惠非尊主安國尚賢義諫如夢義古諫如

儉此皆古體餘可類推俞樾曰義讀爲義義亦賢也向書大誥舊民愚有十夫故傳訓讀拒諫飾非愚而

爲賢大傳作民儉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儉賢也向賢義也向賢者古字通用也作義者古字通用也作義者古字通用也

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國多私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曰

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比周還主黨與施還施。王念孫曰還讀爲當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

伍章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施。王念孫曰還讀爲當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

下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臣道則爲賢上能尊主愛下民

。王念孫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實主之擊

苟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實主之擊

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擊災也蹙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久而愚闇愈甚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卑其志意。大

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宣文昭曰臺下宋本有鞠字元刻無以讀武王怒

師牧野。紂卒易御啓乃下。易御河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

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注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

爲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

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世之衰讒人歸比

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渙久矣世之禍惡賢

士子胥見殺百里徙

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爲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城係虜遷徙於秦

穆公任之強配五伯

六卿施。

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遇孔子掩

逆拒斥逐大侮不使屈也拘謂畏匡尾隙也

通
展禽三繼春申道綴基

畢輪居於櫟下三紉爲士師三見紉也秦申楚相

黃歇封爲春申君。綰止也。與轅同畢。盡也。輒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僮僕。皆流徙。德其妻妾。皆賜與。此
盧文昭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熱熱行曰。此荀卿自道。苟本受知春申爲蘭陵令。蓋將借以行。循

進者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輪矣輪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悞讀輪字之義甚迂輪者
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歷六年鄭人來訖平傳曰訖平者何訖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齊

梁傳亦曰輶者墜也小雅正月篇載輶甯載鄭箋曰輶墜也盧
說本汪氏見丙申校本先謙案注三絀下宋台州本有謂字
請牧基賢者思治堯在萬世如

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與鼓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王念孫曰。疑恐也。畏也。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

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濯大戴記藹率言濯作疑一此之疑此是問也豈也險峻頃刻之間人豈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是也楊未嘗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釋言

疑辰也郭注曰辰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賓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訖之誤傳
疑辰也郭注曰辰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賓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訖之誤傳

在葛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葛世雖險峻傾側
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曰疲王念孫曰堯張也

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
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郝懿行曰爲古讀如爲與施強數皆讀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緣

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爲至治在躬後王謂隨時設教
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

二必指於古也。外則變常而爲之。內則守之而已。
惠施或曰。季卽莊子曰。季真之莫爲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
惠施之說。又曰。莊子及百家子。爲異說。故不用心辨明之。韓或爲辯。王念孫曰。季子。詳上

字通不律不韋。合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

也揚說失之
衆人則不能復一壽夫則兼壽之但詰謂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謂爲形無德化
是結
水至平

[illegible]

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執直而用推必參天。而有執之上幾已一字言既

聖人字相步而談脫也此以平傾人天相續古讀平如偏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暴人芻

豢。仁人糟糠。豢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禮樂滅息。

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

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為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

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諒為又既慮之厚固又能深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好而不二則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揚說失之治之

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曰新焉矣無休息也君子由之倏以好。倏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接下以仁事成相竭辭不暨。竭盡也給成相之事雖終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

不暨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為害也

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揚說失之今存八字疑向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二

字今存七字向少四字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向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

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為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讀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

三者如愚以重愚問以重問成爲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謀議之天下為一海內賢之屬是也唯下以教

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執揚注孰或為郭公長父之難厲王疏于義兩處則上六下五雖

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為兩句五句為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為道

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共五句為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傷異事故知有脫文。堯舜尚賢身

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

矣先聲震恐為子胥身離山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吳同本亦或作江

為之欲反變力朱反國誰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里此當是自到之後威以里屋奔之江也賈達云里屋小智也。盧文昭曰案揚云本或作里屋則諫則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置章昭云當為里此術置字而又訛里作里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都歸行曰黃縣楚蔡閒人皆以獨鹿為里屋名此言獨鹿蓋為革里屋戶所訛與者也獨鹿與當里之里屋音義相近而與獨鹿義遠若作到而獨鹿復不記王念孫曰後人蒙獨鹿為里屋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為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故讀為里屋謂是既到之後威以里屋而棄之江也今案而論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乎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為善者而勤也為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也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言誰可以為之也（高往而能也是辨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蒙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樂辭傳曰善之德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蒙傳上言結端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藥甲以見子南考工記語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為志也。顧千里曰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向少四字

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

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動於事素後爵手也務本節用財

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其職足

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叩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

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叩與仰同宣亮反。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揚說非也往當為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得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

與也凡禮書從才從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

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便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自禁不為惡而止曰禁不為則辭不達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為儀說文人郭儀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簋與余之餼鄭箋曰餼頃貌廣雅釋詁曰餼表也是餼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說義為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

明法曰役聚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為大義是其蔽也義蔽古通用義可為機故儀亦可為儀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則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為言君法明成則其命有常君法儀邪則當禁之使不為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莫不說教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正以君法明為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聞之殆不足據也

名不移既能正三則民皆歸上之教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就它師執教以它為師言皆歸王

日它師二字誤倒當作師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趙東則各守其分限器尺證反銀與畢

它則與儀為移皆領矣刑稱陳守其銀同王念孫曰揚說釋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

氏恬謏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蒞遠陳于上謂成道於上也君與云率性道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術器篇文字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經乎道

而各守其限也下不得用輕私門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得亦請

牧祺明有基莫得也請牧治官律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主好

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諸領謂脩之使不得領領莫

也虞文照曰脩領來本作脩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曰領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

也俗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經嘗為後主

執持當為執主持莫不理續執主持者謂難曰續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執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執主持也又曰莫得與執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執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續誤作續

執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揚說皆失之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聽即上云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

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刑稱陳云云

脩領謂五章為五聽明蓋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為五聽亦明甚本篇一氣相承而揚注則以折

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視聽更教法今莫敢恣給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明其請諸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請虞文照曰案諸古與清通用列子說符篇揚朱曰發于此而應于

下文兼賞言則聽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制為聽政之大分以會至者待之以道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即

參五明聽獄賞刑也實不肯不離是非不聽信疑分也無遺害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聽

則下不和和解調則當參伍明謹施賞刑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偏也顯者必得

試錄起故非明其情不可參伍明謹施賞刑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偏也顯者必得

隱者復顯民反說民不許禁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誕以分賞

隱者復顯民反說民不許禁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誕以分賞

隱者復顯民反說民不許禁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誕以分賞

隱者復顯民反說民不許禁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誕以分賞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盡其言觀法不法

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想也。都統行曰此言觀法於法不及。耳目既顯。吏敬法令

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吏謹將之無鉅滑。將持也詩曰

與彼同聲與和同言不使紛披相亂也。都統行曰正名篇有滑鉅此言鉅滑其義同皆謂亂。無將大車

淮南厲王傳觀天下正法顏注說古奏字謂曲也故乘傳其文說數與錄同謂曲也。備蓋與備同謂曲也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謂舍止也。羣下不私請各以所宜不苛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治

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德與變亂實

篇之例首句無不入讀。者今本循作循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讀矣。公察善思論不亂。先謙案伯

臣之倫不亂也。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盧文弨

說見舊唐書。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六人之非絲非帛。文理成章。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

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

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

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

子所敬而小人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

讀古人詩曰雅真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禮言禮。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此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隆發備也物膏物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

或薄。帝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以帝或不能齊均也。王念孫曰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物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榮約傷武之異也今本通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

皇穆穆。

穆穆遐遠昏亂也微御未辨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俞樾曰微微訓美則與穆穆不倫矣微當讀為微文選長節賦隔微微及注曰隔微追盛兒海賦葩華微微注曰微微

周旋四海。會不崇日。

崇充也言智遠周旋四海會不充備一日而得也。君子以脩。路以穿室。

寬聚也微微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

詎亦猶是耳

詎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

業以成。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

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

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

見利遠害。脩潔之為親

而難汙之為狄者邪。

智德潔則可相親若難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王念孫曰親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而遠於穢汙也楊說皆失之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奔走者邪。奔走

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

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

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王引之曰此知為讀流下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暴高以鉅。

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盛也鉅大也。

中矩。

言滿天地之區方也。

大參天地。德厚堯禹。

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盧文昭曰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注天地相似上以聯一字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富。

謂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實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字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大富

大字言謝靈之變少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謝本充盈乎大字為非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字而不能斷其諸充盈與精微對照本充盈則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謝云其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字又曰呂錄本作盈大乎寓由蓋本作去盈乎大寓後脫充字又乃轉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字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字下鉅短焉為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忽令其極之遠也。據令其相逐而反也。今分判絕言字宙而不稱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

忽令其極之遠也。據令其相逐而反也。今分判絕言雲或湛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遙音辰。王念孫曰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為遠貌極至也言忽今其所至之遠也。極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晁氏鐘縣謂之旋程氏易鳴鑪錄曰旋所以懸鐘者設於兩上孟子謂之追靈言追出於兩上者乃靈也。靈與縣通文子所謂聖人法易鳴鑪而開戶是也。縣小者謂之旋。郭璞江賦所謂轉旋旋是也。日旋日靈其義不殊蓋為金柄於兩上以貫於縣之者之聲中形如環然如此則宛轉旋動不為聲病矣。水經雖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靈臺。續述征記曰同道如靈故謂之靈臺。是凡言靈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達令其相逐而反也。揚說皆失之。叩叩令天下之感蹇也。叩叩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俞樾曰揚注非是蹇當讀為蹇方言捷取也雲行用施傳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叩叩令天下之感蹇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往來慚

億。通于大神。億億猶時頃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亟急也言若如揚注則與下意不貫矣。億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億億為晦暝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勗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王引之曰揚以意為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附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珣曰君子審謀而小人審意臣意之也是意為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後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罔億度即安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億作意。）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億作意。）

充盈大字而不罷。人卻穴而不偏者與。罷讀為鑒。鑒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字幽深則入卻穴而會無偏側不容也。鑒它形反。王念孫曰揚訓罷為鑒貌又以罷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字而不罷焉句罷者閒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閒隙也。偏不容也。偏與窮義正相反。廣雅曰窮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鐘小者不罷大者不擬。罷則不塞。擬則不塞。杜注曰罷細不滿也。縱橫大不入也不感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罷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廣大也不罷其入小也不塞。管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罷小用之則不困。臣

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薄以湯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微以蠅蠅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窮高注曰窮不備密也義並與此同

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言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讀同也言託訊不與前後讀疑是託託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鄰部蓋倡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託為託託仍不合韻

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明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暴至殺傷而不憶忘者與憶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德則吾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震怒殺傷萬物會不憶度變忘言果決不測也王念孫曰憶讀為慮意億古字通說見前則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萬物會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慮疑也漢書文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會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王念孫曰置讀為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德言功被天下而無私德也樂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

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過於變化雲雲所以獨異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

有物於此儼儼令其狀屢化如神儼儼如其真像之像儼儼無毛羽之貌功被天下為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功成而身廢是身廢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壞也後世壞也人屬

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禘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昭曰此與下文五泰宋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三刻可

學之賦所引台古音焉字不誤故正音讀五支六陽之韻也王念孫曰敗世音泰古音也蓋祭部非准不與五支

之去聲通音不具六指之去聲通音也
用段說之說也說見戴先生聲韻考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受

頭又類馬首謂馬首實泰原諸者鄭玄云天文曰馬首故
靈書曰靈為能精月傳大火則浴其種是靈與馬同氣也
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

與壯得其養有父母而無壯壯者與為靈之時未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僻謂化

而後治治也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喜淫而惡雨淫謂淫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王全

產部五引作疾淫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淫同惡楊云淫謂淫其種乃曲為之說耳俞越曰楊說甚得荀子之意

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惡雨則惡暑其種必淫有似喜淫者宜不惡雨矣而惡雨則

喜淫故妄改之言法淫又言惡雨辭極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微覽以訂正荀子誤矣蠅以為母

蠅以為父五言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之後事乃畢也禮化而成謂也夫是之謂蠱理

五帝言此乃蠱之義理也蠱蠱行曰理者條理也夫舍生於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蠱蠱之功至大時人解

理者似蠱蠱蠱為物條理尤深莫精於蠱莫密於蠱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蠱知其本詩曰蠱無公

尤甚故荀子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蠱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不盜不竊

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變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暨也

衡橫也言蠱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蠱顯也

見賢賢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顯時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

功小者邪為鐵則巨長其尾而銳其刺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劉末也謂蠱之鋒也莊子曰有實

之意匹頭鉅達而尾趙繻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刺趙繻為掉掉繻長貌言蠱尾掉而繻也掉使

小反弔反赫蠱行曰趙之為言起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

通鑑之傳之人曰口方應不能用也王也曰楊也記讀時時為時是也而云進說則云無地則余謂時時也
取之也則其義與楊也記讀時時為時是也而云進說則云無地則余謂時時也
錢云與將將同 仁人細約。放暴擅彊。細退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險。必恐時賢不見用也。蟬
龍為蜺蜺。鳴皋為鳳皇。知會惡蟬龍之聖反謂之蜺蜺。鳴皋之惡反以爲鳳皇也。比干見紂。

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
之大行也。聞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不祥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皓天

一室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
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為書謝曰齊人楚王
（韓詩外傳四作鄭語曰齊人楚王）此不崇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辭四字）不可不
審察也此為劫強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弱材無法術以知姦刻大臣主斷國私以榮於已也故強賢
長而立幼弱廢正道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國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聞疾
長以冠冠於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過之崔杼歸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
自刃於崔杼杼不許莊公走出於外獨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絳絳主父於沙丘
百日而殺之傳遺用齊掘閔王之術藏於其處雖宿夕而死夫矯雖避隱匿疾上比前世未至被縶射服下比近
代未至擅筋而餓死也夫劫強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齊矣由此觀之竊雖海王可也因為賦
曰寶珍隋珠不知佩令韓衣與絲不知異今閭諒子奢莫知變今謀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寶為明以尊為禮以
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益神神無自彊也（外傳所說賦與前書略同嘉
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未引詩作上帝蓋謂無自彊焉）都說行曰疾即現字韓詩外傳四作雖非
錦不知異也（雖布也）言美惡不分也情以難布二字連讀而謂為雖布失之（說文）閭諒子奢莫之
嫌也（閭諒古之美女後誤作閭諒楚詞七諫稱閭諒為諒諒蓋一名明淑漢書音義章昭曰閭諒楚王魏嬰之
姬子于反。盧文昭曰門是閭字之誤楊本）嫌母力父是之喜也（嫌母隨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喜
况也。盧文昭曰力父俗本作力
父今從元刻與
詩外傳四同）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都說行曰以危為安嫌
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欲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
同也後諸作易其與同此章即趙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集解卷十九

大路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前云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路也

一落以

大路。以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章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諸旁言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

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屏

彼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屋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闕諸侯內闕一闕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櫨士以帷使謂不欲見內外不容見中魚之義也。鄭氏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高營門中此說是也。豈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自障蔽也。蓋謂篇云屏禮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風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今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掩障分於外內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街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助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張人金鸞氏嘗論屏是高說以爲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記中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臺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守之在門屏之開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詳見所著求古錄今採其說存之。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羣興就馬。禮也。

韓謂人說車言不暇待馬至故羣興就馬也

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章弁。禮也。

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衮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

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繡鄭注謂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

妾無升龍侯伯爲子男。鬻卿大夫玄鄭云大夫得冕蓋亦言得見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章弁謂以爲章爲轉而故弁也。玉藻曰轉君朱大夫素士露章也。

天子御珽諸侯

御菜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君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卓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珽長三尺特上終葵首謂劍上至其首而方也。終葵古鉞字玉之上圖下方者也。鄭康

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終葵如御之鉞鉞備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彤謂彤畫爲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照

復也。

諸侯相見鄉爲介。

相見謂於鄉地爲會介訓也。聘義卿爲上賓大夫爲承摯君親。以其教

出畢行。

教謂戒令畢行謂畢臣盡行從君也。王念孫曰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夏

德篇云諸侯相見爲介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文若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上當爲出言必

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律習容謂律容中音律也。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鄭注曰玉佩也。是其

證也。禮書上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誤。二十五年前出日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奪權出爲作謀士管子大臣諸士

欲適吏不通今本土諸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表本紀釋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釋以

上士皆其證也。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字從此明諸侯出疆聘人以珽聘人以珽

閭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珽反絕以環。聘人以珽謂使人聘他國以珽璋也。閭謂訪其

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

云以璧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聘守以竹使若也。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見臣以瑗。鄭注曰瑗而徵守鄭

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時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環與之珽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

此明諸侯以玉授人臣之禮也。鄭注行曰士聘事也。古守通用楊往不誤而諸未明斷閭士者謂閭人以事聘

以璧爲摯如等哀公執摯於周禮也。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

施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禮書則在禮。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

珍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詩曰物其

指矣唯其備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雕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目同美也。備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

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禁也。

表。標志也。此明吾國當以禮示人也。郝懿行曰。天誅謂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爲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

之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乎國當以禮示人也。鄭玄行曰：天誅罰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者，表道不明則亂人也。鄭玄行曰：天誅罰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者，表道不明則亂人也。

維予從欲而治。
漢書齊集：卓謂之辭言：明此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輯皋陶也。鄭玄行曰：此語今書以入大舜謀謨字作舜輯則未出何書也。又解

舜曰

維予從欲而治。皇朝韓美皇朝之贈言。臨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除禮能成聖亦猶舜之
藏密傳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准矣。此引舜曰波援道經皆不無書會稽曰。此即
所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
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楊氏據古文尚書
爲說。乃曰。引之以除禮能成聖。亦猶舜與皇朝也。失之矣。
 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

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爲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堯學於君疇。舜

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吾曉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
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過從天下之謫天下

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晉書懷帝時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不足取也雖天下之顯從天下之顯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劉哀公曰黃帝學于太嶽顓瑩學于鉅野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昭禹學于西王國禹學于成臯伯文王學于時子屈武王學於郭放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文引新序曰秦新序子伯新序莫古今人表作太嶽顓瑩作義臣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於注法言引新序作君嚳成子伯新序作成子伯時子思作欽時子思思不成喪即節寫五十不成喪也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孺席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席在身也。郭嵩焘曰五十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醺而命之。往迎爾相。成

之類從天下之盜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兗西王國西兗之賢人
曰黃帝學于太皞顓臾學于鉅靈帝堯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兗禹學于西
伯曰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比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文紹曰案新序五太皞作大
皞錄周王學於遠夏表同手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齊校注法言引新序作君壽成子將將序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
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郭壽嵩曰五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

我宗事卿云相助也宗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崇復作冊率卿云冊勉也若沒也勉

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禮作勸率。鄭云勸勉也。若供也。勉率婦嬪以敬其稱先妣之嗣也。供之行則常有常。孝戒之。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就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得行者在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

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盡先親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

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

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郭壽熙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閭之內庭戶之閒。盡一家之人言之。楊注誤。君子

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感說之不欲迫。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隨不欲使其隨也。此語出會子。鄭終行曰。此出會子立事篇荀卿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使以顏色。勿彊謂匪惡伊教使自傳之注謂不欲使其說非。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盧文昭曰。皆禮也。各本作皆禮者也。

禮之大凡。事生飾體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大賁。故爲之飾。親親故故

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得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金等也。皆仁恩之益也。楊所介反。貴貴尊尊。尊賢賢老老長

長。義之倫也。論理也。此五者非仁。思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

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

入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爲居。居之誤也。仁非其

無禮也。盧文昭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鄭終行曰。虛讀爲居。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念孫曰。虛當爲虛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其義其禮。又引諸語。里仁爲美。澤不處仁。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文昭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虛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文昭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義然後仁。行義以利。然後義也。義然後仁。行義以利。然後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遂理而

不取。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取。行則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

日。白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知。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

(韓書和字或作和。與知相似。見漢石經禮記)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

失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而禮節不發。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

言四者雖殊。其致一也。同於禮也。

貨

賄指。所以佐生也。贈送。所

豐者。文少至九。如鼓爲

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

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士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

第二篇也。一男三女。開元集京房者在堂中者。在閨也。慶者雖在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禹人共耕

人殺太王陵犯也朝太晚爲遲也或曰禮記曰禴祭魚然爰虞人
蚤也又曰田不以墾是暴天物也王念孫曰爰是也前說非
治民

䷊

不以禮動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平衡讀響折頭與響如衡之平禮記平實與此

緣味。鄭氏行曰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

臣也所以辟君也。

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

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

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

尊尚親之文而誤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以私見也傳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穆穆容儀穆穆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成儀儀侍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貌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

臣下者有諫而無詘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詩上曰諫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酈衛侯之弟懿怨謂若慶鄭

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

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

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謂可以食美饗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微設宴也。王念孫

曰設當為結字之誤也故楊注云結屨也。今注文結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結衣對祭服而言王前燕衣不踰祭服禮不踰廟是其證易之威見夫婦。易咸卦見下男見為少女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也聘士

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也魚豢反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蹙

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

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

樂之聲。此言所現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詔護。佩玉之聲發則中武象達則中詔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親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其類也

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聲之聲步趨之節也。顯于里。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

日案疑或說是也。正詔篇禮記篇經皆作齊可以為證。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當為

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先諫案士當為出說見上。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當為

冰泮逆女。霜降殺。內十日一御。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十日一御。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謂諸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有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盧文昭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

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然有荈葉所

仲言鄭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

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婚皆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

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樹秋冬而陰氣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誤

總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焉注俱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誤

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由此言十日者或古文五如劍十之形因譌寫致誤歟。五古文作乂。王引

之曰此文本作霜降殺。冰泮殺。止霜降殺。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

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詩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穀梁傳天之道篇亦云

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

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

二丈六尺。

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陂，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引之曰：大之當爲六之言，以大尺而大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

則所見

文貌清用，相爲內外表裏。

文謂禮物統謂威儀，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清用在內，故曰相爲內外表裏。

禮論篇曰：文理繁，清用省，是禮之達也。文理省，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離是禮之中，施也。彼言文理，殆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理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作文貌，是其證。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

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

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禮論篇及珍異，君身說死，無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

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

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

公羊傳曰：秦伯使陰交聘，陰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用寔，故百里之言敗於殺面，而自愛，故作秦晉諸葛黃髮是也。

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

掩蔽公道，謂之暗昧。

奉妒昧者，謂之交謫。

交謫，於謫辭之人，相成爲惡也。

文曰：交謫，爲狡，禮記樂記：齊也。齊，猶實得文曰：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謫同義。下文曰：交謫之人，妒昧之臣，國之族孽也。是交謫與妒昧當而字平列。楊注曰：交謫，於謫辭之人失之矣。

交謫之人，妒

昧之臣，國之族孽也。

族，與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寶也。

言，身能行之，國器也。

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

國藉其言而用也。

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

情。

衣食足，知榮辱。

不教無以理民性。

人性惡。

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

所以富之也。

宅，言地也。百畝，一夫田。五畝，謂田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嫁，燕享朝聘。

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嫁，燕享朝聘。

謂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上善謂之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爲七也。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嫁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據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教失之。

子之囚，突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柱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廢之，賢人紂所貶也。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

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途亡由於好獨。謂徑路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洪頡遺曰：後嘗作謬晏子春秋我內篇雜上作溺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蓋古今字先誤案詩載駝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涉二途字與此義同。晏子作謬乃誤文。洪氏以爲說非。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聞也。

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爲此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罰，類亦通。然楊注未明晰。盧分段並非二句，又見王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則一謂若爲守理之類也。

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筵應之。謂賞必費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嘗爲家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采地與新有皆暮不事。

古者有喪皆暮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罔終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僑，駒其字也。續言猶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晏言也。子家駒續然大夫四字未詳。然行曰：續古作慶，慶之爲言庚也。庚然則強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

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思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

雖有思惠不如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仁義也。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大夫

言曰子皆類於時之人未便廣於仁義或不可為王者言也。謂諸行曰此皆當何功而不可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位往往以曰子言過非是

孟子二見宣王不

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行子之之燕。

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妻在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妻其先也

遇會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會元

曰。志卑。

言不求遠大也。會元會參之子

志卑者輕物。

物

輕物者不求助。

不求賢

苟不求助。何能舉。

不焚是稱也。

氏免之虜也。

謂見不勝任矣

而不愛其係壘也。而愛其不焚也。

通讀為蒙氏免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愛虜獲而愛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頃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

利夫秋豪。

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陳侯曰秦磨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

其害累及國家也。

詩周頃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陳侯曰秦磨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

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詩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

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微也。俞樾曰揚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信知之眸子當讀為謁說文目部瞻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牟冒也詩之與冒矣說文又有冒餘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攴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鏡十說

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廣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

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

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實財也士不道貨財。士不道貨財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牟。息繫

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質孟子曰牛墮必數實蓋古字通耳墮謂執持而置於君士相見稱曰士大夫莫許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養再拜者不察於雞豚豈

有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質孟子曰牛墮必數實蓋古字通耳墮謂執持而置於君士相見稱曰士大夫莫許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養再拜者不察於雞豚豈

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家卿上卿不脩幣謂不修財幣敬重之也。治穀曰場。樹菜茹曰圃。若公卿

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爲

利場園國家上田不修俗謂不修財俗取之也治稼稻曰場樹菜蔬曰園若公家

字不奪義。夫工安者亦也。王叔師曰。此字雖與場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玩楊注亦是說字論語。子路將再往及女齊則止。云。爾來未見。此字與場字同。本會說上云。三士不爲財。場。得不得買。猶如商賈也。此出。

云家卿不脩飾注謂不飾財幣取惠之也。然則與土之不遺賞討何以異乎。標華詩外傳作冢。式不脩飾旋疑。文韋棟垣曰。斂乃斂字之訛。說文書木都他聲。又收字也不脩飾即離落微。

文云。梁垣曰。斂木。垣曰。斂說文書木都他聲。又收字也不脩飾即離落微。擐不脩飾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塲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意。

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

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

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

。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因爲句則字下爲爲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

土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論案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因財
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爲非當從今本

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

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

文王謀

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

竝解在仲尼篇言司公終王
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言其不

工業不得無謀伐至成康
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

多積財而羞無有。

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誅任而後

此邪行之所

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差則民闇飾矣

好義之所事者多則民間自修節也。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爲義字上平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義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間節者言上

距義民雖處閭閻之中亦自備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民備篇載安子賤治父使民鬻行若有
刑於旁即所謂民飾也）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閭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
欲貴乎對文）

克義也（鑒錢始錯幣上上好錢則民富上好錢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鑒錢始錯幣上上好錢則民富上好錢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鑒錢始錯幣上上好錢則民富上好錢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

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劉台拱曰。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

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死不顧廉恥須絕諸親身終命而求也分書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

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先諫案錄。適也。謂不謂遠。說是天詩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

至斯極也。苦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也苟直行

與讒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助苞裏故總謂之宜宜與起也 天之生

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

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銓爵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

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 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爲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

後知克。無人與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過卜。下魯邑莊子卜邑大夫有勇者 晉人欲伐

衛。畏子路不敢過蒲。晉新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也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 無有

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言。荀子曰秦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辭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違蓋下文先王之遺則堯舜已六武之博

則天宮已乃自解毛也天府之義也 堯舜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發矣故知楊注非也六武當從虞翻爲六武之誤何則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與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武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

武之博得之不得故曰天府天府天之有德言六武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喻焉六武之博即六博也王注楚辭云投六博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昭曰武當作藝藝之誤也 日。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則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 六武之博則天府已。求財

也即六君子之學如說惓然遷之 如舜也。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

色出辭氣效。效也置措也言造 無留善。有拿即行無留善無宿問 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盡其

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難故 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 雖天子三公問。

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致口如窮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 君子隘窮而不失。不

隨而損後。宣文 勞倦而不苟。不苟 臨患難而不忘知馬之言。尹子夏曰君子之窮於義

照曰隘窮即困窮 勞倦而不苟。不苟 臨患難而不忘知馬之言。尹子夏曰君子之窮於義而志不懈倦於五兵而志不

論大事不遠昔之言昔者蓋言所說之言之此即不當說為昔言曰行席謂時之居也雖不遠素所講習也
今從元初鄭氏行曰知席恐席之形辭蓋皆假借為通又謂為知耳王念孫曰知說是也漢書靈光傳如畫
畫曰知席曰知席是其義也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詩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聽大事不遠昔席之
言俞樾曰知王之說席矣楊注引尸子聽大事不遠昔席之言昔亦蓋之轉也
作知席者其原文是謂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謂席也而文雖異而實同
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遠道所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
為鄭李也曰漢水溢流為澤今云雨小漢故潛漢者本因雨小水溢而後成至其感也乃溢為澤矣言自小至
大者也鄭氏行曰此語詩義不可謂楊氏尚為之解也蓋隱之義俞樾曰漢字繁衍文用小故潛者爾雅釋
言曰潛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
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

聲聞遠色澤洽潤德潤身行下並反小人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
謂之畔畔者倍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又逆之名也鄭氏行
言謂自言設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詞謂導民九兩教養而乃居厥位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
堂之逆弓記言子夏曰使四河之民聽女於夫子爾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豈有因於
矣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

故行不能言言說不足於信者誠言也鄭氏行曰說過者大言不作誠言者銳言若誠故春秋善胥命
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姜命于諸公卒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
在盟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姜命于諸公卒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會
者也相謂為言者也相謂為會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
人贊相也言者也相謂為會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

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誠為說近親遠附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

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誠為說近親遠附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

傳言作善之類皆是）因立其學而為立（秦發秦王愛公孫衍與之問有所言今本言師作立）得由為之說非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

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

少不調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

謂詩書也言不學雖有金寶未為成人也王念孫曰少不調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調謂

君子壹教弟

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

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

所學注云如往往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

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

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

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

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乎孔子曰望其墳皋如也墳如也

爾士崇塞也爾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望注云見其墳墳焉異則知息之有所也

卅三年傳宰上之太批矣是宰訓家也家大也如大山也

也區而矣上說皆言丘墳之形狀故以如字釋之

也區而矣上說皆言丘墳之形狀故以如字釋之

作樂如虞大時也聞如諸若鑿金之形上下大小今所見不多有之法蓋非劉台拱曰今列子作畢如也字如也畢即泉母氏所見本異邪畢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廢篆爲章矣王念孫曰家語困誓篇亦作畢如也王肅

子曰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言行日休小入日死此則之者亦猶殯焉記

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開淫樂得歡也。盈其欲謂好色過度。然服也上禮也。欲雖盈而不敢隨奢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爲慾也故詩云關雎。

國風之好色也。

雖樂思得女而以其侮晉之心焉是瞞賊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矣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
之誠也此於金石言不愛也其聲可內於宗廟應以共榮幸也人言秦松宗廟樂歌禮禮合樂周禮離禮禮詩
序云離樂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樂人再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
也者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人不用也汙上惡者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其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

小雅多刺詩言而思文武言有文
言不歸陋窮有哀詞哀以思也

國將與。必貴師而

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

金鑑曰下文云養師而輕傳則人有決人有決其注度據此則貴師而重傳下疑有關文

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人有快則法度壞。

古者匹夫五十

而士晉四士而士五十而後爵比三五十而士悉謀或曰爲卿士。執轡行曰士者事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然後可以任事也俞樾曰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至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

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誇其當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宗之族士矣禮記王制鄭正義曰鄉人既葬節級子之族爲鄉

土俊士至於達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立既尊不須積高學業既成即爲達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塗地爵子不直曰去皆五十而士必卽匹夫二字明與下天子天子

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數

至也。十九年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無冠而後聽其政治以羽翼致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

子冠而生子禮出於時魯侯年才十一
一與太罕矣荀子安言魯是古法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
有君子之實而所好
其人

[illegible]

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以其友則可

聖不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昭曰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

求字若有注可不費釋矣先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目明也。趙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直讀為道也。趙注最

子野反。便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成。便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盧文昭曰便與同從宋本悍憊好鬪。似勇而非。悍也。勇也。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時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弃國捐身之道也。盧文昭曰捐宋本

皆是物之遺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王念慈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食者皆註引如情懷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本下又有乘字

則義反時矣。揚說失之。施言謂流傳之言不定者也。誠亦絕也。凡稱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紹其萌此語亦出會子。盧文昭曰元刻作稿之所由生自纖纖微也。與大戴會子立事篇同。王念慈曰宋

君子蚤絕之。施言謂流傳之言不定者也。誠亦絕也。凡稱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紹其萌此語亦出會子。盧文昭曰元刻作稿之所由生自纖纖微也。與大戴會子立事篇同。王念慈曰宋

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也。誠言不可以不誠。事者。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

不說也

言曰流元止於既矣流言止於知者

之場坎如東者也或曰東東下之地史記曰東海濱海傍海東也

云既東傾傾之地既東下地也邪與東相相近蓋河也蓋力侯反持鳥瓜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

儒者也家之言謂信見自成一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

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惡死殆盡也鄭會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

泔之傷人不若臭之泔與臭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文昭曰案非烹和也會子以魚多欲藏之

腹族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臭宛也宛臭也與臭皆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

之罎中以擊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與如豉非豉之豉豉非豉見說文豉字下豉豉見釋名豉記拾之豉於鹽醃

謂以米泔浸漬之非也泔當為泔周官士師治醃水鄭注曰泔謂增其泔汁寢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泔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泔名肉泔爲泔然則泔水以爲魚泔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泔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

篇有此語此篇同或曰當為帶也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阜以無分得也。卑習也有夫

分義則容天下而治。先諒察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

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爭競為與。盧文昭曰唯元刻作雖言味者予

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幸夫知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

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

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王三王之法王念孫曰且錢本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

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諒察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必煩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知三王之法也不飲不食者浮游也。浮游樂略朝夕死也

足文無所容有誠服狂中曰此二語則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讓注非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

比于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為避避賢者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准惟而亡者

誰也。誰讀為誰以與反唯唯此句為從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餒濁者口也。已解於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信在已

誰誓不及五帝。誰誓為言誰相誓約也信誓曰約盟詛不及三王。信誓曰盟詛也

質子不及五伯。信誓曰質子也交

荀子集解卷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子及弟子所引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火魯哀公坐於此皆毀壞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爲戒也

說苑作公右或曰宥與備同欹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欹戒之器名備居住云欹器也。盧文弨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欹戒之

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往水焉。弟子挹水而往之。酌中而正。

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

之以怯。搢掩也。論言蓋世矣。盧文弨曰。持注則搢乃謙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搢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

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爲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

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

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醜惡之事。澤。有潤澤也。此

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

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樂雄也。不可不

誅也。營衆爲發衆威衆也。強足以反是。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

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衛華

辨而食之。搗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

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發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臣也。不友諸侯。是

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搗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罰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耶。

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手。諸儒止付里乙史付事。迹並未聞也。盧文昭曰。家語

作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

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

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

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圖將不得爲寡君老也。

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

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

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其獄。犴

奸慢令謹誅。賊也。慢。與漫同。體嚴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賊斂無時

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曰。今字當在慢令謹誅上。總下

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給誅篇作夫慢令謹誅夫守亦總下之詞。

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已止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言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後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

道上先服之。

服行之後教之

若不可。尙賢以禁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

謂優能

也。單盡也。盡謂點。單或爲禪。盧文昭曰。家語始說篇作尙賢以勸。三年而百姓往矣。化極不

過三年也。盧文昭曰。往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

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

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曰。案邪民本作邪行。上文云。上先服之

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邪行也。故云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邪與邪相似。故射誤爲邪。

見隸辨。案邪行作邪行。邪字誤而邪字不誤。外傳亦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

王肅不知邪爲邪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邪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

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俟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邪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

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

陵遲故也。盧文昭曰。案淮南子秦族篇。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遲遲。陵之謂此。注與巨謬正俗俱訓陵

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誤負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

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

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

作童子登而馮焉。說苑作童子升而馮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罔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磁矢之道所以破
還哀其法度也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昭風雄雉之篇。盧文昭曰舊本遠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

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當敬焉道周書苟長夫簡子小臣長夫禮遇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也通用按文稽道當為稽首此文稽首當為稽道皆古文段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稽記信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推也詩首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徐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

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德與諸生謂水能循生萬物為其不有私。王念孫曰案篇與上不啻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河與諸生謂水能循生萬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施作循予而無

下裙拘必循其理似義坤讀為卑與屈同方也抗讀為鈞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假借循其理似義。盧文

昭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借之也義分然者也文義於今案本書確言訂正其流洗乎不竭盡似道洗讀為泚泚水至之貌古無此訓說苑當從家語作浩浩

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王念孫曰湯讀洗為泚泚水至之貌古無此訓說苑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洗字作洗與治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竭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

所見本尙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司先謙案說文洗水清光也作洗洗義通似不必改作浩浩

之谷不懼似勇王念孫曰奔逸與勇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為決。音逸。一佚決絕也言其相遠

之決若輕之應勢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決於以振機令聲聞而應鍾詩古曰風之動樹葉振振衆振合其聲而應入殿上之鐘也詩讀與聲同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佚決絕也余曰均正與佚字同音古

無味字故也主量必平似法。主量謂在量謂既受水之處也言所既

佚之耳佚在必平之義後漢似有法度者均平也

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

之量工也曰曰不為言水盈滿則不待寧約微遠似察。寧當為淨約賜也淨均柔賜也雖至柔賜而

其量自平也上言不待言水盈滿則不待寧約微遠似察。寧當為淨約賜也淨均柔賜也雖至柔賜而

其量自平也上言不待言水盈滿則不待寧約微遠似察。寧當為淨約賜也淨均柔賜也雖至柔賜而

其量自平也上言不待言水盈滿則不待寧約微遠似察。寧當為淨約賜也淨均柔賜也雖至柔賜而

時行

以出以入以就解繫以善化言其出入於世之無常也其萬折也

必哀似志

折獄出也雖東西南北千裏斷折不常然而必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

無才也

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會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字愈怨反與小

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未如耽贅則具然

欲爲人師

說文給肉莊子曰以生爲貴豈獨死乎尤具然自備足之貌也。盧文昭曰此傳舊不施行今案當分釋下所傳詞

孔子南適楚居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藜羹反弟子皆有

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矣居之隱也隱謂孔子曰由不識說文

語在厄諸由

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

必用邪闕龍逢不見刑乎

說文謂曰從字從元刻

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

不礫姑蘇東門外乎

礫章裂也姑蘇吳都名也。俞樾曰秦子胥不彼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蘇曰蘇市郎古注曰蘇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

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

世者衆矣

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

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

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

不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

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不為善在人遇不遇者時

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

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辭殺使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其怨浴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

甲盾五千樓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

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去適也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

之下。盧文昭曰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當都行曰桑落桑即反語也案吉蕭索即言郎

嘗皆謂因藥之館時孔子嘗隨子路桓公故作桓桓語發其志意標注說同可證而與上言曹曹會稽等義全違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盧文昭曰魯下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都終行曰詩云焉得譖出而

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瞻被九蓋皆繼。被

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禮主所在也輟止也九蓋為北傳為製耳設皆當為彼蓋音蓋戶扇也皆謂

北堂皆謂王肅云觀北面之堂皆謂絕也。王肅孫曰與輟絕不相通蓋為絕字之誤也說文繼古文

絕正與輟絕絕為輟絕為古文絕而此文以絕絕立用者古人之文不慮於復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

不可枚舉即用輟之文亦有之舉謂輟曰天經曰立用者古人之文不慮於復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

夫注引作天明感自我民明成是長即成也小雅正月篇云落之方揚靈或城之赫赫宗周發城之釋文成本

作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皆與此文之蓋絕並用同例今本輟作絕絕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揚

云皆謂輟材木絕絕相接非也按輟與輟絕正相反下文云云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

今則無也。王肅曰嘗謂輟也。嘗當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嘗說於至公嘗言嘗作嘗良工。因塵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建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本之美麗節文而裁制

之說以適於家制作官致良工之工工臣致良於盡其力巧盡其文也。王肅孫曰舊非

矣。謂之謂者，指也。（見廣雅及多士篇。命曰士，士曰程注）言因良材而始之以從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臣，臣曰良材，其巧正謂德之以節文也。

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本不斷，莊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貴德也。

非無良材也。蓋曰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

弟與弟同謂兄弟也。

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

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偏道畢矣。

志安於禮，不安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偏者之道畢矣。盧文昭曰：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

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

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

衷，憂也。謂憂發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

者，憂也。從義不從命，乃為憂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章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同。禮泰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誠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

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聲書治

要皆有也。

故可以從而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

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

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

彫，傷也。萃，與類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體失敬也。

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王念孫曰：則與

即同說。見釋說。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不致意哀。

公之意故不對。盧文昭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長廣內此同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邾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

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

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盧文昭曰有說焉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

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

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

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文昭曰家語三才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未句作未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文昭曰家語三才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未句作未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然而無孝之名。何也。謝載之說。謂耕種。手足胼胝。謂勞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

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顧。繆。謂繆也。與。讀爲敬。敬。謂敬也。言雖與之衣而

言雖衣服我。繆。繆我而不敬。不顧。則不顧也。詩外傳作衣手敬。手。敬。云人與己不顧。或曰。謂繆也。事相繆不相敬也。皆與此不同。盧文昭曰。案今外傳九作衣。衣。食。會。不。而。即。疑。亞。之。詩。此。云。教。手。疑。是。已。與。不。悖。其。此。所。引。亦。不。同。

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朋友非仁人。第一句玩

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君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屬矣。孔子曰。由

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容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曰

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

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

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祔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禮記曰期又期而大祥居喪中月三禭而祔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

知先漢秦華嚴經音義下引劉向云徒爲獨也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祔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祔禮邪孔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

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禮記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禮禮也

語三趨作僂僂郝懿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禮禮與禮皆衣服之名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嘒嘒家

國去威服即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作嘒嘒家語又作僂僂則其義別昔者江出於嶠山其始

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謂爲方國語

曰方光設府韋昭曰方地也謂木爲泐說苑作方舟方泐也詩日方之荒之盧文照曰注說苑舊本作泐泐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

邪言或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之多乎下流水多故人畏之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

諫女矣充盈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璽之也俞樾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

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

白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韓詩外傳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

曰魯若說見哀公篇猶然下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

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得伐之意俞樾曰韓詩外傳

文讀字也。春誤爲音則害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言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讀者皆讀爲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意。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稽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昭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顯干里曰案正文繩字下據注變亦當有墨字宋本蓋皆誤。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

謂失之遠矣。

身不善而怒人。不亦反乎。

反謂乖悖。王念孫曰。遠當爲。

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曉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怒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枉哉。任虧遠也是其體。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怒他人。不亦遠乎。擇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

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源水之泉源也。雖設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

息。陰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濟其初。追悔無及也。盧文昭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說塞云。益有益也。說見儒苑瑣。

會子病。會元持足。會子曰。元志之。吾語汝。

會元會子之子也。盧文昭曰。大戴禮作會元抑首。會華抱足。

夫魚鼈

龍鼉。猶以淵爲淺。而掘其中。

掘與窟同。會元曰。掘下當有穴字。掘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增巢窟穴。亦以窟穴對增巢。是其體也。

大戴記。會子疾病。簪作。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鼈龍鼉。以淵爲淺。而掘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年次子厥。絡公季作。風絡然。則以爲爲掘。猶以爲爲掘也。荀子此文。本於會子。彼作窟穴。此作掘穴。乃古書以聲害。段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鷹爲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珉石之爲夫玉之少。

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

惡音烏。猶言鳥龍此義也。

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

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

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

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謝本從盧。夜栗上有鑽字。王引之曰。日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鑽字。而盧本從之。誤也。鑽往但補栗。理二字。而不補鑽字。則正文之無鑽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曰溫。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鑽。栗者。秩然有條。堅剛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謂栗爲堅。鑽亦非說。說經義述聞。聘義先說栗。王說是。今從呂本。堅剛而不屈。義也。

似義者。剛直不同也。

廉而不剡。行也。

剡傷也。雖有廉棱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人折而不撓。勇也。而不撓。

溫似
男者
瑕適並見情也
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無謂適之貴也瑕適並見似不蓋其害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也
赤盤行曰瑕者玉之病也適者等也凡物謂適謂之德得

意更安亦謂之適皆書之意故廣韻云適魯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去清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爲諒（經義通以適爲諒）諒亦瑤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諒是也管子

子水地爲瑕玨皆見精也（清稟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華篇寸之玉必有瑕）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清焉此言瑕適而說施但言瑕是適卽瑕也情之言獻也玉不自掩

其環道故曰清奏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帶其
惡謂之清義與此同楊詒誥並爲謂隨之適失之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
扣與叩同

似有辭辯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辭辯
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居然樂也
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
文采也章章

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離騷章句皆文采宣
著之說。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
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詩秦風小戎之

臂引之命
君子比遠

會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
愛人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

長也。不長厚故爲人所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楊注朱之愈遠曰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蕭生和而自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影作長是不長論不能也吾無所能直其不見敬矣臨

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虞翻不聞於人。郝懿行曰。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讀己怨。

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

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括之則多枉木。是以難也。

有磁石之旁

孔子曰。吾子有二三。○謂千里曰。文昭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

子云曰：「三不爲合，合者世也。」詳案謂本使置凌無孔子旦三字，今及附說也。宋本增

君不能享。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怨也。報孝也
特曰欲報之德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怨也。王明於此三怨。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 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 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政聞何如取之邪。文昭
曰。魯本應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義解增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
服也。服古之服。若夫子服蓬屨之衣。章甫之冠也。 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 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禮冠也。王肅云。絢。禮頭有絢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絢也。以爲行。弗殺
義家語五義解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並於義爲長。俞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然
義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給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士。漢書貢禹傳比作皆是。其
義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作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統而乘路者。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
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統。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令人注爾雅云。路車之大者。轅蓋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統而乘路者。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章此下文。何衣。微裳者。不茹簪寶。義宜杖者。不聽樂。二陰正同。 斬衰菅屨。杖而噴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微裳。長服曰斬者。何不帶也。喪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注。衰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喪後有負板。左右有辟傾

孝子哀感無不在也管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

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

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却說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內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卽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設案儀俗等也。說見

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

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宣

文照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和說行曰邑嘗爲邑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揚注甚謬邑邑與邑同邑邑憂說短氣貌也會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邑道

不知選賢人善士

託其身焉以爲已憂。

不知託賢但自愛而已。俞樾曰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瘡也爲有瘡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已憂者瘡已憂也得賢人爲士以託其身則可

人奪土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揚往失其義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僞僞失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

止立異。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揚注非也。動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

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也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
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

莊子六變曰廣闊大者可登王念孫金縢
藏爲正也。虛文昭曰大哉禮作五變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鄭驚行曰揚往五變五情是也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

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
循處其一聞言有所爭

能盡乎美著家語五儔解作何百卷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略是故知不務

多務審其所知之能行也恐有誤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並旌明事而巳矣曰謂猶言也審其所當言某言

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如行曰由道也。行也謂影響其所常由行不益也也注亦非。故知既已知

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

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與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忘。如此則可謂士矣。

士者修立之謂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

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

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為然皆得之貌所謂謂之在則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

言無以異於凡人也。往失之。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

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德也。中規繩繩然皆謂與理會不假斷創而喪失其本真所謂斷近自然也。富有天下而無怨財。

言廣德。富有天下而不病貧。言廣德。

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德。

雙辭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為字誤耳。考工記云。凡其鍛空欲其怨也。音於阮反。鄭可農注。怨讀為宛。

彼北林之宛。音雲。此即宛宛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語於顏丘之下。顏丘即宛丘。此即宛

相借之例也。趙與音義同。大戴記作躬焉。巫夫而顧富。音貴為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則。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聖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

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

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先謙。案然不微然否與取舍對文注中之字衍。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曰。非吾子無所問之也。孔子

子曰：君入朝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懷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

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非其作同權亦遠也。哀將焉而不至言必至也。虛文昭

隨五句皆轉傷王。王當云而為皆語助也。又齊策嘗燕謂其左右曰：子我而與我赴諸侯乎？飽影生而辭也。以

而字作語助亦可。然則猶更須實語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辭可而為之。又往士察篇：柔而聖虛而

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元家宣達義而不虛釋文而辭也。鄭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

不可易矣。王念孫曰：虛都是也。文選王文章集：焉往？此有門字。共引此無焉字。家皆後人不知古訓而謂之也。

古書多以而為能。詳見淮南人間篇。君味爽而視冠。 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

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

而諸臣體君若恩其勞則亦可知也。以魯哀公亦 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

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通有數蓋焉。言蓋有數焉。則言之耳。對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虛文

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蓋者蓋也。言故虛焉。列其間必有聚蓋而居者焉。此易與亡國之虛。 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

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盆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委。絕周之冠也。章甫殷冠

章表羽也。殷費言 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蹴然云然。然安色。蹴特讀為

所以表明文夫也。 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首杖竹也。直

謂蒼白色。自死之於也。 黼衣綌裳者，不茹葷。

韓事同先說案奪取當為取奪
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
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為逸尋也。下同家語作再將佚也。

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護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

失。按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駮列。兩服入廐。兩駮馬在中兩駮兩駮之外兩列與駮同謂外馬掌裂中馬牽引而入廐。會禮曰楊注以七字作一句非也。兩駮駮者兩駮駮而去也。兩駮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常而駮再。

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也。兩駮入廐故曰兩駮列。句。兩駮入廐。

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駮。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

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盧文昭曰。新序家語是

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秦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今東野畢之駮。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或馳騁盡朝禮之禮也。鄭德行

言謂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飢餓皆調習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

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

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宣文昭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

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執一事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鄭德行曰。微者隱也。堯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

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以於細微

言日月之行人之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以於細微

安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盧

事以身三人故其所以為美德而可

公曰為美德三好自持其用雖未斷

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

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

美之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彼其好自用也

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幣故哀公執幣請見周禮歸往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室之中也三十八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虛文昭曰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說

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遺幣數者不敢嘗則遺之禮尚往來也土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

贄以辭其厚意也 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倫寺也以禮物接待之士百餘人也。先說 欲言而請

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通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

書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言萬人也。虛文昭曰 於是吾僅得三十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

日往街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說苑篇無 吾所以得二十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

之中。然後乃得三十人以明接士不虞無由得賢也 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

貌。上士中論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無貌貌之禮則失賢士之心故厚爲之貌尤於禮敬也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以爲越踰好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爲字亦從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者越之言通也人人皆

以我爲越踰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士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窮亦以然故建文

是其證也揚不徒然故之義故稱抑揚共辭至說文建文則以爲字釋越 士至而後見物。見物

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陰字也而正文陰字之衍即因此矣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

而遂驕人危矣 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亮反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

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或爲黎謂面如凍黎之色也 是以天

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禮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紀文章常存也。虛文昭曰向者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

語曰繪丘之封人。繪與畫同前丘故曰封人學問界者讀書地經志繪縣屬東海也。鄭發行曰

繪即繪國縣姓在京海漢志繪縣屬東海郡是也繪丘封人列子說符篇作丘

丘丈人壽詩外傳七及淮南子道藏地輿記繪縣屬東海郡是也繪丘封人列子說符篇作丘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濫卑。每益祿而施濫博。位益尊而禮濫恭。宣文昭曰。孫與念民元氣。即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欲爲人下。未知其益也。孔子曰。爲人下者。

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扣搗也。故發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

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

皆不相近。若本意言無緣識得惠思，當爲其千古遺字，讀之曰有功而不德，是本詩外傳者，校讀諸家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惠字作惠，思與惠相似，而誤大欺益公紀德，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惠，是其證也。家語思曰：「功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而惠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引荀子二正引作作多其功而不德也。

爲人下者其猶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弑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弑之。宮之奇諫賢臣諫不從以萊行子馬未諫其姓名左氏

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路風沙衡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激帥師及正與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後蒯聵曰正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諫卿已諫楚莊王曰嘗不用傷負而宋卿已諫不用子馬而齊弑之極年代齊蒯聵在楚莊王後未詳諫卿已之諫也。盧文昭曰雖卿已舊本譌作宋卿已今據說苑正餘諫改正茲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慈慈馬變疑卿已年年代在前

楊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即閔馬父係魯雖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伐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參差又非萊人無庸牽合

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紂刻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餒於嚴刑。上無賢主。

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細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

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親。賢人

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世文曰曰。是也。謂未

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

澤不博也。今之學者。無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

祇所過者化。。世文曰曰。所過者化。謂其化之速也。存者一經其化。一經其化。謂其化之深也。 窺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

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過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

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世文曰曰。是也。謂其化之速也。存者一經其化。一經其化。謂其化之深也。 嗚呼賢哉。宜爲

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

田常爲亂。盟聞遺醢。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

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忘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爲說

荀子之辭

荀子集解 卷二十一 堯舜篇第三十二 篇。世文曰曰。是也。謂其化之速也。存者一經其化。一經其化。謂其化之深也。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一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上二子篇第六

成相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成相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政在德篇第十五

變兵篇第十六

時訓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經義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部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一十二篇。以相校。所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蓋文帝曰。史記。宣王在宣王三子之前。其後是也。故曰。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

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駟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

。盧文昭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諡嘗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龜公武讀書志所

引亦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

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盧文昭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盧文昭曰。案楚策四。孫卿外傳四。聘俱作請。

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

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

。盧文昭曰。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

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及韓

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

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

牘議兵。趙孝成王前。孫牘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

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

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

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

亡。至漢與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

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

盧文照曰。宋本無此二字。從史記增。

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

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

盧文照曰。案史記作制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盧子。辛子皆箸書。

盧文照曰。案宋本盧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辛子作吁子。案應曰。吁音辛。別錄作辛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

文志有辛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辛音與與此又不同。

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爲

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

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童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

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

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竇

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國學名著

經史部		子部		集部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世界書局發行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諸子集成

元八十價定

出版者
印刷發行者
發行所

國學整理社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冊四第	冊三第	冊二第	冊一第
晏子春秋校注	墨子閒詁 莊子集注 列子集注	荀子集解 老子本義 老子集注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二元	價洋三元	價洋八角	價洋二元四角
冊六第	冊五第	冊四第	冊三第
呂氏春秋	尹文子 吳子 孫子十家注	韓非子集解 慎子 商君書	管子校注 管子評正傳
角四元二	價洋二元	元三	價洋三元
冊八第	冊七第	冊六第	冊五第
顏氏家訓	世說新語 抱朴子 潛夫論	鹽鐵論 欽定四庫全書	淮南子 新法論 申論
角四元二	價洋二元	元三	價洋三元

管子評傳商務印書館發行
與本局訂約

